

廣雅

一



廣雅

一

420.

廣雅新編

廣州雅中學校西村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出版

刊輯『廣雅的一日』序言

黃慎之

本校學生自治會，以本校一則所處地位爲廣東全省中等學校規模較大的最高學府；再則其所在地適處作育西南人才兼有悠長歷史的廣雅書院。因做蘇俄高爾基編輯『世界的一日』與繼矛盾先生所編『中國的一日』而輯本校的一日。關於此舉，就廣義言，其單純的個體意義、固不亞於輯『中國的一日』或『世界的一日』以其世界範圍雖屬廣泛，中國幅垣固屬遼闊，然均不過構集若干大小個體社會而組成。今該會輯『廣雅的一日』亦將世界一隅，中國一角人們的生活動態，具體的表現出來，故於現階段的歷史意義，自不待言。即就狹義而言，能將代表現階段中等教育的一個學府底上層機構人員與下層學生共同生活的動態，給以橫斷面的剖視，赤誠坦白暴露於社會人士的面前，得使教育界先進諸公於現代教育應興應革具以及差錯偏廢之處，有所啓示和指點的機會。幸或偶有一點半滴之所長、亦足影響於彼鄰，於此亦可徵其意義的深刻與重大。

於本刊，尙未輯成之先，余即示以『真誠切實』爲其準則，否則全失編輯之意義與價值，今檢閱集稿，於內容雖屬頗不充實，且於文字方面膚淺幼稚者固亦屬繁多；然尙不失『真實』二字，僅以此稍覺慰勉。

值此國家民族頻於風雨飄搖危急存亡的今日，負擔作育國民中堅的中等教育底責任。它是具着如何嚴重的時代意義？『廣雅的一日』底輯成，我不希望它成爲空虛的誇張；它應該作爲廣雅全體員生共同生活的一個總檢閱。於良善的風尙與習慣，我們固然應該更加意的保存與發揚，但主要還在對於惡劣的積習，積極的加以剷除與美滿風尙的重新建立。這種使命的先成，除却希望涂切的希望本校員生切實的合作與努力而外；尤盼社會先進站在挽狂瀾於未倒·拯民族於危亡的時代立場，真切的示以批判與指正；則廣雅幸甚，教育前途幸甚！

大胆的「學步」

從組織本書的「編委會」到本書的出版，頭尾不過一個來月，而一部十餘萬字的製作，便大胆地交給讀者了。這雖不是「草率」，而我們的工作做得「幼稚」，這是望讀者的批評和指導的。

我們會聽到過高爾基等有「世界的一日」底編輯，可是始終我們沒有見到，但在中國，茅盾先生主編的「中國的一日」，我們是讀到了。我們覺得很興奮，便大胆地來「學步」，這在我們的先生，同學和工友的贊助下，大胆的「學步者」不致在半途「跌倒」，勇敢的「學步者」呵！

「中國的一日」，它所包含的範圍是整個中國，而我們的「廣雅的一日」，不過是包含一間平常的中學校，比之「中國的一日」實在是「小巫見大巫」，這個「學步」好像是小了！然而我們以為不！這兒員生工友共有二千多人，要之，在對敵人抗戰的時候，這兒是一支生力軍，我們不能小視自己，我們要把它的總面目呈露在大家的面前，雖然這兒是一間「堪稱完善」的中學，但它和整個社會的「動」都有密切的關係的。

3
每天的早上，東方剛發白，那禮堂前的一口大鐘猛的：「噹，噹噹……」。那個甜

蜜的夢被敲破了，可是當那口大鐘未把沉寂的空氣震盪之前，老早就有幾十個工人把地上的殘餘物打掃一空了。在大門口，那個校警活像「拜神」似的在打瞌睡！……西村工廠的汽笛一响，那圍牆外的工者趕抽着疲乏的步子，駐在西村的新入伍的士兵在跑步，唱着「抗敵歌」……話要說回來，在宿舍裡，那些跟「數理化」拼命的和學習「自己的」的，每天到了深夜才上床，在朝會點名的時候，那一聲「到」！是從被窩裡掏出來的，可是不一刻，在大操場，就有一千五百個人在揮動着了。這生活是多麼緊張，還有呢……晚飯後那些躺在宿舍裡以悠閒的調子：「阿肥，那個打大鐘嘅，壽伯？是，是，那老號房，在這兒都有二十餘年的歷史了！够資格！」

「在公共室，大家圍着爭看那國防前線傳來勝利的消息」，「你看，那些站在號房窓外的在伸長脖子等候桃紅色的信……」。「在中午，火一樣的太陽下，高一級軍訓的，「立正」！不動！像生了根。」「那個拿着紙，像投胎似的奔走着幹什麼呀……？」

朋友，這兒是一個「百花筒」呢。

「四月二十」這日子是隨便指定的，隨便的一天，在這本書裡我們看到這各方面的「動」。

徵稿的啓事老早就發出了。「編委會」一連開了幾次，大家恐惶着這學步會在半途「跌倒」，除了同學方面可以容易發動之外，每個教職員我們都有專函去索稿，在「工友」

方面，我們知道是困難的，因為校內的工人從大清早到深夜，都忙着他自己的工作，而且雖然宣傳組極力的標貼，可是徵稿啓事之類的東西，在平時，他們不大理會的，他們在這一日內又佔一個重要的位置，因此，我們特別組織了一個訪問組，擔任這工作。

除了訪問之外，還有調查組，紀事組和攝影組，最後，集稿和整理是由每組選出二人擔任的。工作是繁浩的，要有詳密的分工才行。

直到截稿的日期過了之後，我們統計來稿，雖然不能說是十分滿意，但還不致令我們失望。

第一編是「全校鳥瞰」因為題材複雜，除了調查組和紀事組的努力工作外，校內的各部——如醫院和教務處等。給我們幫助，使它還不致空虛。

第二編是「教職員之部」，當初，我們想到這方面的集稿也很困難，故共發出專函大約一百封，結果，收到的只有七篇，因為來稿太少，故全部都登載了。

第三編是「學生之部」。這部分來稿最多，共有式百餘篇，在校內，團體的活動是以班為單位的，故把它分為「班的」和「個人」的，前者共有玖篇，本校高初中原有三十班的，初時每班特約一個人撰稿，結果只得三分之一，我們沒有法子，時間又過去了，追也不及，就由它吧！在「個人」方面共有七十多篇，有的在檢查稿件時抽去了！還有幾篇的內容和本書不合而割愛了。留下的共有五十篇。

第四編是「工友之部」，上面已說過，除了發動工人自己寫作外，還有訪問組幫助的，這組的工作，是專為那些不識字的工人而設的，在快要截稿的時候，他們自己寫的就陸續送來了，共有九篇。雖然內容上不能如我們所祈望的那樣，但從這裡我們看到他們生活的真相，看到他們寫的是多麼誠實。

因此，此編便分為「自己寫的」和「訪問的」，後者是訪問組擔任的。

攝影組共有六十餘幀，因為出版的經費所限制，割愛又割愛，只選定二十八幀，漫畫和木刻，來稿也很少，但在技巧上還過得去。現在所選的，共有七幀。

臨了，黃校長給我們作序言和出版上的許多幫助，那是我們和讀者都應該感謝的。

編委會同人

一九三七，五，十四。

目錄

刊輯「廣雅的一日」序言

黃慎之

第三編：學生之部

大胆的學步

編委會

上部：班的

一天裏的巡禮

TNT

第一編：全校鳥瞰

動的南樓

古松

也算是本班一日底剪影

綽廉

第二編：教職員之部

班中小事紀

綠涼

動與靜的交奏

平凡的一天

漢明

廣雅生活的禮贊

初一己班一日生活摘記

文斯

廣雅同學的苦悶

一日紀事

譚金時

一日瑣記

我們的動——高一乙

何金栖

一個難題的解答

說給你聽聽

招佐真

一日間的體育

下部：個人的

木人土

廣雅銀行的一日

一天裏

公開的一封信	健華	是誰送掉他呢	黑蜂
一塊玻璃	烈焰	試前漫寫	烈焰
三封來信	漠鋤	有趣的一日	羅澤平
沒有月的晚上	石流	一刻間的騷動	童言
病	萍	今天的歷史課	健飛
今日聯想	劍魂	今天的論理課	C S H
夢——逃生	蔭	四月廿日	南安
信	維存	傷感的一天	辛征
最後一小時	雁子	候信者	駒
腳氣	德如	鬥士——廚子亞毓	碩頤
我腦海裡的廣雅的一日	張錦鑿	矛盾和疑問	楊祖華
聽慣了的舊調子	華	這一日	大頓
看過「生死同心」後	知群	一日記	何金宗
軍訓	洌浪	月下	維支
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天	辛奔	今天的片斷	洛
打瞌睡	洌浪	四月二十日	吉德

- | | | | |
|--------------|-----|-------------|-----|
| 洗浴與打飲炮 | 楊狂 | 集體溫習 | 史頓 |
| 閱報室裏 | 黎鑫 | 夜感 | 大Q |
| 消費合作社的一角 | 平流 | 青年的婚姻問題 | 小石 |
| 課室內的一小時 | 強民 | 四月廿日廣雅的黃昏 | 金茫 |
| 在夜裏 | 洪流 | 就在今天 | 古松 |
| 觀達菜 | 業歡 | 一日的生活 | 徐炳華 |
| 我的晨課 | 華京 | | |
| 教員素描 | 斐貞 | | |
| 一角巡禮 | 鐵流 | | |
| 廣雅生活的片斷 | 吳木 | 自己寫的 | |
| 從起床說到晚間入睡前什記 | 勁中 | 我的一日 | 霍才 |
| 有趣的生活 | 何步舞 | 四月廿日我的感想和希望 | 羅誥 |
| 來了新的 | 華容 | 廣雅教務部工人日記一頁 | 人弗 |
| 友情的浮彫 | 黃郁中 | 游藝區工作之概況 | 歐陽五 |
| 一天之生活 | 朱就 | 工場 | 鄭振邦 |
| 這樣的一群 | 膺之 | 我的工作 | 秦然 |
| | | 無題 | 林烈 |

第四編：工友之部

生活在廚房
這也是生活
訪問的

工人
梁應真

工作場的阿耀

張卓宏

污穢的驅除者

任榮
乃森

一個幸運的工人

烈流

校警訪問記

曾輔成
林天光

燒水夫

古松

圖書館工人自述

平明

醫院工人的一日

招佐真

牛奶

綠涼

縫補女工訪問後的記實

葉炳堅

電燈水喉工人的訪問

辛征

派報者

金夫

合作社訪問記

灌青

廣雅的理髮匠

迅如

東熟樓下的工人

灌青

廚夫阿善

管子

體育部一個工人自述

徐炳華

攝影

廿八幅

科學館的工人生活

平明

本校的司鍾者——阿肥

黃炳堅

木刻

二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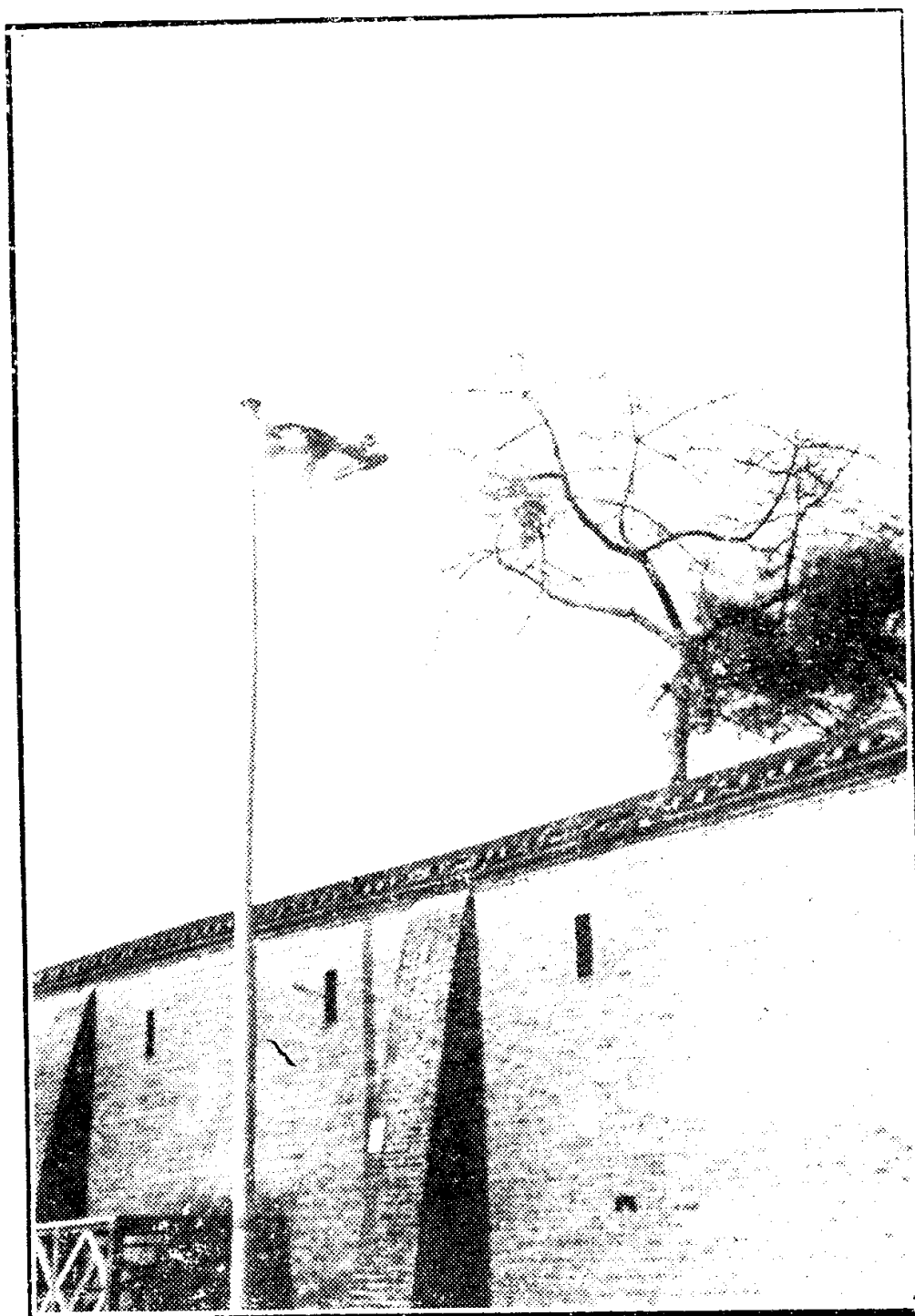
泥水工人的訪問

艾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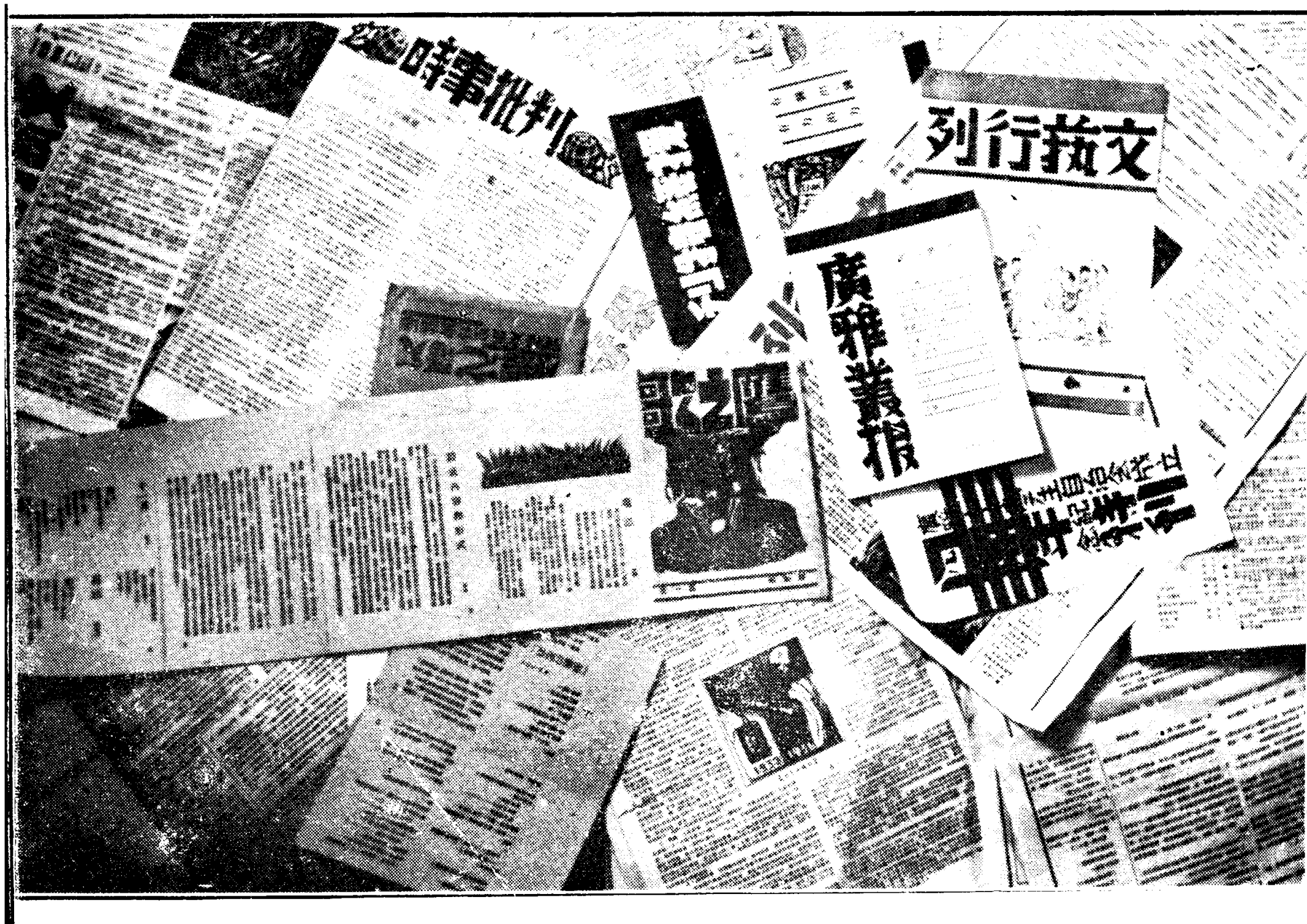
漫畫

五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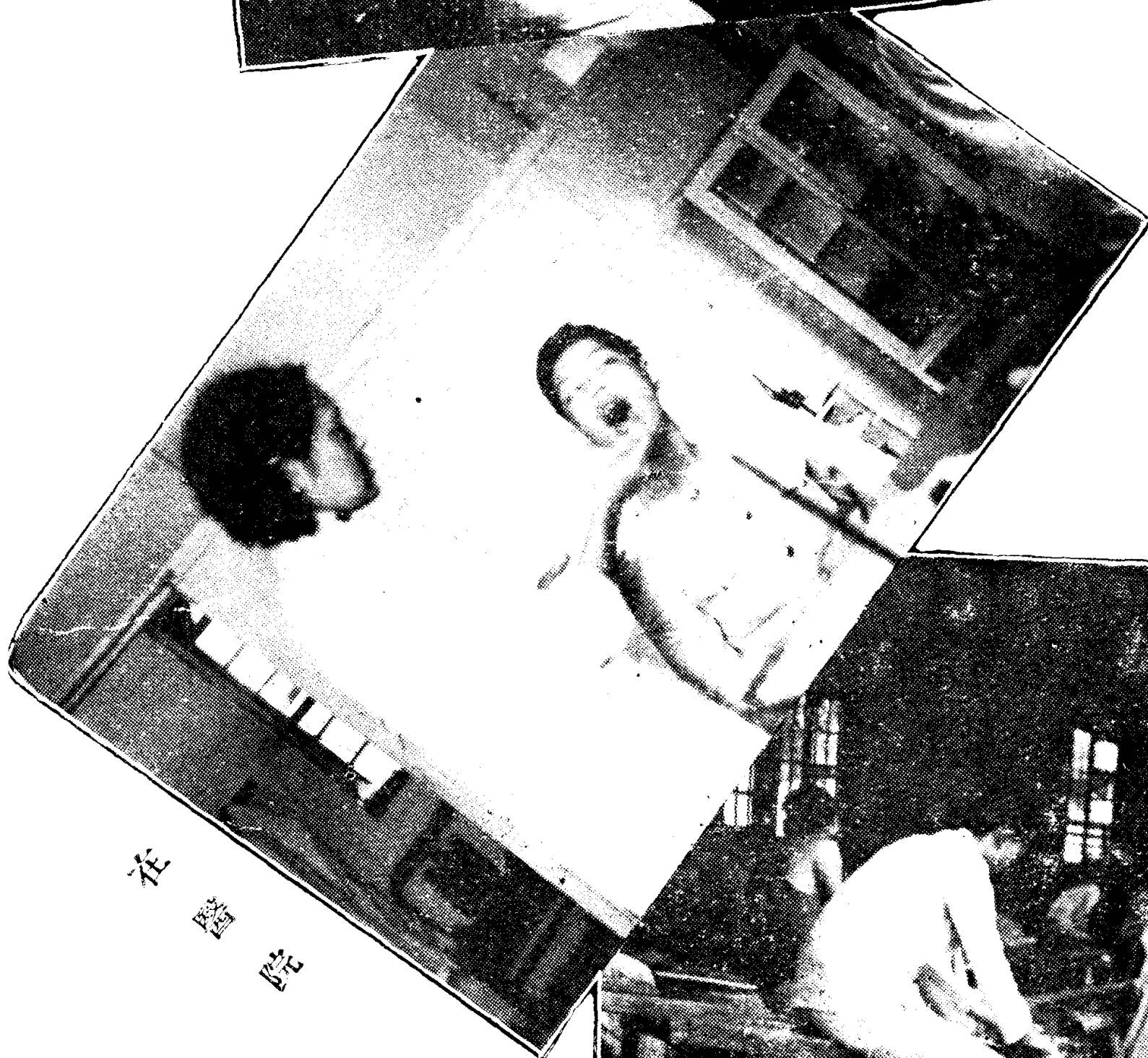
飄揚的國旗



我們糧食的



在 圖 書 館



在 醫 院



在 工 作 場

第一編 全校鳥瞰

教務部工作日記

之一頁

——廿六年四月廿日——

(一)定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時舉行理化數學生物三科科務會議，函請各該科導師依時出席。

(二)公佈本學期各科第二段臨時試驗定於四月廿六日至五月一日舉行，並函請各導師查照辦理。

(三)函復初二丁學生楊次權家長，准予該生休學。

(四)公佈本校從下星期起，開設「無線電研究組」，請由本校物理科導師吳銘基先生擔任指導。

(一)是日收到文件乙件發出函件八十四件，佈告二件，油印講義二千五百餘件。

(二)是日收集整理學生點名表共二百四十一張，掛貼學生美術成績品六件。

(三)宣佈補課一件。

(四)是日報名參加「無線電研究組」學生共十五名。

(五)是日收到高三學生繳交軍訓相片四十八張。

(六)補發學生証四張。

(七)開始應用新點名紙箱。

(八)收到第十一週班務日記五本。

(九)收到英文導師交來講義稿二件準備油印。

(十)收到學生繳交告假單共六件(初中四件，高中二件)。

校醫院的一日

是日自治會各方

面的紀錄

本日上午八時開始工作到診者多數外科眼耳鼻喉科注射等至十一時午膳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為診症時間到診者內科外科眼耳鼻喉科及注射等下午一時至三時檢查學生游泳體格及蓋學生証游泳印下午三時診症時間到診者內科外科眼耳鼻喉科注射等內分傳染病二名腦系統病三名呼吸部病五名循環部一名消化部病六名皮膚病四名眼科病二十三名耳鼻喉病三名腳氣病一名外科病十三名注射五名學生六十四名工友一名校警一名合計六十六名至下午五時休息晚膳如在晚間有疾病發生隨到隨診

廿六年四月廿日 廣東省立廣雅醫院啓

現在讓我報告一下關於學生會在今天的情形吧，各部份人員自然忙得要命，尤以學術股那幾位幹到汗流夾背，在平日學生會除了開放時間外，就不大有同學跑進這裡來的，然而今天，在今天確是熱鬧的呀，無論在學生會每一個角落，某一個辦公的部份都擠擁了人群，充滿了熱烘烘的現象，幾張長方形的辦公枱，這時突然的增加厚厚的紙塊，紅的黑的墨水和毛筆，不時集亂執在上面，又不時的拿去復拿來，爲了今天氣候特別來得熱，火球似的太陽老是直射在地面上，故此各組人員不時的跑回學生會工作或休息，

在今天學生會內的閱覽室，也特別到得擠擁，小小的書桌，圍滿着智識飢餓的讀者，大家都沉寂翻閱他所需要的書籍。

「文藝會」今天借出的書亦有很多如：

國防文學論

綠葉底故事

速寫與隨筆

文學與生活

我的文學修養

短篇佳作集

電

日出

八月的鄉村怎樣從事文藝修養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蘇俄作家的創作經驗

文藝筆談

創作的準備

「時事座談會」借出的有：

告徬徨中的中國青年

世界知識讀本

社會科學研究法

民族問題講話

還有今日因為是「廣雅的一日」經費的用途自然比平時多些所以財政股收到會計處來四百塊同時學術股也到支叁百塊——廣雅叢報用——游藝股支壹拾伍元。

四月二十日圖書館借書人數報告

閱覽人數	合計	古籍	技術	藝術	語文學	哲理科學	教育科學	史地	總記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文學	類別
	87		1	7	4	1	3	3	10	1	6	51	初一
	131		7	2	4	3	7	5	14	9	21	65	初二
	34	4		5		1	1	5	1		3	14	初三
	58		2	2	3	3	5	8	7	9	6	13	高一
	95		2	2	4	8	8	7	6	18	10	30	高二
	83		5		3	6	7	11	2	3	36	10	高三
	8				2	1	1			4			教職員
183	502	4	17	18	20	23	32	30	40	44	82	183	合計

水電用度

電八十五度

水七十三度

員生缺席人數

教員請假者四人

教務部職員請假者一人

全校學生缺席人數一八三人

房號報告

中午

快信一件

掛號三件

出信一百二十七封

入信一百二十一封

書籍二十四件

下午

出信六十四件

入信三十四件

書籍十六件

來賓三五人

會計處報告

收方二九八一·九八四六分

付方二九八一·九八四六分

本日天氣告報

曇吹和緩南及東南風·烈日

最高攝氏二九·四度 華氏八四·九度

最低攝氏二三·四度 華氏七四·一度

合作社洗衣部

收衣二百一十六件

廣雅的一日

廣雅的一日

交出衣一百六十九件
共收銀五元六毫三仙

理髮部

四月廿日

進支數列

支伙食銀一元三毫三先一文

支租項銀四毫

支雜項銀四毫

支伴工銀(四一算)一元九毫一先八文八

支後生工銀貳毫

進光顧人數三十九

一二算 仲銀 四元六毫八先

總共支銀四元二毫三先九文八

合作社貿易部收入

文具部六·八八元

用品部七·七七元

食品部四·五五元

買券部六二·玖元

四月二十合作社

沽出柴米數

米：二三二〇斤

柴：一四九四〇斤

合作社廚房是日總

收入十二元二毫

合作社甜品部是

日收支狀況

收入一十九元六毫五分

支出一十六元三毫九分

四月二十日的全校上課時間

中					高									
級年一					級年二					級年三				
一戊	一丁	一丙	一乙	一甲	二戊	二丁	二丙	二乙	二甲	三戊	三丁	三丙	三乙	三甲
晨操	晨操	晨操	晨操	晨操	晨操	晨操	晨操	晨操	晨操	晨操	晨操	晨操	晨操	晨操
早讀	早讀	早讀	早讀	早讀	早讀	早讀	早讀	早讀	早讀	早讀	早讀	早讀	早讀	早讀
數學	公民	英文	公民	國文	化學	國文	數學	國文	化學	外國歷史	英文	物理學	國文	外國地理
體育	英文	數學	國文	本國歷史	英文	國文	化學	論理學	公民	國文	數學	物理學	國文	外國歷史
國文	體育	本國地理	國文	數學	論理學	數學	化學	英文	外國歷史	英文	物理學	數學	民	國文
生物學	國文	國文	軍事訓練	本國地理	國文	化學	英文	體育	國文	物理學	國文	外國歷史	物理學	英文
本國地理	生物學	圖畫 音樂	本國歷史	英文	體育	化學	圖畫 音樂	外國歷史	國文	物理學	論理學	體育	英文	論理學
	生物學	公民			軍事訓練	軍事訓練	軍事訓練	軍事訓練	軍事訓練	音樂	體育	英文	論理學	物理學
					軍事訓練	軍事訓練	軍事訓練	軍事訓練	軍事訓練					
自修	自修	自修	自修	自修	自修	自修	自修	自修	自修	自修	自修	自修	自修	自修

教務部佈告兩則

本校現擬從下星期起，開設無線電研究組，以便各生專研無線電之原理及其應用，特請由本校物理科導師吳銘基先生担任指導。凡本校學生如有志研究無線電者均可於本月廿四日以前到註冊課報名參加，除指導時間另行公佈外，合行佈告，仰各知照。

此佈

廿六，四，廿， 教務部

本學期各科第二段臨時試驗，依照校歷定於第十三週內舉行，除高一甲乙丙丁四班前因東塾樓拆卸修整停課多日尚須補授功課應另定日期考試外，其餘各班從四月廿六起至五月一日止均須一律考試完竣

，由各科導師隨堂舉行試驗，合行佈告，仰各知照

此佈

廿六，四，廿， 教務部

通告：

查公務人員制服，其夏季以淡黃色布為之，茲將夏季制服製造辦法開列於后，和未製備者，希速定製為荷！右通告全體教職員

校長黃慎之 四月廿日

本校教職員夏季制服製造辦法

一．自五月一日起一律制備穿着，以免參差。

二．以國產淡黃色布為質料。

三．制服式樣——中山裝。

四·自由向市內洋服店定製，亦可在本市
 廣大路達樵洋服店定製其取價(一)每
 套八元，(二)每套七元五角，如願在
 該店定製者，請即到會計課簽名，本
 月廿三日，在廣德社度身，布樣可往
 會計課參閱。

五·制服費可由會計課墊支，將來由薪俸
 項下扣底。

漢謀杯錦標決賽：

本校自加進漢謀杯錦標比賽以還，屢
 挫頑敵，現得冠軍決賽權，準定廿一日下
 午八時出拼

屆期當有一番劇烈競爭，仰本校同學到場
 助威，打氣加油

券價

原樓上：二毫 半樓上：一毫
 價樓下：三毫 價樓下：毫半

現特備青年會入塲券三百張以半價出售，
 請踴躍到合作社購買！

體育部 四月廿日

排球戰勦勦

日期——今日四時開始

地點——增埗勦大附中

隊員——

李君毅 劉錦添 區源深

黃偉業 鄧傑民 李超光

陳德賢 吳瓊山

才華俊 杜振邦

蔣如龍 蔡若仙

體育部 四月廿日

本校藍球隊

於廿一日下午八時於青年會對市一中作漢謀杯錦標決賽當有一場劇烈競爭希各同學到場助陣現備入場券三百張以半價交合作社代賣以便利熱心之同學

券數無多

講者請從速前往

體育部 四月廿日

籃球重要消息

漢謀杯錦標決賽

本校——對——市一中

廿一日下午八時至九時

在青年會球場

出售入場券處——

本校合作社

價目

原樓上：二毫 半樓上：一毫
樓下：三毫 價樓下：毫半

體育部 四月廿日

排球戰績

本日下午四時本校排球隊應勸大附中之約前往該校作排球友誼比賽本校球隊為保持冠軍榮譽大刀濶斧結果三對零本校隊作最後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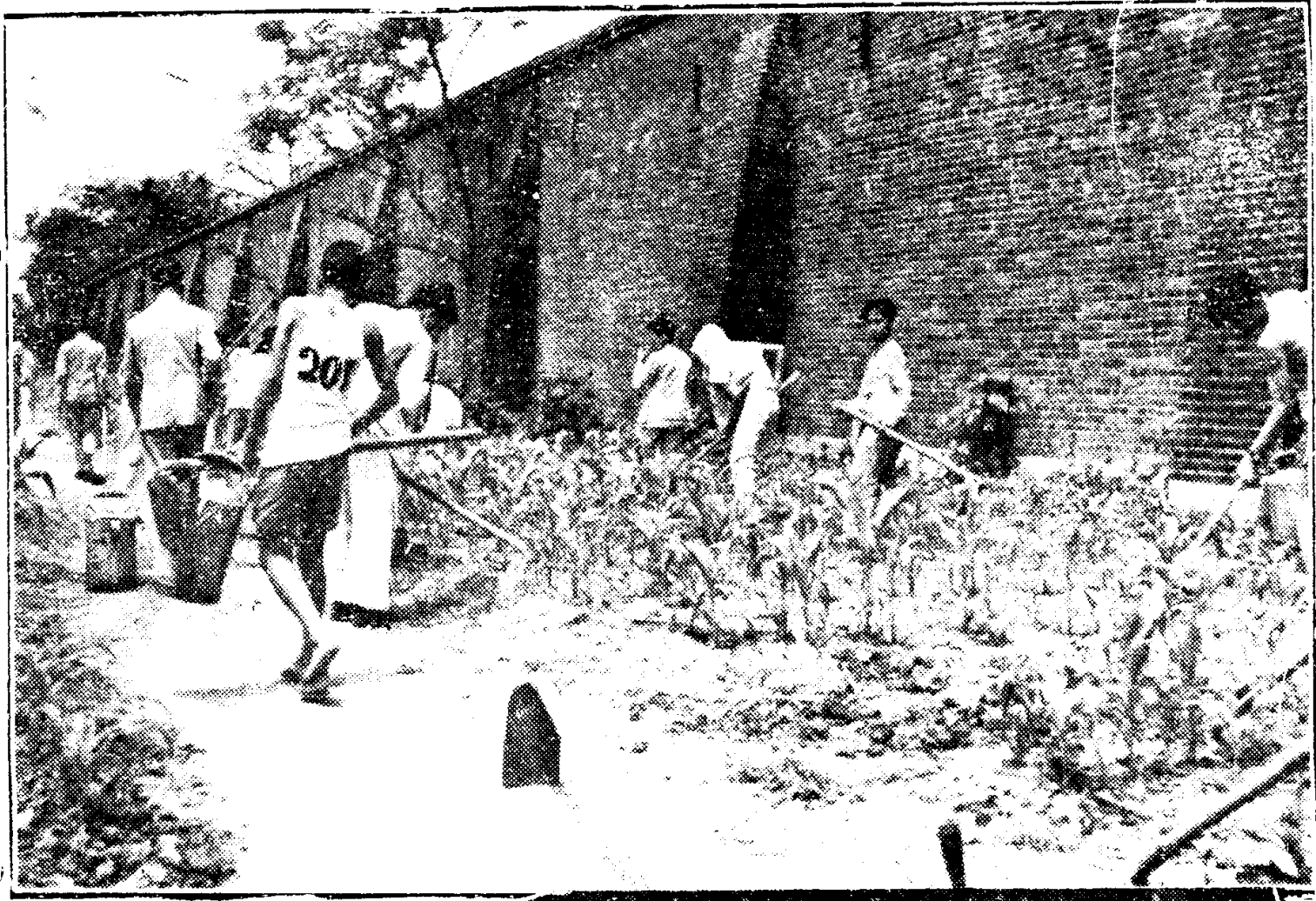
第一局 廿一對八

第二局 廿一對十五

第三局 廿一對十七

四月廿日

農場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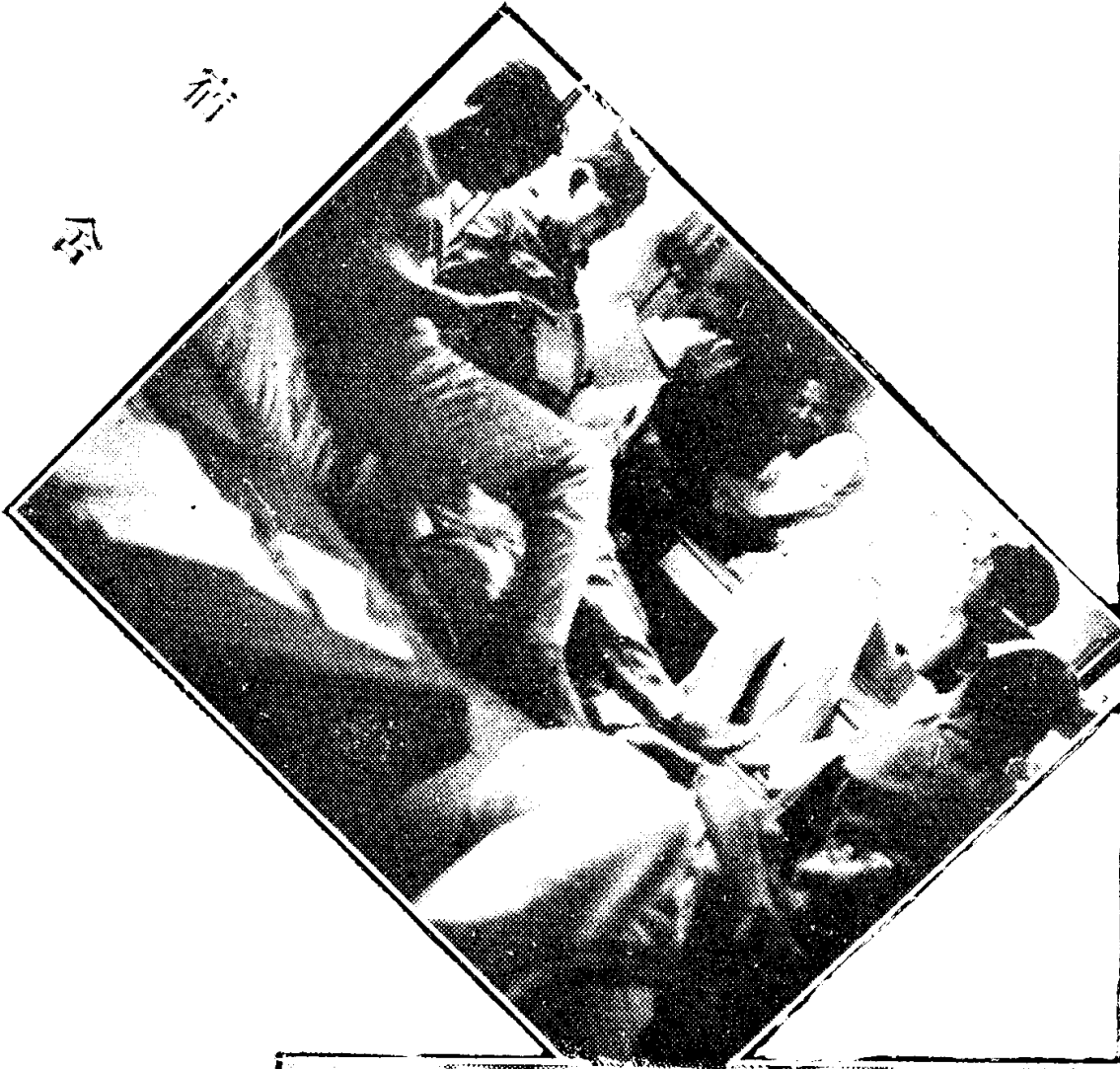
晚
餐的預備



閱報室一角



探訪者



行
公



行
進



「將軍」

第二編

教職員之部

動與靜的交奏

燕金

每天當有一萬個以上的時計底長短針，規則地指定着南北極的時候，在我們這個充滿着古堡風趣的學府裡，就有一陣宏亮的鐘聲伴着一串沉長的號角給晨風播送到這古堡任何的一個角落，攢進到這古堡每一個成員的耳鼓，甚至傳到我們底縹緲遼遠的夢境。聲音是帶着強調理智的激刺，像有何種威力似的將這近二千個輝煌活躍的魂靈，從夢幻裡一齊帶轉過來。

今天晨鐘一樣準住時刻奏報着，這又是告訴我們要開始一天的工作。這裡每一個人都要緊緊的把握着自已的「今天」，所以生活雖然有點機械，但是由於每天的習染，却也變成自然。同時正因其生活像機械般的飛動，從早上生活的開展，就充滿了緊張而使人感到異樣興奮的節奏：洗盥間，大操場，饕廳……甚至課室裡，隨處都蕩漾着含有自然聲節的音響。——那音響，在前代的書院裡是會被認作侮蔑了那些文縷縷的書生們的本色的，而我們却偏把它當作一個事實去告訴人們：「生活在這集團裡的每個成員，誰也需要自己的勞動，才有生活」這個特點，看吧！從許多人力的活動中，可以看出健康的洗鍊，從許多矯健的行列中可以看出時代的秩序與陣容。

「廣雅是南方健兒蒼粹的地方」，誰說這是一句誇耀的虛語。我在北方的時候已經聽過，現在我親身體驗了這裡生活的節目，更加强我對於這句話的信念。

然而，單是捉繪一天早上的片斷，那是不能表現廣雅的全面的。

當主宰我們時間的校鐘，發出了第二道經常生活節目的號令，情形却又起了一種不同的突變：假設認定第一個節目的生活是發於肉體勞動，那麼，現在可以說是絕對精神勞動了。這時每一個課室裡聚滿了英氣勃勃的肉體與魂靈構合的機械，而聲音祇容許一種單調的音響，這音響儘管怎樣單調吧，今天我在同一時間裡聽取出這單調的聲音有着各種不同的情調：這邊，一位國文先生打着八股腔兒哼着桐城派的文章，拐一個角，一串漂亮的西洋術語却從另一個課室播送出來……：數理的問題脹破了那個角落裏每一人的腦袋，動人的音樂使另一個角落裏的每一個都浮起一種愉快的表情……：種種不同的調有着種種複雜的人生，一天的廣雅可以看出社會底一部份的縮影，這兒是訓練做人的鎔鑪，我希望這種精神的勞動中能够攫取人生最崇高的文化果實。

「動」與「靜」是人生底和諧的交響曲，今天我照例在廣雅聽得它的和諧底樂奏。

我們共同去探求高尚底人生！

廣雅生活的禮贊

英 博

一·前奏曲

「我們歌唱——

我們是一口大鐘！

要用洪亮的聲響，

去喚醒沉迷中的大眾。

讓大家——

爲着自己，

爲着民族；

向前衝鋒！

——任鈞的「我們歌唱」(詩的宣言)

這已經不是婆婆的日影，却是晨光的憧憬。植物標本園魁梧的石榴樹，早已發出結實底蓓蕾，不久它便將放發鮮艷壯觀地花朵；更將結成外表純樸內包反却晶明地果實。但其實，它已不知由多少次的蓓蕾，成長爲果實，而散佈了若干種子。

大概是將近六點鐘了吧，不過照例依時的士敏土廠底汽笛，還不會放出響澈整個西村的聲響，我迅步趕上訓育部拿取今天朝會晨操，和早讀的點名，路經植物標本園，在蒼茫地月色和曦微地晨光中，由於一叢果實纍纍的石榴，尤其是那一排向日光的葵花，挺直着腰幹，面着魚白的東方。如是我意識到廣雅，意識到這具悠長歷史意義的廣雅底未來……

二 并不非常

大概是兩點鐘的左右吧，幾位不常會面的朋友，據說是「不辭跋涉之勞」遠道的來看我，但我以為與其說是特來「拜仿」的說，毋寧說是借着這個機會來參觀一下本校，比較的來得確切吧。

「咦！」……世界文豪高爾基……「廣雅的一日」：第三期「文藝行列」出版了：「時事批判」出「五四」專號徵文。……啊喲還有「排球近訊」，「藍球捷報」，好緊張的空氣啊！你們貴校，現在逢着一個甚麼「非常時期」麼？「當我引領幾位朋友，由東齋的甬道躡過西齋，他們舉眼看到一線牆壁上，滿貼紅色和黑色交織而成的告白的時候，便不約而同相繼的回轉頭來，目光緊迫地向我提出這樣疑問，

「不」，並不非常，其實是平常不過的事。假如是諸位在這兒過過一兩日生活的話，

便一點也不覺得驚奇希罕了。」

「我並不是稀罕」，我是覺得在這裏，便已看出貴校同學生活緊張情緒的一班啊。更何況剛才一路在許多班的揭示板上還看見甚麼「軍訓部的補攷佈告」囉，「第二段的小攷」囉，「甚麼比賽」囉等等的佈告哩。」

「是的，緊張也許是緊張一點，但也並不算非常。哈！哈！」

「不過，這種情緒緊張的生活，是只有在青年的集團中，才可以時刻體驗得到呢！」朋友似乎有所感的作着這樣的結論。

「……………」

二、操場變成圍棋盤

「怎樣將這樣一個偌大的操場，用白粉把它畫成一個圍盤一般，這是甚麼用意呢？」

「啊！這個用途麼說來可大。這便是爲着做校一千五百多同學晨操而設的哪；每天六點四十八分，一千五百人，就聚集這個場所上，首先便立正升旗，號聲一發出，如是的國旗便在晨光照耀之下隨風招展地升上空際。」

接着一千五百餘人和三十個班主任，在體育先生的口笛和動作指導之下，便開始靜默的柔軟體操。」

「呵呀，一千五百多人的團體活動，那一定是很壯觀的了。喂，容君，你不是曾經在聽說是全國有最多學生的本市××校讀過書的麼？那兒的晨操，我想必是更偉觀的了，是不是？」朋友中的張君，這樣的詢問着他他們一位同來的遊伴。

「××麼，雖然有三千多個同學，那裡有共同集合的場所和機會哩？那兒的人多，老實說起來，是祇有時刻表現人與人的摩擦和擾攘。」一個沉靜不過的客人，這樣抗議式的向着張君解答着。

四 課餘的話

「現在下堂鐘已經响過了，講到這裡，課題上的話，總算可以暫告一個段落；可是你們還有甚麼關於實際的問題提出麼？」一位穿着制服的中年導師，放出洪亮聲響，對着嚴肅的全班學生這樣發問。

「×先生，先生對於××課文的講解，我們是感覺到異常滿足而感謝；不過我們還有一個小小的共通的欲求，我還敢說，這是目前青年人普遍的要求，是甚麼呢？就是我們認為很需要了解我們的週遭——我解我們所生的世紀，解解我們所處的時代，換句話來講，便是怎樣把握住現實」。距離問題的提出，經過幾秒鐘之後，一個剛毅的學生，向着大概是他們的公民導師，英勇地剴切地提出這樣的一個要求。

當參觀到講堂的一隅，經過一個課室的時候，我們的耳鼓被一陣這樣的音響襲刺繞遍學校的一週，朋友們回到我的房間裡休息；張君，隨手在寫字台上一疊學生的日記中，抽了一本在翻動。

「既然經過合法學校的嚴格考試，爲何還須經過會考，才算是畢業哩？好，既經合格畢業了，爲何升學，又要再加以入學試呢？這種用意究竟在那裡？這樣怎不使我懷疑……」忽然指着這樣一段對大家說，這種疑惑的牢騷，也不能說是沒有片面的道理啊。

「唔……」

另一個朋友却展開着一張學生的刊物「文藝行列」在看後面的一首詩歌：

「……」

像滔滔的江流；
流，流不盡的熱血，
勇敢的健兒啊！
總有一天，會怒吼着。

……

請認清——

敵人的臉孔；

請細聽——

吶啞的喉嚨

舉起刺刀

洞穿敵人的心胸

……

不怕死的英雄」。『青年氣慨，民族的先鋒，中國畢竟還是有望』。他感嘆的說：

五、尾聲

從郊野散步歸來，還不到六點半，偶然講堂區，又是一陣刺耳的聲響：

『主張排演「怒吼吧中國」的請舉手

……

主張排「春風秋雨」的請舉手

主張……」據說這選課的「戲劇研究班」在表決排演戲劇。拐轉一角來，正是音樂研究班在導師指導之下，嚴肅地奏着「偉大民族的解放」一曲。

「我們歌唱——

我們是一口大鐘

要用洪亮的聲響，

去喚醒沉迷中的大眾，

讓大家——

爲着自己，

爲着民族；

向前衝鋒！

向前衝鋒！」

當我回到宿舍坐定，似乎遠遠還地有一縷悠揚雄偉的歌聲，在兩個耳邊繚繞。

四，二四，一九三七·夜深時。

廣雅同學的苦悶

張翰榮

——廣雅的一日

在前往晨操的行列中，有幾位同學「無精打采」地「拖下」，「拖下」；像計着步數。他

們日記，曾經滿寫「苦悶，苦悶」。實則，苦悶甚麼？不又是「出路渺茫，讀書艱辛，愛人未定」這串嗎？然而，「苦悶，苦悶」便可以解決麼？

這串問題很複雜。單靠讀書，自然不可以解決；但讀書却為解決這串問題之一個必要條件。正如「生存」單靠吃飯，無衣穿，無屋住，便不够的；但這却不能說「吃飯」非「生存」所必需。

從東齋到西齋，瞧見沿路垃圾，黃葉，在工友的「掃把」下，逐漸的消失。工友弄好了學校，讓同學讀書；同學却說苦悶，那末問一句：「工友呢」？

晨操畢，又列隊回來。有些同學在先覺得難過，其原因是：「以前沒有這樣」，「別人不是這樣」。殊不知這乃犯了很大的錯誤。比如「以前沒有抗日」，「漢奸不去抗日」，我們也不該抗日了，這是對嗎？同學多有正確的認識，經過說明後；因此，朝朝都自動地列隊去，列隊回。

早餐畢，在廣德會看今日的報紙，收音機哼着美國的調子。有些同事對奕，有些翻書。書，是日日不同的；今日讀的書，明天未必完全合用，我們從事教育他人，如果祇有支出，沒有收入，是會空的，因此同事們於課餘，多在這裏翻雜誌，看書籍。

下午，第四第五兩時剛巧是初一丁的國文堂，我乃出「廣雅的一日」。這時，有兩個滿額汗珠，污面泥手的建築工友，正在修理初一丁的黑板，這一頁活動的課本，他們却

不懂得；不然，他們不會高嚷：「天氣熱呀，作文辛苦！」

「先生，這題目不限定寫今天的，寫打倒漢奸那一天，可不可以？」

「可以。」

中國，是中國人的；凡是中國人，沒有不愛中國，漢奸也有，然而不多。可是，一般青年總疑別人不和自己同樣愛國，總以為除了自己便無人救國，這種態度，其實反為誤國，因為救國這種偉大的任務，並非青年單獨能够擔當得起的，如果青年排斥別人，分散國力，不是誤國，是甚麼呢？

最幼稚不過的，就是學校當局處理同學事件，稍有不能快人之意，便被視為「漢奸」。

「漢奸」在廣雅顯然地失却「真面目」了。這種喜借「藉口」，濫用「詞句」不努力找尋知識，不刻苦探究人生的病根不除去，廣雅最近不能產生光榮的一頁。

突然，瞧見兩個愁眉苦臉的婦人，站在課室前的石級上，原來，初一丁同學朱鑑泉患病，他的家人前來探問，「慈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可是，在這年頭，慈母在長大了的孩子眼中，却成爲「贅疣」！

課後在房里予動筆給剛英寫回信，初二丙同學王玉泉君入來，要我題字在他的紀念冊上。我題了下面幾句話給他：

「人爲社會底動物，要爲社會而生活；

將個人問題之解決，要從集體中去找尋。」

陳金棠君接着入來，作同樣的要求，我題給他的，是：「有些同學聽了：『近代教育是畸形的』，『現在讀書，不啻換取一紙文憑』的說話後，不加分析，便不努力讀書；常常拿副人的話來做偷懶的盾牌，看了別個同學之努力讀書，便罵人爲『分數的奴隸』；企圖造成一個混亂的局面，以利自己之『遁形』。」

你是一個有爲的少年，懂得：教育是救亡的工具，希望你不要染上這種毛病。」

太陽西下，散步回來；將到校門，我跟楊先生說：

「廣雅門前的古樹，真足以表現出廣雅大部同學之向上！」

一日瑣記

墨僧

晨鐘敲罷，踉蹌起床。

早膳後，讀故師李石岑先生哲學遺著，人亡書在，不勝悵惘。

課罷，信步校外，牆束綠水平橋，濃陰如蓋，南國春深，又將易景矣。

詩云：「芳草萋萋，王孫不歸」。如此花香鳥語，春色撩人，佳景不常，韶華可貴，

王孫爲寫憂而行樂，遊興宜乎正濃；即閒散人於茲，亦殊感乎戀戀！

燈後，啓窗獨坐，四面無聲，只聞遠近書聲琅琅，如坐僧堂；蓋此間幽寂不亞深山也。夜來明月遠照，院內花香處處，如聞蘭麝，此際雖未感懷人如玉，然讀前人「年年愁病對芳菲」之句。不禁黯然久之。是尙未能盡閒適於物外之情也。

一個難題的解答

璞如

染滿朝陽的暮春底枝頭上，悠悠地昇起了飛揚的國旗，在充溢着朝氣的千多個青年人底心中，點點地計較着；「一天生活又開始了。」

雖則是曾經作爲書院底場所，還有着不少苔痕斑駁的牆壁，與曲院風荷的富含着詩意的景色。然而，我們從那帶着嚴肅的新生的秉賦着南方特有的青年人的臉上，即使是還有點惶恫的意態，我們却會發現到那充溢着生命力的眸子，和那古舊的環境，是有着多少時代上的差異。

半低音的不大調協的朗誦聲，或高或低的振動到每一個角落，使人想起了迎着朝旭試翼的小鳥。不，倒彷彿有點似黃河岸際的奔流，或陰山牧馬的夜渡。

對着每一個童稚的天真的面孔，中年人，少不了發生多少遲暮的感覺。特別是這種

殘春的景色。

課程的列車，還是照樣的向前開去，悠然的鐘聲，代替了汽笛。這裏雖然看不見「樹的招手，屋的競走。」但不少希望的心，却在這單調的進程中，滋長起來了。

在午飯前的時候，廷和崇來找我，他們發生了一個青年人最容易感覺的苦惱。——特別是那比較肯注意到自己生活的青年。

「先生，我們近來開始閱讀點課外的讀物，希望在其間得獲些對社會的認識。然而，在讀物中，牠們所顯示出來的生活路向與態度是各人不同的，我們希望先生能告訴我們一點生活體驗的智識，即是替我們解答人類的的生活態度應該怎樣？」

這種帶着嚴重性底問題的提出，要在短期間內去替一個初中一的青年解答，這的確是頗為困難的事。而且我們爲着滿足青年求知的熱情，又不願隨便介紹點哲學講話或思想方法論之類的書籍去塞責。因此，我祇能這樣顯淺的來比喻。

「我們人類普通生活的態度，大約可以分作四種：第一種是阿Q式的生活態度。這兒所謂阿Q就是你讀過的那本吶喊裏的阿Q。亦即所謂精神勝利者。阿Q當被人拳打的時候，他不是心裏想着「兒子打父親」嗎；這種自騙自的精神，使他忘記了被辱的痛苦。懦怯的毒液，流布在他血管裏的每一個角落。他雖沒有唐吉訶德那種騎着瘦馬的雄姿，但他也嘗被認爲可怕的革命者而被殺。這樣胡胡塗塗的便過了一生，

在社會的舞台上這祇是一些專演悲喜劇的丑角。」

「先生，像阿Q這樣甘於吃苦的人，在現階段的社會裏恐怕很少吧？」

「阿Q式的人，在勞動者或小市民的階層裏着實不少，他們每天都在幻想中打盤旋，因循苟且，安命聽天地度着微溫的每日每日，直至到他們呼吸的終止。」

「那麼，第二種呢？」

「第二種是佛徒式的生活態度。社會上有一種超人（？）即普通所謂什麼頹廢派的詩人啊！長着長頭髮的哲學大師啊！以及其他所謂「上人」「道長」的修養者啊！他們不和人家爭一日的短長，他們認為自己的體質是空的，所以不為物蔽，不為我蔽。比方你打他一拳，他以為他的身軀是化石，你這樣侮辱他是不會感覺的。你再打他一拳，他還是一樣的不認作化石便認作棉花，直至到他的敵人不再攻擊的時候。」

「照這樣說，那麼，我們以這種態度去對付我們民族的敵人，那不是很能收效嗎？」

「這種「停止」是被打者自己的想法；但歷史上從來沒有侵略者自己放下屠刀的例。現在我們再說第三種吧。第三種是退半步式的生活態度。社會上有一部份人是極願安於環境的，即所謂「隨遇而安」的處世哲學。他們對於一切事都抱着現在主義，勇於保守。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如果受到別人的襲擊，他并不反抗，他退半步來和緩或避免衝突。如果他的敵人是一個耀功者或貪婪者的時候，他可以退下去，直至

到後臨懸崖再無去路的時候。也許他會不惜犧牲一次。這種生活態度，有人贊爲老成持「重」，或「深通世故」。更有人列爲「美德之一」。說到這裏，他們笑了。

「第四種是以牙還牙式的生活態度。社會上還有些人會感覺得人類一切的是非功罪，都是由於物質環境的決定，如果物境的時空發生了變化，一切的是非功罪便不存在。所以，如果能對物境不絕的改造，對敵體永不退讓與妥協，便可以達到最後的理想，即合理的存在。比方別人無理的打他一拳。他便毫不吝惜的回敬兩拳。」

「先生，爲什麼要兩拳呢？」

「我並不是鼓勵你們去和同學相打，這是一個比喻，意思是不屈服，不妥協。一拳是償還，一拳是給侵略者一點教訓。」

「那麼，我們覺得這四種做人的態度，祇有第四種前是前進的，合理的。先生以爲怎樣？」

「青年人應該有這種勇氣，一切值得保留的文化纔會在這種努力產下生的，不過對於私鬥的敵人如果不能避免，也還是應該寬恕的。」

午飯的鐘聲把廷和崇帶走了。他們帶着欣然的輕鬆的脚步回去，這對年青人的心裏不曉得正起着什麼變化。

暮春的午是鬱悶的，陽光罩滿了縱橫的校舍。

夜。上弦的月夜。在這濛濛迴環的平房裏，各處正疏落地叫着蛙聲，使我想起了北婆羅的夏夜。這十幾年來的奔波，又彷彿像是昨日的事了。但一想到若干年前的一個暮春之夜在巴達維亞被強迫從碼頭送到「芝順大利」的艙裏時，和早上教人處世的態度去比證，我祇有面熱刺刺愧地赧而已！

鐘，夜之鐘，正驚覺着一切有幸福的人。在我呢，一天的生活是過去了。

一九三七，四，二十。

一日間的育體

凱南

廣雅的一日

本校生活時間，每晨六時，全校一律要起床的，我們起床了後，同學們個個都自動地或到運動場，或到游泳場，或到蓮池的地力去，深呼吸啦，散步啦，柔軟操啦，打槓架啦，打國技啦，跑步啦，打球啦，田徑賽練習啦，種種運動都有的，雖無組織和劃一的自由運動，但是秩序都能够井然不紊，這一點是廣雅裡頭素來習慣的，也是廣雅裡邊各同學注意健康的表現。

同時也有田徑隊的訓練，每天都有規律的活動，這一隊田徑隊，是由學校預選會挑選成績優異的運動員，組織而成的，爲了不久的將來，就要參加省運會，所以各隊員天

天早上都很努力地加緊地訓練，跑的跑，跳的跳，擲的擲，運動場上充滿着很好景象，有若萬物回春的一樣可愛！

晨操鐘响了，全校各班同學已由各班主任領隊依照規定的站位，靜默地排列着齊集，當值指揮晨操的我，遂到指揮台上去指揮，今日去出席的各班同學很多，而且今早的操練，個個都很高興，盡力地運動，動作也很整齊，很有精神，各班主任也合同全體動作，經過了十五分鐘，才告停止，這也是本校團體生活化的表現。

晨操畢，早膳後，各班同學各有各上課了，可是沒有課的同學，都到運動場去自行各種的運動，並且各班體育正課，也輪流着繼續上堂，于是運動場上，有了人滿之患，一直到了下午各運動場連續不斷地有人運動，這也是明明白表現出我們廣雅中學的同學，對於體育的注意和興趣。

下午課外運動的時間到了，足球特別隊，籃球特別隊，均到場訓練了，同時又有各班的課外運動，運動場所因不敷用之故，各同學們爭先恐後地佔場，以為運動，運動場上，整天熱鬧得很，各體育指導員也忙個不了，今日一日間體育的情形，比諸近日來，較為緊張，想必爲了連日下雨，場所被水浸濕，頓挫了各同學的運動，今日適遇天晴氣爽，致使同學們格外感有興趣吧！

排球特別隊今日應勸勤大學附中之約，到增埗該校球場去作友誼比賽，球証林伯鈞

先生，戰號一隊發，本校與勤大附中隊開始接觸，本校隊用急攻戰策，猛力向勤大附中隊進攻，左劈右壓，擊得勤大附中隊陣線混亂無抵抗能力，比賽結果，本校竟以三對零大勝奏凱而歸，按本校排球隊會獲此次省體委會舉辦之排球比賽冠軍。

黑夜臨了，各班同學們，自修游泳池因修理未竣，今日放水還沒滿池，不能使各同學們多一種水上運動，減少了許多興趣和熱鬧，殊為缺憾！

四月廿日 凱南寫于廣雅體育處

△合作銀行的一日

梁鳳儀

廣雅的一日

接到同學們的來信，要我寫篇「廣雅的一日」我實在是有点難過！不過在責任方面來說，我是不得不寫，但我寫的不敢說是文章，祇好作為一種報告式的賬單罷了，

在我方面寫「廣雅的一日」簡直是寫「廣雅信用合作銀行的一日」這就是廣雅信用合作銀行在廣雅範圍內的一個小小金融機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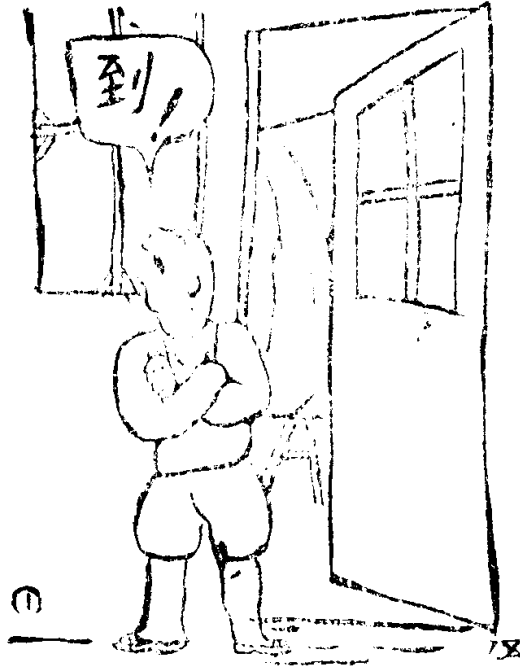
廣雅的金融機關——信用合作銀行——我敢大胆地說在南中國中等學校算是首屈一指了，它底組織除了活期和定期兩種存款利便同學儲備及安全款項之外，還有信用放款及保證放款，信用放款是不用抵押品的，在同學方面，祇要班主任簽字許可認該借款人

廣雅的一日

是正當用途，就可利便同學急需了，倘借款人超過信用放款數目時，則適用保證放款，這種放款辦法，除依上述手續經由班主任簽許外，并得同學聯保，便可借給同學了，這樣，一方面固然利便同學，他方面免養成同學浪費的惡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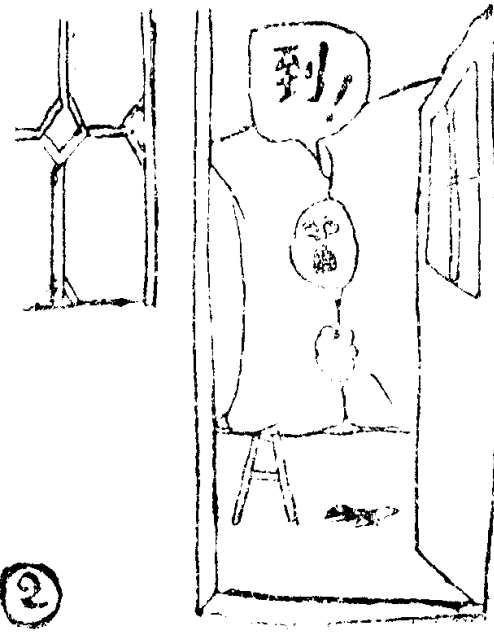
上面我所說的是把廣雅信用合作銀行的組織和性質簡單地寫出來，現在我要報告四月廿日「廣雅的一日」的金融狀況了，

廣雅和金融大半數是在廣雅裡面流轉因為我們一千七百多的員生工友們都離開了塵囂的城市日常所需要的都有了整個的消費場所——合作社——甚至柴米兩大宗的供給也由合作社裏面辦理的，因此，每日的進支數目是需要大筆款子來周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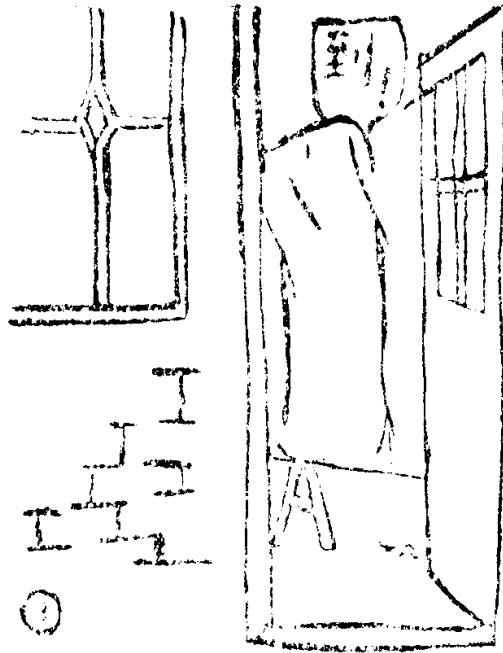


「到」的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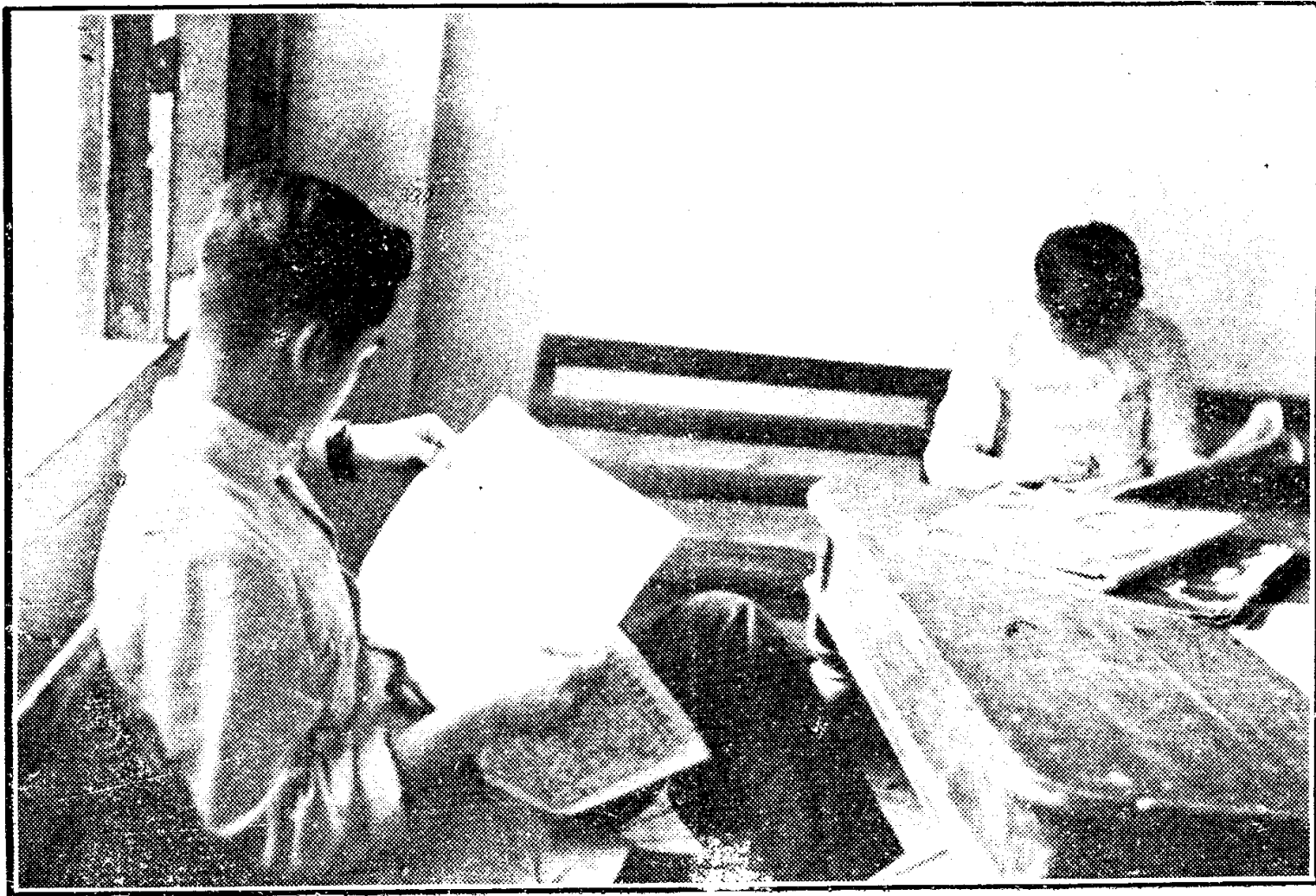
老尹作



②



③



公
共
室

園 本 標 物 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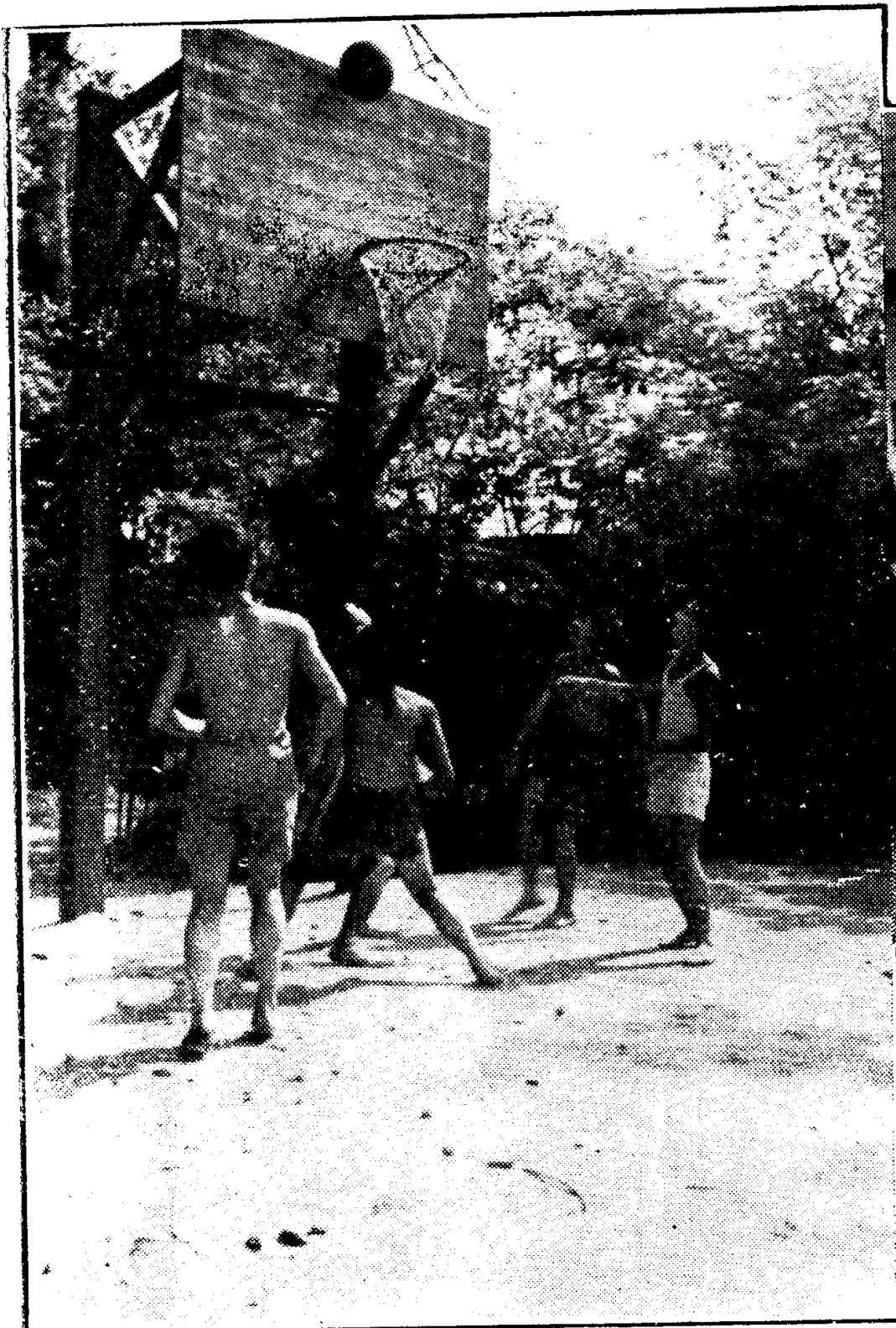
釣 垂



早
操

場 球 在

前 部 育 訓



第三編

學生之部

上部：班的

一天裏的巡禮

T. N. T.

大清早，太陽漲紅臉孔，笑迷迷的正爬上東邊，伸出頭來，曉星沒有消盡，還有寥落的鏗在籃空，「岐岐歐歐」的幾聲，小鳥從牆外唱着曉歌，晨起的鐘聲剛剛响過，默靜底古城裏的齋舍，開始起動騷了。

「喂！打破咯！」幾個健兒跑來嚷着，劃破齋舍底靜穆的夜氣，

「老六！打排球呀！」

「唔：」隔壁拖長鼻音半睡半醒的含糊應着，

「嚨，嚨，嚨！」「喂！喂！」又向這裏走過來敲門叫：

「得啦！洗完面先啦。」張君正爬起身來，伸伸懶腰，打个呵欠才說，

「快些！不要洗面了，橫樹一會兒還要「冲涼」，去！」催債似的勞叨趕人，

蓬頭，赤着胳膊，揉揉眼睛跳出去，散亂的湊成兩邊陣勢，立即「劈，殺，壓，際」起來，一陣「呖噠」的球聲，唱采聲，吶喊聲，混和在空曠的排球場蕩漾着。

朝會鐘响了「B，B：口哨緊密地尖銳吹起來，訓練值日生苦着臉忙走一趟，

沒精打睬跨入課室。麥老坑提高嗓子在念書解字，台下的却大模大樣做他自己底工作，像「充耳不聞」的，有時還轉個灣子說「先生休息吓啦」致妙的迫他落堂。老坑是一古腦兒的倔强，偏不識趣留聲機的直唱下去，「噹噹：」的下堂鐘我們才不鬆了一口氣，瞌睡的也愉快清爽過來，很精神的走出操場。

「第二堂體育，打玻呀！這「招兵買馬」(?)大力士算是最熱情的。

「體育堂，老子返去宿舍睡覺」懶洋洋的，拖着疲倦的足步，跛子樣的「跛」回來，體育堂只有大力士那些在操場，我們都是這樣頭不掉的挾着書兒就走。

跟「體育」堂後就是時間表新增的「軍訓堂」，我們簡直一些不理會，當作沒有一回事似的，操場裏出現了幾位教官，說要編隊，我們這一班只有一個無意中出去，當作總代表，而別的班也不過是多幾個人吧，弄那些教官氣得咆哮，威赫的說不編隊的單要他們「集訓」……

我們的總代表回來帶瞋帶笑的覆述出來，

「挑！靠赫嗎？我們還「細路」呢？」沒有那個不是嗤之以鼻，露出鄙消的口吻，

「還說什麼？……食飯吧啦！」老六嚷着走開，他老是愛鬧早食的，

「喂！食飯咯」……老大也拷碗出來，

「怎麼够時間呀？趕快去投胎嗎？」

「你不食吧！打你」飯砲」涼涼……」死聲，嘈聲奏起交響曲來。

「亞金！開飯」老六直闖到廚房去，

「呵！呵！……不過……還未够鐘呀！」討好人意的亞金正手忙腳亂的趕迫提早分菜，依經驗上的老倒告訴他，很早很早不由你不够鍾，同學就像餓鷹一群的抓餸去了，現至他分着小菜」，早有幾個人急食兒在這里，眼睛死釘住那碟餸了，

「喂！食飯未呀？」氣喘喘的玻友剛從球場跑回，汗流夾背，額上的汗珠滴滴在流，他忙的揮手去抹，衫褲染透了臭汗和泥漬的污斑，

「Boom!」同學打趣的笑說，

「飯砲」有這樣快麼？還未够四點半哩」裝出很有把握看準時間的。

這時，膳堂上蜂釀蜜的嗡嗡，熱烘烘的鬧成一片，大家裝了飯在等着餸，可是餸還是沒有派來，急食兒不耐煩的猜拳去廚房領取，捧回來了，只一聲「衝」！頓時一掃清光，又開始等着第二碟，……「衝」！第三碟，又是「衝」！……檯上剩下幾隻零亂的光碟，「走」！呼嘯一聲，我們走出洗碗去，

我們高隣的×班，膳堂還不見有什麼動靜，我們洗碗的時候，高隣的同學這時也同時洗碗，不過，我們是洗「飯後」的碗，他們是洗「飯前」的碗，恰好，我們剛食完是他們開始食的時候，我們自鳴得意的笑他「一場貨」。

的光明。

動的南樓

古松

大地撒下一片黑幕，這裏一切部靜寂，一切都沉在酣睡中了。熱鬧是要等待着明天的光明。

說也驚奇，咱們南樓的蒼老婆態在廣雅的一隅兀立着，經過了這麼多的日子，仍未會倒掉；那幅「正人君子」的容貌，反更加顯耀了，它前面種着很多的花，宿舍是雞籠式的，分上下兩層，也許是本樓的位置太適宜和風景太優美了吧？所以無論在白天或夜晚，總有成群的老鼠們吱吱地發出交響曲，別饒風趣，還有，斜對面的洗衣部，那怪異樣的煤炭氣味，往往乘着「南來」的「薰風」一陣陣飄送過來，却也有些不俗，非本樓不能享受的。

本樓雖不像眉山樓東塾樓一樣動得怕人，但也可說是動的，那唯一的理由，便是竊鼠們的追逐聲和各種各樣的怪聲，有時會把這座樓鬧得震顫。

我們的班主任常常以「勤謹奉公」四字來向我們勸勉，說這是「做人」和「處世」的「大道」，當然囉，我們都奉為信條不敢或違的，但是，我們雖可說是相當「勤謹」，可是還不能澈底，累得班主任昨天嘮叨地向我們說了一大堆，那確是遺憾的事。

不過，我們到底還可說是「勤謹」的，在平時，最怕上晨操；但在今朝却個個興奮地

參加了，在廣濶的操場上，行着深呼吸，彷彿要把空氣盡量的吞了下去，大概怕資本家將來會把所有的空氣部收買了去吧！

真的，假使果然收買了去，再像商品一樣的出賣給人，那時豈不冤枉，所以乘着這個機會吸個痛快，倒是並不希奇的，這雖是「杞人」的憂法，然而也不是沒有可能，在「褐衫狂人」統治下的德國，猶太人簡直不能享受，至於那些所謂「集中營」，也確是沒有空氣的，連一點點。

提起筆來，就寫了這一長串與題不相干的話，我真悔。

好吧，說些正經的話，今日天氣是可愛的，但同時却也可怕；更因為本班今天有兩小時的物理堂移在晚間實驗；所以，有些同學在談天，有些在繪畫，有些在彈琴唱曲，有些在計算着數理化還有些在牀上午睡，我嘆了一聲「春色撩人」後，跟着也就有些睡意了，不管是「朽木」還是「糞土」，躺在牀上像瞌睡虫一樣不覺睡了半個鐘頭。

蒼老的南樓，似乎並不曾感到春的煩惱，她懷抱過無數的青年，許多的青年在她的懷抱裡發育了，成長了，雖然曾遭受過很多人的白眼和惡意，但她始終以慈母般的溫柔把青年們撫育着，不過，她可說是個舊式的奶娘，她的奶早已腐化了的，我們從她那裡得不到很好的營養，除了自己去找尋些適宜的食物外，簡直沒有其他的辦法，但是，事實迫着我們還不得不吸着她腐化了的奶汁，那是很可憐的，因為不這樣就是不孝和不堪

造就了，她是很喜歡把青年的頭腦，束得緊緊不讓它發展起來的。

還有，最近本樓不時鬧着水慌，尤其是今天，候了半天的時間，還不見一點水，或許是水喉在作怪吧，同學們等得不耐煩了，於是把水喉弄壞，但立刻就被工人堵住，沒法，再把一支豎起的水管折又，這樣便發現源源不斷水喉了，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大家都屈着膝按次地把碗擱在地上洗個乾淨，因為恰巧食了晚飯的緣故，像這樣的事是數年來所絕無僅有的，我想不獨本班嚷水慌，他班也許會同樣的感到困難吧！

是不是自來水廠停了工還是水塔倒掉了呢？大家都生出這樣的疑問，但是聰明的同學們却回答說：那是水喉統制呀！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這樣，怪不得，怪不得。

可是我想：將來也許要食飯統制的，希特勒有「飢餓計劃」，所以我的虛想也不是絕對沒有理由，這麼着，我不禁替我的肚子着急。

其次要講到上課的時候了，我曾說過：我們大多數是營養不良的，所以要自己去找尋些適宜的食物——參考書，可是我們不識趣，偏偏要在上課的時候啃着，有一位同學在上國文課時，便被教師發現了要搶來觀看，但那位同學還相當機警沒有給他搶去。

南樓是動的，我們笑着跳着，在宿舍裡面談着天，自然啦，那是今天所發生的談話資料，幾乎笑得連口都合不攏來。

動的南樓，動的日子和動了的心，一切都是動的，拉雜地揮動着禿筆記下了動的事

，決不是毫無意義的吧？

也算本班一日底剪影

緯 廉

一、伊挹先生扮台

門前尙未拆卸底修屋的支架，正好做大家暫時的高鋼架——當課餘的時候，除去是常在書本裡過生活的書虫或素稱「老成練達」的幾個，誰也跳上去浪幾浪，鬆鬆筋骨。

近來愈弄愈兇，竟把來做賭錢的工具，——好在是拿來吃東西的。——伊挹先生具有身輕大的工夫，竟給他攫去幾次獎金，於是他自然而然的「夜郎自大」起來，大出風頭，確屬紅極一時。

今天他却倒靈了，上午下了第二堂，介石宗人發起從支架落下來遠度比賽，他以為機會難逢，正好大顯身手。——嗖的一聲，跳了上去，這可為難了，原來他覺得遠度標準實在非自己能力所及，而且心中也怯懼，不得已紅着面兒落下來，從一陣譏笑聲裡逃之夭夭。

後來還是S君從喝彩聲中，最高紀錄創出榮獲冠軍。

二、得聽不得食

下午第一堂英文課，大約是一時左右了，孔先生講給我們以食西餐的方法和通例。首先講切肉的方法，他拿一塊牛扒作例子，什麼要食什麼地方方法要怎樣切，怎樣的拿到口裡，……說得大家口兒一張一閉，眼睛死釘着他的手和所拿的東西，隨着手的起落而移動眼光，像他的手裡確是拿了一塊又香又甜熱騰騰的牛肉，想搶來塞在口裡安慰自己的饑腸，後來他又講進餐的通例：先一碗，繼着魚，牛肉，雞肉，……食完後吃水果，飲咖啡茶，這麼一來，弄到大家的饑涎欲滴了。

尙好，孔先生不再講了，不然，大家難免垂涎三尺的。

三、小小的談話會

數天來電燈總是沉沉地睡着，不發一光，今晚醒來了。大家在自修之後，不願敷衍地度過這久別重逢的燈光輝煌之夜，於是聚攏在一起，開一次談話會。

L君先發表談話道：「前幾天的女師與東亞籃球友誼比賽，報紙說得那麼漂亮，但據我看來，恐怕還敵不過五個的我呢！」

「不過，你說的話何嘗不太漂亮呢？只怕比賽起來，你抬不起那個光蛋呵！」T君不客氣地來一下當頭棒。

「你請她們來試試看！」L君有些發惱。

「哈哈！好笑的很，我說我的游泳速度比世運的中國選手要還快呢！你能够請他們

來跟我比賽嗎？哈哈！」T君笑哈哈地說着，以爲這番話一定把對方壓倒。

「你的游泳速度能比上人家的紀錄嗎？」F君忽地向T君襲擊一句，

「可是F君的籃球紀錄比得上人家嗎？」T君有些不服氣地說。

「笑話的很，籃球是有紀錄的？」我不由自主地參加意見。

「……」T君無言可說。

大家繼續談些閒話，到睡眠鐘响，大家轉找周公去傾談了。

班中小事記

綠涼

今天是廣雅的一日，但你不會在今天裡發現什麼奇蹟。今天裡的平凡，也許比較平凡的往日更平凡哩。

事實上是沒有大事發生，你不能把大事製造出來。因以時間先後爲序，作班中小事記如下：

×

×

×

在朦朧裡，誰都不大知道到底打了幾次鐘。自然，每次打幾下那就更少人知道了。只是在某一次鐘聲之後，班主任先生到來，帶我們上晨操課去。

早餐，吃的是魚片花生粥。爲全豹（？）起見，特將全日菜單抄下：

早餐——魚片花生粥

午餐——蠔油牛肉

紅燒魚頭

煎魚尾

小菜——鹹魚

晚餐——蒸大魚

魚肉釀豆泡

烏豆鮭魚湯

小菜——鹹魚

爲什麼九個菜目中有八樣是魚？據說是同學某君永不吃「魚」云云（？）·只是廚伙不稱職，將晚餐的小菜——鹹魚——擅自改作鹹蛋，殊屬可惡。

×

×

×

早讀時間，我們正自溫習，附近忽然响了兩聲「朴！」，「朴！」這中間是不連續的。這對於生人也許會是一種奇蹟罷，但我們都很清楚，這是打碎電燈泡的聲音，耳熟能

詳·

這爲什麼？很易解釋：「不是買來的」(?)電燈泡對於電源的電壓常不適合，極易燒毀。攜帶燈泡出校，是有違禁令(?)的，壞了的燈泡就更不必帶出校外。這樣留之無用，棄之可惜的東西，最好便是用來練習放「手榴彈」了。所以你只要留心，大概常常會聽到的，「朴！」

第一課本來是國文的，但現在改做地理。上課鐘响了，大家往課室裡鑽……

約莫候了二十分鐘吧，不見地理教員來，各自挾着教科書，走了，原來教員放假，

第二課歷史，發講義三頁；第四課英文，發講義十頁；下午發地理講義六頁。

本學期開始在現在止，共發講義八十七頁正，其中大部分是英文科的。

「班之動態」，這是最適合廣雅的一日的。然則我們午餐的情形便最合要求了。午餐時，飯堂裡滿着「動」態，可惜我描寫不來。

少數的人在爲着「一日」忙着，有調查，有訪問，還有記事，攝影，……此種活動現

象發生于空暇時間，而在午餐後更爲顯著。

一張更調課程的佈告被貼出來，可是一回頭便被人撕去了。記事組的某君慢了一點，只好大歎倒霉。

第五課論理學，大約又是教員告假吧。第六課物理學，教員告假，却補授早上的地理。以下沒有課了。

晚餐後。一部分的人紛紛整裝集合，三五個不等，各成一組，若有所事。

晚間，是平凡的一日中最平凡的時候，實在沒有什麼可記。大約同學們都在苦幹罷。但鄰室有時會傳來些些笑聲。

廣雅的一日，蚊蟲猖狂時

平凡的一天

漢明

宿舍外的空地上叢集的野草，入春以來，已經長得很高了。近來更下了幾天雨，自

黃昏到黎明，那嚶嚶的蛙鳴，成了自然的交響曲。

在晨早「×姑娘」唱的「迷途的羔羊」把我驚醒了，他一面在擦牙，一面在唱，白泡從口角飛出來。

大家還是懶洋洋的躺在床上，時間已七點了，大概是晨操的時間吧，江山君點名，應到的都躺在床上，沒有「朝會」，但他把「晨操」叫作「朝會」，但他立即又叫着「晨操」，去的人很少，

上午第一二時是「物理學」但本來時是實驗的，但是沒有。大家的興趣索然，×先生派了講義，大家以為應該下課了吧，但不然，他又講書，聽講的只可幻想自己底。

歷史堂去上讀的大約五分之三。

×先生把「贅」字讀作「傲」，但沒有人覺得。

晚上自修堂沒有人去，但別沒有二位同學到我班的班房自修，而今晚班值自修導師胡伯孝先生到堂巡視了許久。

宿舍裡第×號房大談其「女人」，笑聲達于戶外，第×號房正在談及升學問題，「交大」的預備生×××被大家嗤笑着。同時，吹口的在演他爛熟的曲子，混着「畢業歌」的
鬻調。

十一時了，大家已上床但那忘情的談笑還可聽到：
「你的黃臉婆……」

初一己班一日生活摘記

文斯

晨興號响過了，把死般的夜的寂寞帶走；立刻盖上緊張的空氣，東齋儀徵樓上底一角，四十多位同學從夢裏驚起來，都混入那緊張空氣的漩渦。說話聲，走路的屐聲，好像一群馬正在亂嘶亂滾一樣，幾乎把那三合土的地板，振動得薄了一分。但還有朦朧懶睡着的同學，未曾起牀，主任先生要來替他拍牀板了。

「呵！鬧水荒呀；事務部制用水呢……」不知從那裏傳來一聲响亮的聲。本來每朝要擠滿了人在取水洗臉的廚房，今天却寥寥然；因為蓄水池正鬧着荒，只憑水喉那微弱的分泌是很不耐煩的，許多同學都望望而去。

早操完了，許多同學搶着跑到游泳池去看水，視線滾到池的四周，同學李君很欣幸地說：「池水滿了，快有游泳，墊在箱子一角裏做冬眠的游泳衣，像青蛙逢着「驚蟄」了」。但機警的同學却暗暗地跑返膳堂，把早粥的材料佔個「優先」。後到的又碰一場倒霉。上午的英文課，李先生教授的，當他叫幾位同學讀生字的時候，大概有些未經留意

的地方，不能說出，李先生便加以指責說：「你們的英文程度很差，學英文要什麼地方都留心，要強記，才有進步，敷衍地過去是不行的」。不知從那方來個嘻嘻……的冷笑聲，發現在李先生說完之後。他會心的說：「你們以為我說的不對嗎？五年後便知道」。全堂沉靜了，沉靜中似乎已諒解他的話……李先生當教得起勁的時候，他毫不拘僅地同坐在同學的座位上和我們一起討論，并左右照顧同學的問難；很隨便的，他祇顧講，很不經意的，也許還留着孩子氣呢；不過也是循循善誘罷了。

午飯號响了，好比前線上的吹衝鋒號，大家一齊擁到飯廳去，七八個毛頭小夥子圍住一張板桌，協力對付那四隻七寸碟淺零零的菜蔬，「老虎吃蝴蝶」之勢。一刻間四隻碟都光光地向着天，大吃量的人又行其「游牧」政策了。有一位建築工人，跑來要想喝點湯，見了這現象，禁不住說道：「廚房伙計省得費力」。——不過是我們的家常便飯吧！

下午兩課作文，歐先生要考驗我們的標點符號，叫我們自由命題。大家都爽快地做去，因為可免去題目的機械化的限制，又是進入初中階程的破題兒第一遭。正在埋頭寫作的時候，突然聽到下課的軍號响了，同學們都隨着叫唱起來，沉着在看書的歐先生，很驚異地左顧右望，心裏似說：「不知鬼弄什麼？」某同學喊着「甩鬚」又引起一陣的笑聲便都離開去休息了。

以上寫的是本班動態的一種特殊情形。——我也做了一天的「訪員」或「記者」了！

一日紀事

譚金吋

朝會，主任訓話，中有一段說，「會攷就要快到，同學中雖有不少很用功的，但也有些頗爲懶散，須知會攷關係你們的前途，十分重大。假使現在還不努力，將來一定「噬臍莫及」！所以已經用功的，希望更加用功點，未用功的，便須趕快加倍用功！讀書讀死人，是一句笑話！……」

第一堂，教員告假。課室無人，操場無影，但聞全列房間，書聲咿唔，達於戶外。

第二堂，上外國歷史，教師派下會攷題目綱要，近代史全部，題目共五十五條。

第三堂上國文，劉老師說：「會攷制度繼續推行十年，中國將成一無學問之國度！」

中飯後，有三兩個結伴到校園散步，姿意談意過窻前，窻裡人停一停筆，「哼！不知死活的傢伙！」

第四堂，上英文，派下本省高中歷屆會攷試題共七張，一百有一十六條，

第五堂，論理學教師剛要張開他沙啞的嗓子，一瞥眼，全室四十八張枱上，攤着的盡是英文和數學的課本或練習冊，於是他眨一眨眼，聲音聲得像蚊子般了。

第六堂，物理教師告假補上第一堂的外國地理，派下會攷題目綱要四張，共七十有八條。世界地理，胥盡於此。

自由運動的時間，改上軍訓學科，教官叫大家都帶一本拍紙簿去，不抄講義，兩星期後舉行補攷，不及格時他不負責任云。

洗淨了晚飯的碗筷，全班同學四十六人，散步者九人，洗衣服的一人，所餘全在各房間裡，人手「高中會攷指南」或「高中複習叢書」一本。

蚊子嗡嗡叫了。

燈光如畫，人聲很靜。

「喂，去沖涼麼？」

「沖什麼！由牠『烏糟』到死也不理了。」

又悄然無語。

×

×

×

「唉！我……我……我的頭……有點受不住了……」話猶未完身軀就斜倒下去。

「沒有什麼吧？睡睡好了！」

Tan 2A || ……又繼續寫下去。

×

×

×

夜深。

十一時兩間房熄燈了；

十一時三十五分，老胡拿了洋磁面盆摸到水喉外，花啦啦地取水；

十二點，繼續有三間房熄燈。

其餘的兩間，把燈光留着度過了四月二十日的最後一分鐘。

我們的動——高一乙班

何巴柚

一、前言

在這裡，我們一個小集團也許算是日常生活截出的一個橫斷面。

我們的地盤——念書，食，睡居所——是東齋東塾樓，房子的面積頗為龐大，可是正因為牠大就生出危險，一個月以前吃過驚，由吃驚就放假修理，到現在，假滿了，樓也修好了，平剷去一半，二樓現在變了平天台，為地方面積減少一半，人也只住上照原日之半，東塾樓為甲乙兩班占有去了。由這樣的遷革，我們的老生活因而改過面目：四五十人排骨般條理的床鋪安放在一面大平樓這我們原有的宿舍，現在分開兩堆，大膳堂和做課堂用的一個房子間。膳堂分散在四個班主任室，一個室放四張飯枱。課室還是老樣子的那一個。

以上，是為的要剖白我們這小集團生活的橫截面，故須惡叨的跟這最根基的問題分析起。

廣雅的班主任制是最出色，由班與班間住所問題的劃分，無形的像古代的封建領主制一般。我們四十六個同學堆在一起，因環境上促成踏上比假期以前的又一個生活環境，我們趁這索性整理一通，增進生活上的興味。

樓是修好了，可是爛瓦片，碎磚頭堆滿了四旁，從今天早上起，女工才一担一担的挑去。

我們休去了三個星期假因為修理東塾樓，第一段考試這時才舉行。上午有兩點鐘國文是接連着的，先生出了三個題目：（一）讀信陵君列傳。（二）作者自叙。（三）國文教學應改良之點。任擇題作一篇文章做考試成績，卷紙發好了，室內的空氣立刻寒暑表降下半度，人人苦心的去寫他考試的成績，一心針對着像這樣的專心細意總比旁的好，因為用心專意寫出好文章，好文章便是分數多了！故此室內比平時兩倍的靜寂。

課室左旁兩扇大窗兩張大門，外邊正是女工挑碎瓦礫正起勁的時候，由我們的靜默格外顯出她們嘈雜的明朗化。對面儀徵樓正在修瓦頂，泥砂瓦片有時打落女工的頭上。

「當心些！大家都是討生活何必這樣過份！」

「……………」

拿着一把鋤子，腳板裹着兩快厚皮板，肚皮隆大的突出像一條大海鯉母，身體蓋上一套染滿泥粉的深藍土布衣褲，頭髮也給一張黑布包着，露出一張肥潤的黑臉的女工，也許是遇到上頭砂瓦的飛射，張大了口在喝罵着，接着上頭也回答幾句話，迷矇的分不清楚。

兩點時刻過去了，交考試卷的也許未有半數人！

「先生，延遲繳交吧！」

「先生，我們下午交了！」

「再候十分鐘！還寫不來便無通融」。人們太留神了，忘記了只有兩個鐘點，先生也太認真，給我們這個回答。

到下午，第一課是軍訓學科，課室的方向是朝西面，也只有這面通風，頭頂只蓋着一塊水門汀薄板蓋，像一個盒子，坐在裏面每個人都昏暈的一身大臭汗，自然上課是覺得悶悶的！軍訓主任教官見了這個情形也說點閑話而後入正題講書本。

「廬山風景最美！游泳最妙！」

「多少錢可以達到？」

「你們準備國幣三百塊！在暑假我和你們到牯嶺去吧！你們到了不喜歡回來了！」

三·在膳堂

一個班主任室放四張飯枱，兩個班主任室是相連的，只有隔着一面牆，班主任們現在都搬到廣德社（教員宿舍）去住，這兩個小房子間成爲我們的膳食堂。

課室是和宿舍背一面大厚牆，來往是環繞半個東塾樓一周。課室旁鄰是食堂，宿舍鄰旁又是食堂，只因一面牆隔絕了，用餐時只有籠圍着四張飯枱。

61 在午間，學校吩咐工人來打通這面牆，兩膳食堂之間溝通了一道門，此後從宿舍到課室上課省了一半時間，用飯時兩室聽得見，高興一倍。同學們立刻高呼着：

「我們的巴拿馬溝通了呀！」

「我們理想的巴拿馬開鑿完成了呀！」

「……………」！

晚飯·班裏一部份同學到大操場玩小足球還未回來，可是菜肴是開滿了，食堂的座位是編定的，跟這道小門，兩室同學湊足座位用膳，剩留的給未回來的再食。

四、在宿舍

我們的宿舍是把四十六個同學劃分居在兩個房子間，第一室地方大點，比第二室多住十多個同學。生活上是分兩個場合的現象。

這天上午，在早粥後七時許，軍訓部主任和教官們率同來巡視，是假後的第一次，也許他是看看我們改換了新環境的情形和檢查佈置是否整齊床鋪是否條理吧！按着一張張的去檢查，糾正，最長于寫詩的王教官，并充滿着詩意似的和我們談話和細細的抽看我們陳設在書檯上的書本，看我們讀什麼書？也許是看看有無詩集也說不定！

音樂，是宿舍經常無上的娛樂品，午間，無形的糾合了兩室的喜歡玩音樂的同學大合奏起來，梵鈴，楊琴，兩個二胡，三個秦琴，簫子……：……：等一大堆在大玩着。

這天晚上，老生活還是一樣，當自修課結束了，人們都把自己的大門上好（放下蚊帳），老戲又開始登台表演了，聽說是躺着談閑話加倍有味道！這回是送「綽號」。誰是「馬契爺」，誰是「契女」，誰是「準糞夫」，誰是「準下士」，「誰是」上將大隊長」，誰是「中將伙

夫」……：哄哄的笑一會就個別的睡了去，才完結這天的工作。

窗外明朗的月亮在照射着。

五、尾語

這老實是我們今日內生活的照相機，問題在這是我們生活的橫截面，一天來又發生不出什麼特出奇事，故此，這裡謹是一個平淡的生活面面紀述錄。

四月廿日 於東塾樓

說給你聽聽

招佐真

——四月二十的高一丁班——

一早，我們做班就有點不平凡。

也許是濂溪祠設備週到，冷熱水喉都有吧！所以牛腩竟用滾水漱口，但差利不知是否太懶或慌着「點命」，竟乾洗起來了。人們也却不像牛腩那麼舒服，踱到甘泉樓慢慢的滴取甘泉，但甘泉畢竟太少，所以洗完面後，大頭仔的眼角上還有點眼屎。

閒話不提，言歸正傳，開始談談我們做班的「新生活」。

今天有着春假後的第一次早會，也即是我們做班搬到濂溪祠後第一次的朝會。因為

這是第一次，所以連地點也不知了，最後才由余主任指定在「塘」水部前的草地。

接着又來了一個第二次的晨操，不過大頭仔們還是第一次。不到操場月餘（因前會放假二十五天，）自然不免有點初到貴境，人地生疏之歎。再因敵班近視者太多而又染了大牛君的，差不多哲學。所以竟致站錯了線；這一來，便給戊班老弟不客氣地下了逐客令，而牛脯和大頭仔爲着想撈頭水。只顧着商量回膳堂的捷徑。

吃粥時，引起「油炸鬼」之爭，原因有幾桶粥裏是有「油炸鬼」的，但在另幾個桶，「油炸鬼」却無影無踪，這自然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幸得矮脚虎眼明手快，立刻把「鬼」捉回，你看，「油炸鬼」是多可愛！矮脚虎辦理膳食多好！

在第三桌上，大頭仔對着詩人何老大開玩笑。「詩人的靈感要在這「廣雅的一日內」盡量發揮，詩人應該焚香靜坐，等待靈感之降臨，」詩人笑了，說：「我沒有香可焚呢，」大牛，亞Lolo，師叔，和尚也笑了。

大牛見得本桌糧食恐慌，探悉鄰桌的黃姑娘食量細小，積有餘粥。於是飛象過河，黃姑娘見大牛年少英俊，滿身牛力，感覺到護花有主，乃備極歡迎。兩個立刻打得火熱。

早讀堂，蘇老謝大談性的問題和女人；亞Lolo與大頭仔對此問題立即發生興趣。全班跟着響應，老成持重有婦之夫的余君也撇開英文不讀，連和尚也插起咀來。

講些正經事罷！林先生在公民堂裏講時事，他說：「日本的政黨現在鬥爭得很利害，但目前每個有勢力的政黨都是主張侵略中國的，不過策略有緩急之分吧了！在四月三十日的大改選中，如果是少壯軍人派得勢的時候，日本就必會馬上侵略中國，而近聞日本已有幾師團陸續調到察哈爾及綏遠附近佈防了……」

嚴重的面色更顯得嚴重。

英文堂教孤星淚一課，全班（連余先生）都被這故事所感動了，而不覺得是在教英文。體育試驗方畢，和尚師叔立刻請來再考。因為和尚的擲鐵球九咪幾的紀錄下，考試忽然降至八咪五，而師叔亦因成績太低，有點不甘。於是亞^{○○○}和大頭仔跟着附和說：「大家都要考過呀！擲到十咪四為止。」

體育教員搖搖頭，走了！

死狗在滿身臭汗中失去了扇子，急得大發雷霆，大聲宣佈失扇啓事，出花紅五十元。結果花紅是有人來領了，但死狗却板孔起面，一毛不拔。領花紅的人只好自討沒趣。

因為今日是考試日，所以××仔的如談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便是共產黨論，嚴重的法西斯必須存在論，大牛的二元論，以及牛腩何老大亞^{○○○}的什麼，「民族解放」，反帝反封建……的救亡理論。也都找不到對象來談了，總之，今日是我們的學者沉默的一天；而又是夫子，副體育幹事，^{○○○}等大，「咪」家揚眉吐氣的日子，

在生物試前一小時，大頭仔真個勤力，走進了自修大學讀書。何老大也看辯証法。「噹噹……」鞋啦，屐啦盡力擦着地，催促着國文先生下堂，隨即準備「考試計劃」。這一次，蘇老謝和大頭仔實行聯盟政策，這是「自修」的效果。

生物試畢，我們的博學多聞，中西合璧的道學先生又恭之敬之的讀着經學通論。而大頭仔發現自己晒着背心短褲的鐵線被人佔領。自己半乾濕的衣褲盡攤在泥地上。那大頭更加氣得大起來了。

晚飯時，第三桌特別加菜兩碟，但飯還未吃够兩碗，而這五碟大菜却連汁都吃清。晚上開班自治會，議決事項有二：（一）衛生幹事失去臭水兩瓶，應了賠償，苟竟強硬不理，則扣其存在學校之膳費。（二）本班決於下星期五在荔灣扒着艇開聯歡會。

看，我們是多麼快活呀！

改選後，馬先生榮任正常務；可是同學們一方面喊着新主席上台時，一方面又都走回宿舍去了。哈哈！

附特別新聞一則：

大牛從晨六時起執筆，寫到晚上九時止，完成他那篇投到「廣雅的一日」的大作——「乾洗」。

下部：個人的

一天裏

木入士

「丟那媽，游泳池一放水便沒有水用！」

還是大清早，一位同學用手抹着眼睛，一隻手執着面盆，瞪着眼睛的說。

祇廚房裏有水來，所以廚房便塞滿了人。

鍋兒裏沸騰着白色的粥，一種香味從那裏放散開來。火爐兒，燒得紅紅的，熱氣熨着每一個人的屁股，足跟。

「今朝吃甚麼粥呀？廚房！」

「豬骨粥！」

「咦！」許久沒有吃豬骨粥了，今朝竟而有得吃，是以幾個人都一同叫起上來。

朝會一個同學在演講着，說得很起勁：「……我們要認清楚日本帝國主義底假仁假義的侵略政策，中日是沒有提攜的可能的！我們需要立刻抗戰！……」

上來了一個，但沒有先前那一個那麼的有勁了，說得文皺皺地，慢吞吞地。

「中國不能用不——合作政策，不——合作政策祇會益了——日——日本人即如印度益

——益了英國一樣，故此英國——也不殺死——甘地……我們——中國一定要抗日……

……」

驕傲的鐘聲又响了。

排隊早操！值日生叫着。人們都懶洋洋的站在一起，自然，班主任一調轉背時，便又風馳電掣的逃去了六七個，直奔廚房去了。

散散漫漫的一群人緩緩的跳着，人們都伸着腰兒，有些還打着呵欠。晨風拂着路旁的竹樹，露珠兒從葉上滴了下來。

一位同學正抹着他底頸上的露水，一面看着他旁邊的一位同學：

不過，我以為中國今日無論如何是不够日本打的，人家第一等強國！……最好我們現在積極準備自力更生！……豈有政府還不全盤計劃打算過的嗎？我們是很難說的。……」

不是的！我們中國還能維持現狀下去的嗎？……而且日本國內也有矛盾……這是先前那位文皺皺的演說者說的，他說得很急速，沒有那麼慢吞吞的了，臉也漲紅着。

不過……」

晨操回來，那個說「不過……」的又同別一位辯論了。「現在太平洋集體安全運動已相當的成功……」

「不過，我說還未」

……

粥桶裏的豬骨已給那幾個沒有去早操的吃光了，祇留下了滿地的骨頭骨尾，這些人們當然是大發雷霆！然而沒有豬骨的豬骨粥够竟比魚粥好吃，人們又「咄咄」聲的吃起來了。

一位同學吃得肚皮脹了的，眠在牀上唸起國文教師教的「西冷惆悵詞序」來了。用着十分婉轉和諧的音調，窗外的小鳥也嫉妬起來。

「山橫西曲，綠珠未嫁之年——，雨過南園——，紅豆初生——之地，清溪白石，一水通門——……」

「唧唧唧唧……」窗外也叫着。

「挑！儘讀着那些肉麻的東西！」他隔隣的一個瞪着眼睛的說。

「丟那媽！鬼識得你那些甚麼『法西斯蒂』呀！」

這個同學給討了一臉沒趣，便直奔過這邊的一堆人叢來，這裏正討論着甚麼，他便加入了。

「資本主義……生產力……關係……不變資本……」
好像鬼子說話一般。

一個在旁邊聽着的同學也搖起頭來了，他細視着那位說鬼子話的，他正按着一本厚厚的書，好像大學生挾着行街的一樣的厚，是甚麼「政治經濟學講話」

「嘩！噉快便學這些「政治經濟！」這還了得！」

「不是的這些很顯淺，我們一看就懂的……」

「嘻嘻，名稱便嚇走人了，「政治經濟！」」

「嘻嘻」。

「不過確是學識這些好得多的，至少多些同談的材料，不至于呆子般看着人說話！」
這位同學現在不笑了，沉着臉的說。

不一刻他的桌子上已放了一本大衆哲學，而且他已和他的鄰位的人說起「哲學」上來了。
了。

「其實哲學是很淺的，……我們日常生活的感想也就是哲學不過，……」

春末的太陽很快便升上了中天，已是早飯後了，南風拂着人們。

「溫風自南來……」那個早上唱「西冷惆悵詞序」的現在又吟起來了來，肚皮仍是脹

脹的。

不一會他那裏已聚會了六七個人，因為他那裏既有着幾個南窗，何況他又用「溫風自南來」來引人！

「丟那媽，現在那些人都想到做官了，甚麼政治經濟一大堆！」

「嘻，畢業生想做官，做了教員也想做官，——爲什麼不然呢，好撈錢！丟那媽陳維周一日撈八——千——元！」

終於他們又講到做官賺錢去了。

.....

上堂了，先生挺着身子急步的行入了來。

「今天講第一二四頁，第七行。」

于是講了，頓時他便津津有味起來，兩眼望着書本，好像教着他的一群理想的學生一樣，並不一望眼前的這一群，大約他不敢，眼前的一群是糟糕得很！全班人沒有一個是在聽書的，課本橫七八豎的擺在枱角上，有些還未有翻開。而好好的擺在每一個人前面的却是小說雜誌，報紙，或其他的書！

「喂！小報王！看完未呀？」

「未！你先給我「品簫」一下，我給你看。」

「嘻！」左右的人都笑起來了。

忽然那個說「品簫」的發覺了先生正問着大家甚麼了，可是沒有人聽到。達爾文的學說與……有甚麼分別呀？」

還是沒人回答，但幾個人已經聽到了。

「噉快便不記得呀！前星期才講過……」

幾個人大笑了。

「你們要溫習才行喇……哪，現在我再來講過……」

那些人又埋頭于那些小說，雜誌……了。

「鐺，……」

先生又是挺直了身子急速的行出課室來，人們在伸着腰。宿舍裏奏着很好聽的「秦琴」，太陽漸漸的向西了。

公開的一封信

健峯

——介紹一種良好的國際語

李昂兄：

你十六號寄來的信已經收到了。在信上，你說你偶然在書店看到一份世界語的刊物：世界語（Esperanto）你懷疑牠，不知道牠是怎樣的一件東西。無疑你是初次的認識牠，不了解牠，好吧，我們就在這封信上談談牠吧。

世界語的創造者是波蘭一個眼科醫生柴門霍夫（Zamenhof）從他宣佈這種語言到今年，已經是五十年了。在過程中，經過許多次的改良，經過不知多少的困苦的鬥爭，到今日已經成了一種最優良的國際補助語了。今日的牠與五十年前的牠，顯然是有天淵之別。文法上，語彙上的進展在這裡放下不提，如關於世界語的目的來說吧，五十年前生活在華紗（當地居住着許多不同民族的人）的柴門霍夫因為當地的人民不睦，以為是由於大家的語言不相通，因而想到假如是有一種大家能相互了解的國際語言，那麼大家不是沒有鬥爭和糾紛了嗎？他具着這個理想，便創造了世界語。但是經過許多的事實證明他的理想是必定落空的，今日世界語却走上了正確的道路，牠在今日已經不是理想的烏托邦，而是一種聯合被壓迫者被剝削者有力的工具。

以上，不過是對整個全世界而言的，現說到中國吧，世界語的傳入中國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牠的進展是隨着全世界的世界語變動而變動的，在今日的中國世界語者已經正確地提出這個口號：*Per Esperanto por la liberigo de Ĉinio!*（為中國解放而用世界語！）顯然在中國的世界語已經運用到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了，顯然這種工具對於民

族解放運動是有利的幫助。例如，六年前「九一八」及「一二八」發生，國內的世界語團體，或個人發出許多通電，披露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與殘酷的新聞，使各國關懷中國，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人士得明白真相，獲得熱烈的幫助。我想，這種工具對於獻身於救亡運動的人們正是切身的需要，

說了一大堆話，不過只是關於理論上的，現在我們再說到牠本身的構造吧，

正因為世界語是一種人工製造語，所以牠是合於邏輯，優美，而又簡單化的。你不是學過英文嗎？你一定會覺得牠的發音不定，而又困難，文法複雜很難上手的，牠是一種民族自然語，不是他本國人學起來無疑是一件困難的事。但世界語却不然，牠是有規律的，文法簡單——只有十六條文規——而變化活潑，你學了五年英文，現在覺得怎樣？不是還不能自由地應用牠嗎？假如你能在課餘時間用一二小時去自修或去世界語講習所學世界語的話，半年後我們一定能用世界語通信，會話的。

假如將來你學識了世界語後，我相信你一定會感覺到絕大的興趣，不單能與各國人談話，且可以和他國人通信，只要你在世界語雜誌上徵求通信處找，或將自己的地址寄到各國世界語雜誌上徵求通信。這種通信不單可以練習運用世界語，而且能從通信裡得到消息以外的消息，以及獲得更廣大的學識。

我希望你不要放棄這種有用的工具！完了謹致

敬禮！

四月二十日

一塊玻璃

曼夫

四月二十日

已經是太陽西斜後的十點多二刻的光景了。悶熱的宿舍裏，像火爐，工人室一樣。蜂箱般的蚊子整夜在光顧，這兒，可算是我們「避難所」(註一)的特有本色。

徐徐的晚風，吹散了一部份的悶熱氣味，赤裸身體的汗珠在消沉着，整個身體的每個部落都感到一種清涼的快意。

「得嗎？快點吧！時候不多了！」同學們渴望着收音機的放播，口頭上發出了同樣的祈望。

「——吓，遭了！市府沒有了——」肥伴的×君把收音機弄妥了，露出失望臉子的回答，額頭兒凝結着豆大的汗珠。

75

「沒有嗎？也許，時候够了。香港呢？」

「香港嗎？待我看看——」李君的精神整個兒放在收音機的上面。

「砂……砂……」窗外突然發出了意外的聲音

「甚麼？……」

「……」坐上棹邊的三人，站起身來，眼睛興奮得發光，注視着意外事件的來源。

「砂……砂……」又來一次，聲音比較响了，破碎的玻璃從窗口放射狀的飛進來

「是玻璃了……誰呢？」

「好危險呀！我們站回一傍吧！」

「丟那媽，一定是×班，因前天打波的事，取風鎗來吧，打吧！真可惡……」剛烈×君的熱情擊起了，興奮，壯烈的聲音，鼓起了全個宿舍的共鳴：

「打佢……」

「丟那媽，打佢……」

「沖過去吧！抽佢出來！……打他嗎！」嘈雜的聲音驚破了許多同學的初夢。

「去吧！丟那媽？」整個宿舍的同學從床上跳起來，穿背心的；赤着脚的，上裸體的，火烈的熱情結成了偉大的洪流，洶湧地湧到×班的宿舍裏去！

「丟那媽，誰擲的，那玻璃，」

「快些認出來！」

「否則，不算情！」

二十多個的同學，伴着洶湧的情緒，在那宿舍裏示了一刻兒的威勢，×班的同學許多在蚊帳內面坐起來，注視着我我們偉大潮水的湧進與失蹤。

吃了與奮劑似的的同學回到宿舍來，每個人的眼睛都光亮起來，湧着熱烈的空氣在嘈雜：

「一定是窗口的同學，」

「再去抽佢出來吧，」

「去吧，大家去吧，免後患，」

「去吧！」

「……………」

將息的海洋，再擊起了偉大的波浪，加上了鄰班的同學，滙合了更大的洪濤又沖上去。

×班主任的門打開了，滿面若悶的一個同學在和從夢中驚醒的主任苦訴着！

「……………不知怎的……………從我的床上打來一塊玻璃……………後來我將牠擲下

77 去，我是不在意的……………」

「這是你的事，不能擾亂到我的宿舍！」

「你完全不知危險……」

「真可惡……該打……」

「……」

當然，那微小的波紋，敵不住我們浩大的洪濤，我們高大的嘈聲蓋盡了一切。

「真的，你怎的，完全不知危險」，主任的口吻給我們同情了。

「不是，他們三次了，從下面打上來的，用風鎗的……」

「誰用風鎗，你看到甚麼？」

「爲甚麼你看到風鎗不出聲呢？」主任說。

「我……我……初以爲泥水工人……」

「吓！你真矛盾，剛你又說用風鎗的？……」

「真糊塗，該打……」

「……」嘈雜的大聲又湧起來。

「別嘈，你們回去吧！我要責罰他……他大概不在意的，原諒吧……」主任誠懇地對我

說。

「回去吧！……」一群充滿了大熱情緒的同學勉強暫時冷卻的出回來了。

回到宿舍了，我們的精神大興奮了，雖然是趟在床上也難入到夢入裏的睡宮。

夜太深了，燦亮的燈光反影出更沉寂的午夜！

註一：此宿舍是經過危險的，是從前在課室避難時的通俗語

二二封來信

漢鋤

一日的時光又溜過去了，在我個人生活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在學校環境也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險些忘記了今天是「廣雅的一日」截稿日期，假如不是給那些四週當眼處的廣告，時常在我的眼簾觸着的話，恐怕就連一些平凡的事情也給遺漏了去。

生活是這樣機械的，刻板的，枯燥而乏味的，除了上課吃飯撒矢睡覺之外，最多還到操場去玩玩球，和在蓮池畔散散步要寫一篇這日的文章，相信差不多也是大同小異吧了，雖然是大同小異，但我也要寫出我之所以小異的地方來。

事情總是偶然得可以的，當第七課完了之後，嘻皮笑臉的L君遞給我今天由號房送來的三封信，還加上幾句無聊取笑話。

79
第一封從面上的字蹟看，我知道是家里父親寄來的手筆，當我拆開來看的時候，這次却例外的不是一大堆訓勉話。而在家庭的瑣屑事務後還說在某日準集合各叔伯兄弟去掃墓，假如我有暇也可以回鄉，這慎宗追遠的念頭，在他風塵忙混的腦際，還是依然存

在的，

第二封的面上我瞥見了蓋長方形的書柬圖章我便知道是澳門堂叔叔寄來的信，他在炮竹廠裡當夥伴，他的工作是管理火藥，這是危險不過的事情，然而，爲了環境的困難，生活的鞭子儘在後面驅策着他的他，只好冒險幹去，他已經說了幾次，再不願意幹下去了，不過我又有什麼辦法去幫助他呢？不要說在分利求學時期的我，況且不景氣中隨處鬧着的失業恐慌，社會根本未能解決，無產者的求生問題，也只有有在飢餓線上顛沛流連。

任我怎樣也猜不透，這第三封信是誰來的，迂腐的文言句子使得我討厭，話別和節令的句語已佔了一半，原來是小學時候結怨最深的敵友，突然出乎意料之外的有這放除成見復修舊好的事情也是歡喜不過的，但是在思想上格格不相及的緣故，所走的路也各不相同，私人的友誼上我是願意和他交接，在團體的行動上我是要向他攻擊的，這不是我狡滑的矛盾，而是事實上的認識要清楚。

沒有風的晚上

石 流

廣 雅 的 一 日

——四月二十——

不知是沒有風，還是風不到這裡來，汗腺不竭地滲透出來，汗巾早就沾着別一般滋

味。手忙着寫「廣雅的一日」的訪問，沒暇搖扇，脫了外衣，就成爲蚊子的市場了。

自從眉山樓遷到這裡來，除每星期一、三、五三晚要到課室補課外，其餘的留在齋裡自修。雖然我們快畢業了，但會攷總不能威脅着好閒的人們。

胡琴的樂聲，和着一曲悠揚的情歌不知從那號房發動出來？人們都停了工作在靜聽。在凝思解幾何的N他也給歌聲波動了，便放下了墨水筆，細心領會歌中的滋味。

「K的歌喉吧。怪快樂的，會攷對於他們值不得一回事。」
會攷，把N的情緒又控起來了。

歌聲驟然停頓下來，也許是斷弦了吧。

「這次會攷真難過！唉！怎樣溫習呀，幾何，代數，還有沒有頭緒的化學！」他兩手撐着腦袋，像過失者的懺悔。

「畢業走，不能畢業也走。管它做什麼呀？」這樣慰人，同時也是慰着自己。

「畢業對於自己本身原不成問題，可是三年的光陰，和費了家長不少金錢，連那張「紗紙」都取不到，你道慚愧不！」他伸開手掌，又收了回去。「就是遇見朋友吧，他問你：『今年畢業了吧？』你怎樣回答？！」眉頭緊緊的皺着，

「假設真的失敗的話，我決定離開廣州，逃亡。他繼續說。

「還是創辦小學吧。逃亡！逃去那里？國家雖然這麼大，可你立足的地方不容易找

的呢！」

「創辦小學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城市，不行！在鄉村沒有信仰，讀的人也成問題，——我的鄉裡的小學校只有三個學生呀！」他笑了，同情的笑。

電燈漸漸地吐着強光，無疑的人們已睡覺了。

「煩惱也沒有用呀，還是自己的力量來搏取成功。——很夜吧，電燈胆快要燒了，睡覺呢。」

雖然沒有多風，皮膚已感到了清涼。

病！

萍

廣雅的一日

沉重底腦，像給千斤的鐵塊，壓蓋着，要想掙扎起來，終沒有這些能力！爬起來，又給倒落下去。

事實不容許我否認；每個器官都告訴着我，「病」底魔鬼，又來抖纏了！精神在命令着我；只有死屍般直躺的床上，眼巴巴聽着，健康底同學們愉快的，有節拍的，木屐聲，慢慢地離開宿舍遠了，遠了！巨長底宿舍，終於漸漸地沉寂下來！

窗外，芭蕉柔綠底葉子：給微風追逐着，輕輕地躲避着，釘着她底金黃的太陽，這

美麗的春天底感覺挑撥着我底深心，更感着了寂寞！難堪！一陣無理的嫉妬，苦惱，底情緒，又湧上了心頭！可是我也不知爲甚麼會這樣的燥暴？無聊！

躺在床上，總是這麼胡思亂想！終不能安靜下來。

「像你們修道院般底古院裡，有誰來看看你？你還是到醫院去吧！」

年前C來安慰我底說話又在耳邊响着了，寂寞，有誰來看看你？……真的，這古院給我們病着的人太寂寞了！這樣的痛苦，還是真的去醫院吧！我想着，想着幾乎決定了，然而，正待爬起來，一個痛苦底印象，永不會使我忘記底印象，湧上我的眼前，又不期而然地：使我倒下去了！

年前我病了的時候，那糊塗的校醫！苦透心頭底「金鷄納」……我着實不敢再去嘗試了！

「有誰來看你」？啊！這無上的安慰呀！現在也聽不着了！寂寞，寂寞！還是安靜地睡一回吧！我像發現了甚麼真理，拉上了棉被，數着跳動底腦根，漸漸地，漸漸地忘記了一切了！

今日聯想

劍魂

一、水荒

我們貴國是一個災荒的國家，今天的廣雅也鬧起水荒來，原因是游泳池放水。因此，很多同學都說要「乾洗」了。

但大約說來，「乾洗」總不及「濕洗」好！（注意，這不是洗衣，是洗面。）因為「濕洗」總有水潤過面部，精神得多。

總之，我們沒有水用真不過癮了！

又想，在很多地方，正在鬧着水災的，有些卻旱災了！在那些地方，慘狀真的慘不忍看！「人吃草根」，「人吃人」！那些古怪而令人聽了也伸不同舌頭的悲劇，就在那兒演出了！

災荒總是可怕的！這間素以：「電燈不明，水喉不清，電話不靈」的「三不」學校！我希望學校當局快點向政府商量加以改良才好！尤其是「水」這問題，自來水管理處應特別通融，這人數衆多而經費有限的環境。

二、飛機

晨操時，忽然飛機聲軋軋在頭上飛！同學們都仰起頭來看！有一位同學說：

「中國的飛機總是在國內飛，見了日本的飛機便不敢發作了！！」

一個立刻反駁：

「他們練習呢？不練習更不行了！」

於是我就聯想到在日本佔領東三省時搶去那些飛機！他們用紅色打一個大圓蓋了我們的黨徽！令人疾首！但我又疑惑！爲什麼中國這麼多的飛機，任人們把徽號改換呢？爲什麼沒有「凌空作戰」呢！

我後來又想：大約……吧？

呀呀這些是大人們的事（？）小民何苦多管呢（？），於是我就無言了！！

廿六·四·廿日夜深

夢——逃生

廿陰

85
彷彿我還沒有死去；整個的死去，然而我心頭上，時代鞭子底撻痕，任是把我化爲輕烟薄霧，焚作紅爐餘燼，永難湮滅，瀛海裡一切的一切；貧，富，罪，慾……還活生生的，展顯途前。

佃農底嚎啕，失業者底顛沛，流離·弱怯者的怨號……響徹了荒漠底原野·
血在流，氣在喘，勞苦的大眾，那個不在給金錢輾壓着他們勞苦底生命，魂靈·
「是權勢與金錢混溶的世界了！」

……

這是昨夜底深宵，說起來我還有些害怕，忐忑·毛管也會悚慄，那是一個從沒得到的畸形惡夢——

歐洲來了一個資本家的使者，無辜地把我——和許多像我那麼年青力健的兄弟——誘到了一個陰森的大陸，那裡，一切都對我陌生，陌生得使我悚慄，我開始彷徨，悽愴，見不到父母兄妹了，見不到可愛的國鄉了，祇帶來同一命運的弟兄，一樣地和我流淚，頓足——心裡迷惘着，逃到那兒去？

五年，一千八百二十五天，我被囚到了煤礦底深窖，和那些兄弟，癩着肚，咽着氣，再見不到半絲兒天日，在洞裡踱着我們底悲途。

有一個人，他拿着皮製的鞭子，澹慘的豆油燈光下。我工作怠了。正想放下鐵鍬休息一會，于是我的背脊立刻便感到，陣熱刺，透到心裡，淌下了淤紅的液體，忍痛着便要拿鐵鍬，往堅黑的壁上鋤，鋤……

晚上睡到窖場的一角，不，那裡簡直不知晝夜了，我們祇斷定油燈熄後，便是黑夜

，于是一天的困勞便在這無邊的幽闇裡沉沉消滅。

記得油燈亮了，拿皮鞭的那漢便送來一碗冷飯，幾根骨頭。看來飯粒之上已有一些綠色的毛茸了。一股刺鼻的羶臭，惹得我喉癢欲嘔，幾次我想把碗摔成粉碎，但我腦裡便立刻浮起一塊可怕的影痕，肚子裡一陣寒，一陣熱。手有些軟，頭有些暈，不得不把飯苦苦的往嘴裡送。

然而日子是一天一天的在我們絕望底生命上偷溜過去，慘苦的生活是過慣了，礦窖漸漸兒潤了起來，接着新進了無數的異鄉兄弟，一樣地和我們呻吟着，受着苦……

這使我起了莫大的驚慌惶惑。我漸漸覺出兄弟的臉上蒼白起來了，他們的手和我的手偶爾相觸的時候，一種像毛性的物體在皮上拖過——生着毛了。啊！世外的人是什麼樣兒？我可不知道。

我腦裡印下了多個不可磨滅的印象；幾次在我遠些的地方，倒下同來兄弟的軀體，老鼠在他的面上噬臍，他也不動。

後來我驀地起了一個斬釘截鐵的意志。

油燈熄了一切死寂，我再聽不到有任何一種聲息時，便拉起了鄰床的阿富，一步，一步，小心地跨過了煤堆，越過車道，向鐵門的那兒爬去。

守門人睡着，靠着牆死了似的睡着，阿富把門開了，我擎着鐵鍬，然而心頭陡然起

了恐怖的悸動，手兒酸軟，呆呆的站着，阿富見我不濟事，便搶過鐵鍬，拼命的照看門的腦蓋鋤去——。

我們終於逃出來了，天上沒有月，黑越越的，祇星星在閃爍。

「往那兒去」？我想到這裡是一個絕無人跡的荒島，沒船怎渡得過對岸去？不禁哭了起來。

.....

「.....」鐘聲响了，晨興之號吹起，翻開被頭，我眼睛有些兒潮濕。.....
一九三七，四，廿二，脫稿于甘泉樓宿舍。

信

維 存

廣 雅 的 一 日

食完了飯，照例到校內四處散步，因為茶餘飯後聯同二三知己閒談慢步於蓮池之畔，樹陰之下是够有趣的。

我們走的路好像已成定律，總是脫不了在蓮池兜一個圈子，再轉過大操場，有時或到游泳池去走一趟，不然便彎了回來，走到號房去看看有沒信，這樣的生活今日并沒變更。

「壽伯，有沒有我的信？」從窗口窺見壽伯正架起眼鏡整理着郵差送來的信，我便這樣的信口問問，但旁邊的人也跟着問起來。

「什麼名？」

「N. P. T.」我答。

壽伯在那裡亂翻，面上好像不願我們現在問他要信似的。

「有，兩封。」說着便從窗口遞給我。

「啊！老N，有路了。誰寄來的？」鄰邊的老F因此叫起來，他知道我素來很少有信的。

「這是從家裡寄來的，」我指着中間兩行紅間的唐信封肯定的對他說，隨着又拿起另一長方西信封的來「這是一個朋友寄來的」。

「朋友，男的女的？」他老是喜歡嬉皮笑臉的捉弄人，我便在他手臂上細力地擊他一拳算爲答覆。

爲了很少有信，偶然地同時接到兩封，心裏總是不安的。但在朋友面前無論如何不能表現侷促，所以也像無意地和他們歸來。但在這段路程中，已不像出發時那樣高談闊論了。

洋信封是鄉間中學老羅寄來的，裡面除了道及近狀外，還涉及他的訂婚問題，看他

說心裏好像不願意似的。本來這問題可佔有我一些思想時間，但隨着却給家信壓抑下去。

「×兒知悉 吾家不幸，所業突遭意外之災，緣欲趁此時機，至鄰縣備辦貨物數担，以得應市，更爲求迅速起見，乃僱汽車代運。豈料連日天時降雨，滿路泥濘，加以司機不順，駛至××橋邊，突墜水中。各貨既全被毀，司機亦遭淹歿，此誠不幸之事也。邇來鄉中忽發現匪盜累累，晝伏夜出，搶劫時間。故日來本鄉日夕皆須派民團步哨，以防不測，至今雖未受擾，然各業皆因此更趨衰落矣。覓食惟艱，至此已極。爾在外宜勤奮儉，切勿多爲無謂之事，尤宜力戒已往浮躁之氣，庶始可成有用之人也。家中老幼均安，勿念可也。」

父示四月十五日

翻車盜賊，同時佔了我整個腦海，我們鄉中素少匪盜的，現在竟然累累發現了，這無疑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是人民生活不安定的表現啊，倘若大家豐衣足食，誰願冒險去做這些勾當呢？我懷疑着。

腦亂得很，平日說說笑笑的面孔，現在變成無精打彩了。

四月廿日

最後的一小時

雁子

夜深十二點的廣雅，還沒有完全睡着。

因電力過弱而昏黃得像惺忪睡眠的電燈，熄燈鐘响過後，電力一集中，便很瞿鑠地睜開了。穹黑的禮堂裡那四盞圓罩柱燈，像殭屍的可怖的眼睛，惡意地凝視庭的的林木，彷彿要搜索點生物的氣息來飽填牠那空洞的大肚皮。

在牠的背後，無邪堂也寂然無聲了，兩三個遲眠的孩子把報紙覆蓋了燈泡的四圍，只留一線白光照到自己的桌上，俯下頭匆忙地疾寫着，不時打出呵欠來。兩廡的廂房，只有枱椅留守着，却開亮了一百支燭光的電燈和牠們作伴。

冠冕樓上的玻璃窻上，有燈光，沒有人影和語聲。正對葡萄棚架的白石橋，在上弦月淡淡的清光輕撫下，甜蜜地安息了。倒是荷塘的青蛙不甘寂寞，躲在葱茂的水草叢裡，鼓起肚皮閣閣叫，代替了蓮韜館裡的撤去了的收音機，向嶺學祠內的前賢神主奏起夜樂來。

三個白衣人，把瘦削的身影長長地拖在排球場的泥地上，喁喁的語聲，似乎密談些什麼，各個的頭，又却都仰望着半邊的月亮，待得曼長憂悒的詩句飄過了醫院門前的竹

林，才証實了是懷鄉病者帶了滿腔詩情來看月亮的。

他們剛要回去，另外一批便來填補上他們的位置，那是乘夜來打槓架雙環，希望把瘦的身體鍛鍊肥壯，短小的軀幹弄長的。

穿過牆垣盡處的門口，講，易，西，園各列齋舍的每一個後窗，都透露出亮白的燈光，不時有一兩個短褲背心的拿了面盆，拖着木屐不丁驚破了長廊的岑寂，「月——微，照——海水……」尖起嗓子，爲着要把周圍弄得有點聲息，壯壯自己的胆量。於是，第一號浴室水聲花啦間，麵食部的第二批工人起床了，隨着是揉搓麵粉聲和「夜吊白芙蓉」哼起來了。

「老野」拿了大鐵鎖，剛到近門處，電鈴响了。「誰？」「我！」「我！」「認唔認得人呀！快點！」把黑漆大門掩開了一道窄縫，十多隻「夜航」倦後的「單行」魚貫駛進來，閣閣的皮鞋，把兩旁棲宿簷上的灰鴿嚇得拍拍翅膀。

巡到釣魚台，想起之洞碑亭有女鬼出現的傳說，毛髮悚然地折回來的「高佬」，把電筒向「老野」閃了幾閃，「老野」像有誰開罪了他似的噤噤着。剛把鎖匙交到 教官室去，轉身出來，望望二門那個啞大鐘，長短針正重疊在一起。

工友廚房裡的雄鷄，開始了不絕的啼聲。

脚氣

德如

昨夜行了點路，今日便不舒服起來；膝蓋是痺麻的，行起來老是要一拐一拐。原來膝蓋是腫了，足脛是肥了，經驗告訴我，脚重又臨在我的脚上。提起脚來用手指在脚眼的周圍壓了兩壓，即見有兩個小窩出現，不久才回復原狀，無疑地，我知道這是脚氣的鐵証。

脚氣的成因聞說是缺少維他命B (Vitaminb) 的緣故，但居於潮濕的地方亦很易惹起這種病症的。我想這次脚病一定是爲了後一個原因，我們學校到了春天太潮濕了，尤其是我們敝班。

脚氣不是一件小事，不只是膝蓋麻痺，行路拐拐便算，據許多人和許多書說；脚氣過了膝頭，歸到心臟，是要致命的，那即是叫做脚氣歸心，十不一救！這樣真够使人恐怖了。身歷其境的我，每想到這些話，便震慄起來，倘若真的因牠而和死神見面，那太不值了。所以每行一步便感到不舒服，不舒服便令幻想起脚氣恐怖之處來，這樣真要終日爲脚氣而憂心了。

爲了怕死得不值，我時時便走去問曾經脚氣而醫好的人，請教他們的藥方，「你的

脚氣是怎樣醫好的？」見到相熟的同學便問。他們的答覆多了，有說食眉豆好的，有說食花生煲禾虫乾好的，有說食煲豬脚好的，有說食鯉魚煲紅豆好的，有說食粗米好的，更有說食燉虎膠好的，真是寫不勝寫。因為脚氣也分開什麼乾脚氣和濕脚氣等許多種類的，醫法當然因之而異了。這樣又使我徬徨着；我該食眉豆呢，還是食煲豬脚呢？還是……自己一點醫學常識也沒有，真的沒奈何？

爲了解答自己脚的醫治問題，喫完了晚餐，便一溜兒走到醫院去，那時人還不多，不致等煞人，好容易便輪到我受診了，醫生細勘脚脛一翻，並不說是濕脚氣還是乾脚氣，只叫我食眉豆便得了，最後她介紹了兩種藥方一是打脚氣針，一是食維他命乙的脚氣丸。這樣總算稱心而返。

途中遇着老李，他見我這副模樣便問起來，我一一詳答了，他便說：「是一了親戚告訴我的，他說無論什麼脚氣，只要食足七日眉豆便會好了，這是屢試不爽的。但記住，七日，少食一日也不能，而且食眉豆期間不能食飯或雜食，眉豆中不許加鹽油或糖，只是眉豆」。

我一拐一拐的走回來，腦中又被這告訴的話佔據了，食足七日眉豆，眉豆中不許加鹽油或糖，這樣便好了。

我腦海裡的廣雅的一日

張錦鑾

人生和水一樣的流動，歲月和水一樣的飛逝；水流過去了，不能再回來！歲月跑過去了，也不能再回來！我自從離開了我底慈愛溫柔的故鄉後，不經不覺已消滅那四年多的中學光陰了，年來廣雅四週給我的一切，時常雖然會引起我于夜蘭人寂的時候，跑到鄰近宿舍的草地上或花間下，月色朦朧的幽靜裡，低首徘徊，思懷自己和家鄉的過去，幻想學校和國家的前程，週圍的景物，有時竟把我沉迷陶醉。然而却沒有像今晚所得到的那樣狂喜，都樣出神，那樣快樂。

當我在這碧天朗月的深夜裡，照往常地躑躅于花塲小徑的時候，忽然一聲一聲的喇叭送入正在俯首沉思的我底耳鼓中來，我頓時舉目四眺，先前那碧藍的天空，已薄薄飛來了一片一片的雲層，月兒和流星從這裡那裡閃爍着，我于這迷茫的景色中，才憶起了今天我們這個「廣雅的一日」，那能不引起我底快感呢！我在溫和雅緻的廣雅生活中，已經將近兩年了，一切給人享受的幸福我都感受到了。這個不可言傳的和諧的靈魂，這個理想的世界的幻像，完完全全的，在我心上湧現起來。我從未沒有覺過什麼經驗，這樣偉大或是這樣神速的。我不知道是什麼形式，什麼類似，什麼關係上的秘密使得我從這

個「廣雅的一日」上看出一種無限的美。這種美使到我狂喜，使我出神，使我充滿着生命上最寶貴的靈感，更使我得到人生重大的意義。然而我始終不夠用一個概念包舉它——這個無物可表現的權力，廣大；這個無物能含有的形式；這個爲人類覺得但似乎自然還沒有做成的較好的世界的理想。

這個偉大的「廣雅的一日」呵！你今晚給我這一個永遠不能磨職的快樂的印象，我該多麼地向你感謝啊！

一九三七，四，廿一。

聽慣了的舊調子

叮噹！叮噹的上課鐘聲早已經响了，同學們仍是在課室裡忙着最麻繁而又是最懼怕的數學。然而時間一分二分的過去。大概距離上課鐘聲有十分鐘多了。

「笑臉虎一定有什麼事了。怎麼還不上課？」

「好極了！好極了！」忽然許多同學舉起了筆非常愉快地歡呼。

「哼！我早盼望着他的眼睛瞎去了，你看！習題是多麼多而繁呢！」我們還有時候去看書籍？」

「什麼？你那麼毒心，」

大家搶了說：「很喜歡他嗎？是不？」

哈哈……這盡不是的。

時間又一秒一秒的過去，這時雖然還有些同學在抬高頭，含着筆，伏着檯，托着下巴，支着額，去運用他已倦了的腦子來想着與他們生活距離很遠遠很的代數和幾何，但已有大多同學離開課室在樹蔭大傾談了。

驀地，X先生的黑影從南便波樓的小騎樓下閃出來。他的嘴唇仍是抑開着，可是那裡却沒有一個人，大概他見了自己手拿的那本已熟了的代數暗笑吧。

「啊！來啦！來啦！難猜了。」

「你們都不會想的，一堂數學是五六元之鉅呢，他怎肯放棄？即使病，除非跛了一步不能行時他總是要上堂來的，」

「哈！真沒法了。」

「你們要萬二分注意；這章考試一定有的，倘若不做得爛熟時將來會考最容易失敗的，同時升高中也重要，」

這類考試，會考，升學的一套調子，大家聽得慣了，自然大家只有嘲笑，歎氣，可是並沒有說話。

他開始講授不是整天都是「 1000 幾 1000 幾」，以什麼爲底又以什麼做對數，這樣說來說去都是如此，大家越聽越苦悶了，有些已經困倦去而睡下了，原來大家聽不出什麼來，即使平常好數學的那三兩位同學感覺到顎然。大家已不能耐，便嘈雜起來：

「不懂呢，不懂，怎嗎這樣呢！我們的腦子盡被你的 1000 底，對數鬧得麻木了。」

「那裡不是呢？你們老是『一心以爲鴻鵠對至』其實講一千一萬次你們都是說不懂的。」

他總是講，大家總感覺煩腦。時間走得太慢了，很容易才的過去大半堂，他的粉筆也停止塗畫了。

「留心！第二段期考馬上到了，」

大家一聽到他這樣說，便很迅速的要求了：「試題淺些才好啊！並且多一點時候」，他彷彿獲得大勝利似的，抑開唇吻，兩條粗的鬍子同時也隨着去了——其實這不過是冷笑，他便從容說着：

「你們常常到說沒有時候，這不過是你們太懶的原故……」

「嘩！每天都有十數或二十條習題還算少嗎？」

「你知道我們在中學時代怎樣嗎？那時刻刻都計數，而且教師還要我們購出幾本來做參考，而參考書的習題也計過的，所以我到大學考入學試時雖然一小時計十數多個題

目畢竟我因為多做的結果，所以很容易考入去了，你們還敢要求什麼？這全是愛護你，倘若你們把習題多多做完那麼一小時的五條題目那有做不去的理由」，他依然是以他青年時所處的時代來做現階段的青年準則。

「你害了我們吧！那有愛護？」一位同學暗暗地說着，並且把眼睛盯了他一眼。

「……………」

「下課了，今天的一個習題好快點做完。」

「唉！又來一個了，」同學很悲哀地搖着沉重的頭，結果課室裡充滿了由同學們心裏吐出來的悶氣。

看過「生死同心」後

知 群

本月二十的那一晚，我應了友人之約，同往新星戲院看偉大的生死同心一幕，看完了這幕戲後我就發生很大的感想：（一）軍閥時代的黑暗；（二）勞苦大眾幫助了革命成功。

現在我就先把這兩件事依着該片本事敘述，然後再把我的感想寫述吧。

在該開車始就有犯人李濤逃監事，在他忍不着過奴隸牛馬的生活，不滿軍閥那樣

暗，所以毅然逃走，但在他走逃後，那些狗官吏，豬兵士，四出亂撞，竟瞎把良民拿往代替，雖然經他的妻多方營救，但也無效果，他過着幾年的非人生活，痛苦不堪呢。過了相當的時日那真的逃犯已知道一切，所以他一面幫助他的母親生活，同時也和他的妻到各地宣傳革命工作，一天遇到革命同志，于是更積極做宣傳工作，各地民衆都有相當的覺悟，可是不幸得很，他又被捕入獄，而他在獄中也宣傳，後來走脫，引革命軍攻城，把軍閥打倒，統一全國土地。

由這片的事實，很足以反映現在，我們知道：現階段中國的官吏，封建氣味還很厚，對於勞苦大衆的剝削，天天加深，這不是軍閥時代黑暗的表演嗎？漢奸憑着敵人勢力，在內地走私，販毒；敵人不斷的加緊侵略——綏察增兵，文化提攜，經濟提攜。引起全國民衆的覺悟，于是請政府嚴辦貪官，武裝緝私，焚毒，同時自動組織抗敵救國會，喚醒民衆，並和政府合作，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全國已達到真正的和平統一，這不是與軍閥時代的民衆覺悟一樣嗎？

在民衆已有堅強的組織，相信政府有相當的準備，不過希望政府早日出兵收復東北失地，使青天白日之旗重插在我們的東北，那時與革命北伐成功，黨國旗飄揚全國，能前後輝映，倍添光榮！

軍訓

列 浪

在今天補受軍訓開始編隊的時候，到的人很少，三分之一也沒有，軍訓主任帶點怒地說：「今天不到編隊的，就要在九月一日和高一的老同學一齊受集中軍訓三個月。」的確，一向以來，我們對於軍訓都是討厭的，然而，我們所以討厭軍訓，並不是討厭軍訓的本質，而是討厭軍訓以往在中國所表現出來的形式。

老實說，軍訓我們並不反對；相反地，我們正需要軍訓！

因為，在民族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兇暴侵略下的中國，中華民族的存亡，已經到了最嚴重的時候，「然而，我們尚未死，我們全中國人尚未死，在未死一刻以前，我們不忍眼見着中華民族在敵人手上消滅！在未死一刻以前，我們不能眼見着自己的同胞去做亡國奴！」爲了這，我們需要抗戰，從五年來血的經驗中所獲得的偉大的教訓，我們中華民族的出路，也就只有抗戰！

我們是民族解放抗戰中的一員，我們需要有抗戰的知識和能力，因此，我們需要軍訓，我們需要能够在抗戰中應由的軍事知識動作的軍訓！

一九三七，四，二十，

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

辛 奔

本來是個平凡的日子，但自己負上了把這個日子裡的廣雅生活留下個面影來的責任之一部份，一切學校規定的生活雖然沒有兩樣，多了些責任上應做的事，就覺得不平凡。

早上七點半，和往常一樣，由「天既係——生人——何生恨？天既係生恨——又何生呀呀人?!」[Aha——ha! Kissing, 等混和的鬧音把我叫醒。伸一伸懶腰，「今天是廣雅的一日呵!」這個念頭突地從腦門閃過，全部的感覺神經，也似乎特別靈敏起來了。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才子」「莫遇」的悲憤吟誦聲，使我霍然起來。站在廊前洗漱，仰望天宇灰雲漠漠，很為不睛而擔憂。過了九點，大陽出來了，熱烘烘的，已有初夏的景象。這一來，却苦了這個「新進」的小胖子，一天裡洗浴五六回，還不能止那涔涔而下的汗水。

上課時，心兒實在有點「外驚」了，恨不得鐘聲早嚮一刻就自在一刻!

「廣雅叢報」第一期印好送到了二百本，「先睹為快」立刻跑到自治會辦事處去。拿過來一看，潔白的封面多數染上垢黑的手印，印刷技術的拙劣，不禁為之大大生氣!

「訪問組」各工作同志出動的結果，都相當滿意，不少粗識之無，或久絕紙筆的工友，都肯爲我們執起筆來了。其中有些話雖多而寫不出的，經過懇切的詢問，也很樂於娓娓地詳告我們。還有什麼比他們自己的生活更能引起他們的關心的呢？

因爲各事都已大致就緒，居然有空和他們大說風涼話了。向晚熱消，南風迎襟吹送，憑欄閒談，是一天裡最快樂的時光。夜後十一點，我又要把筆停下來和老吳訪問甜品部的夥計去。因爲已經關了門，沒有結果。

打瞌睡

例 浪

在上課的時候，我們總有少數同學打瞌睡或者看其他的東西的。

其實，我們並不是有意的想在堂上打瞌睡或者看其他的東西。確實的是因爲那些功課對於我們太沒有興趣，沒有興趣我們就只有覺得疲倦，疲倦便只有瞌睡或看其他的東西。

在現社會制度下，你沒有錢，你就進不得學校。然而困難的進了學校，又要受這樣的的教育，這使我們多麼的憤恨呢！說要受基本的知識，在小學初中我們也總算受過了九年，現在是高中二仍然的是受基本知識，這算什麼？

這種的教育制度，根本的就有作用在裡面。因為一般老百姓的孩子，是沒有辦法讀十幾年書的；因為他們沒有錢，他們的錢被少數的人剝削去了。就是一些能夠讀十幾年書的人，也就只學得了一些基本的知識，一些不需用的東西，這麼一來老百姓就只有服從他們了，受了他們的剝削壓迫也不知道怎樣去反抗了。

他們的希望是如此，然而老百姓始終是要和他們清算的！老百姓會怒吼的！

一九三七·四·二十·

是誰送掉他呢？

黑蜂

「老黑，你身上流出的汗太多了，可休息一會兒！」老梁拭着自己身上的汗，作介紹式的說。接着，我和幾位同學也從了老梁的話了；然而在強烈的太陽和身上的燃燒下的汗，仍然繼續地不斷的流出，我們這群人爲了驅除牠——汗起見，由老黑從議到對面的樹陰下乘涼。

經過了十餘分鐘的拭汗工作後，老梁自動地鼓着他平日如簧的舌，倉卒地說：「喂！你們願意聽我的故事嗎？」這一句話衝破了沉寂的空氣。我們聽了這靜寞中的調劑品，當然是歡迎的了。

「好，就具體的講吧！」老梁得了大眾的默許，油油嘴，豎起了右手的中指，表示喚起人注意，然後不客氣地說：「現在講了。在鄉裏，我家隔鄰的一家，有一個是我小時無意識的一位忘年交的朋友，他家裏雖然還有一些遺產，無疑的現在也淪於下等人家了，他父親是一個勞苦的工人，所以他在小學唸書的時候，爲了不敢負雙親的期望，每試必列前茅，成績之高，冠於全校，到小學階段踏走過了，便竭力地請求他雙親的本意，欲力圖上進，結果達目的了。他得了這個絕無僅有的機會，更加努力去循着中學的途徑跑。湊巧，他所入的學校是對於成績高的學生，有甚麼銀杯，銀盾等獎勵的，他一面爲了使不負雙親的期望，一面又存有奪取獎品的野心，於是不辨時候的老是執着書本死讀，他那本來的天真活潑，便在這個引誘迷蒙的環境中，無形中消失了。然而，他還不覺悟，尤不顧一切的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準備去換取高的成績。……」

「後來銀盾有沒有得到。」老黑爲要快些聽到這件事的結果，將老梁的話線剪斷了。

「呸，快閉上你的嘴，讓老梁繼續說下去罷。」我將老梁的話線駁回。

老梁抹抹嘴，搔了搔頭，復繼續說：「他到了考試的時候，驟然被病魔纏繞了，而且很沉重。他決定回家醫治。他的父親，母親雖然有一顆愛兒的心，可是當中不免有一些咒罵，說甚麼懶惰，不長進等等的言語，在他呢？病本是沉重，加以這種刺激劑，和學校功課的牽掛，這益使他的病轉向絕路去，有一次我看他的病，在他兩眼微閉，身體

現得很倦還說學校的銀盾一定要取得，而床邊還放着課本哩！探病後十多日，他的噩耗就由鄉人的口述中傳入我的耳鼓裏了，唉！我的一個忘年交的朋友就此送命了，可惜——」

！老梁說完，眼望着老黑，老黑祇坐着呆頭呆腦，一聲不响地在思索着，一會兒，忽然站起來說：「咳！這些銀盾簡直是他的催命符。」

樹的臥影掩蓋了對面半箭許外的小白牆，操場上一切的一切，就在我們這群人的眼簾和步伐的移動中撤下了。

試前漫寫

烈燄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

是南國的天氣，太陽放射出熱烈的大箭，整天兒在悶熱裏浴着。

傍晚，吃飽了肚皮的一千五百多的細胞，在廣雅的腹裏鑽動；打波，散步，游泳；我伴着許多的同學跑到四周去欣賞一切。

「唉！抓艇：真快樂！真好玩」我說着：

「媽的，抓甚麼，門禁更緊了，」

「真的，遭了，真是監獄裏的生活了，」

「不怕，沖出去吧，多人，團結，就得了，」
第三者的李君心兒有了熱了，

「那麼，我們出去看看吧！」

「也好……」

這時，大門在開着，百多個的同學在動着個個的眼睛兒望着外面去，有點兒在興奮發光。

「沖吧，媽的，怕甚麼，」嘈雜的聲浪湧起來。

「打佢，沖吧，大飯桶的丘八，怕甚麼，」又一陣的高聲。

「去吧……」校警在無可如何中放走了。

停了一刻兒，洶湧的呼聲又送出了二三羣的堅強行列。

「喂，回去吧，看甚麼？」我說

「去吧！明天考試了！歷史，公民，」

「……真倒靈！又要補考（註一），一次都未看，」

「……我也一樣，」

「看也沒有心機，課室的燈像監獄一樣，」

「再行吧……」

徐徐的步伐伴伴談話的聲音，好快把廣雅繞了一個周圍。深濃的暮色朦蔽了遠處的景物。

「叮噠……叮噠……」專施時間的大鐘在怒吼了。

「喂，What time?……」

「……媽的，真快，七點了……」

「自修堂了，真討厭……」

「……回去吧，點名了……」

「……」

淡暗的路燈掩蓋了朦朧的殘暮，照耀着我們的回去老巢去……

課室的燈光有點特別，比從前光得多了，當然，用煤氣燈來補救，這算是我在這裏讀了三四年的特有事實，也是破天荒的了。

白亮的火光刺入了我的眼球，皺着了眉頭，兩顆眼兒變了二條尖細的線縫！

同學們多在課室了各人都在那兒準備明天的補考，喃喃的聲音充滿了整個空間。

「……真勤力！一世仔（註二）……」我說。

「當然，一百分的……」行人回來的插嘴。

我匆忙地跑到自己的枱位，取出一本歷史來，眉頭皺起來：

「……真討厭，考甚麼都不知，真懶鬼，」
我取了一本書請問一位李君：

「……考到那兒？那兒起？請說我知，謝謝！！」

「你看吧，第六章起……」

「唔……」我一面看一面暗記着。

「一直到第十五章，七，九兩章不考，」

「怎樣多的，真發悶，沒點兒心機，」

「怕甚麼，偷書吧！那多的書，鬼跟牠看。」

「不能，主任呢！……」

「也許是，但……到兒才算。」

悶熱的煤氣燈把整個課室燒熱起來，蚊蟲兒像蜜蜂樣在狂吮，叫人真討厭。

「唉，不及格才算，真熱，蚊又多。回宿舍去吧，一位同學在說。」

「也好，不看了，」我同情。

宿舍裏的同學也難工作的了，揮扇，拍蚊，幾乎廢去整個時間。同學們在大聲談笑

109
着：

「……歷史，真討厭，複雜……」

「看甚麼？……」

「你勤力，當然啦！看熟了……」

「一次也看不完……」

「衰仔看了一次的……」

「是呀！衰仔看了一次的……」六七個同學大聲起來。

「公民呢？……」

「怕甚麼？那光生够鬆的，出書吧……」

「也是呵！大家團結來，大家通氣吧！」

「睡吧！補足精神來……」

「那麼熱！悶死人了……」

嘈雜的聲音和着嗡嗡的蚊聲在交響着，火熱的悶氣，慢慢吹來微薄的晚風，吹進了每個人體的細胞裏，反影出清涼的欣快。

夜——漸漸沉寂下去了。宿舍裏特別發光，那時已經是十一點的光景了。同學們的鼻鼾聲在交響着……，

(註)一：因爲高一級放假修理宿舍，故現在回來補考第一段，

(註)二：是本校的通俗名詞，即談別人一生人的最好時候的意義。

有趣的一日

羅澤平

噹噹鐘聲打破了甜夢。

沉寂的空氣包圍了大地，一切都顯示着靜穆幽森的情景，雖然田間不時傳出閣閣的蛙鳴，而却是加重沉寂可怖底元素。

初夏的天氣，太陽老早便從東方爬上來，施展牠底光芒，普照着大地。一陣初夏特有的涼風吹來，正是闡明清早的時光。

宿舍上仍然是沉寂，蜘蛛的蚊帳直直地垂下，有時得着涼風的拂送，皺上條條的波紋，同時隱隱地發出複雜而不同調的鼾聲，像是遠處送來的交響樂。

噹！噹！噹！清脆的鐘聲打動四周圍的空氣，傳到各人的耳鼓，於是漸漸地嘈雜起來，履聲，脚步声……一分鐘前的沈寂，現在不知所去了。

「媽的，這可惡的鐘聲，打破了人家的甜夢。」C同學在牀上發怒地大罵起來，但是，儘是在罵，終要屈服在鐘聲之下，懶洋洋地翻起身。

XXXXXXXXXXXX

騎牆派的同學

不知怎樣？有些同學老是厭惡走出操場晨操，於是應時產生了一種「騎牆派」(?)出

來，情形是這樣！晨操的鐘聲噹噹地响亮了，他們便振起了精神，扯扯衣角，抽抽褲腳，趁着主任走出課室門的一刹那，撲地一聲從窗戶的短牆跳出去，跟撲撲的由少而密，五十多人轉眼不見了三分之一，剩下的同學，大家相視作會心的微笑。

「立正，向左轉，開步走」值日生循例的叫着口號。

突然的，屋角下閃出了幾個不同的向同學們睜着的鬼面。

××××××××××××

靜寂的課室

「各相當各角相等，各相當邊所成比例也相等的三角形叫做相似三角形」X教員口講手指的劇烈地教授，額上的青筋鮮明的突起，口沫連珠砲般洒下。課室的同學，確是肅靜得無半點兒聲息，於是他——X教員越說得起徑，幾乎弄到聲嘶力竭。

幕地裡，嗤的一聲從課室中的角子裡的坐位發出。

「什麼事」？不得不停止了教授厲聲地喝問。

X教員看看沒有結果，於是繼續地發揮他底幾何定義。課室裡更靜得可怕，沒有人敢勇敢的答覆，祇是睜着驚恐的眼光儘是不停地蹣着，

不久，一顆紙團又在眼前閃過，恰巧落在地上，他急急地俯下去拾起來，折開一看：「×××，請你傳天孫之女給我看，我已看完了愛的錯綜，剛才你在看什麼書？請即覆

，並請即賜下天孫之女爲要」天呵！那怪這樣肅靜！

××××××××××××××××××

飯堂上

熱烘烘的飯香，一陣陣地吹進鼻孔，肚子格外覺得饑餓，巴不得立刻把牠吞下去，可是越是心急，時間好像越是牽長。雖然是教員在講壇上說得如何重要，但是人人却心不在焉呢。

好容易才聽到下課的鍾聲，於是不管一切，蜂擁般跑進膳堂，跟着碗聲，筷聲，轟轟地震天似的响着，活像一羣饑民！

眼巴巴地望着桌上一碟碟的饑菜，口水幾乎掉落地下，不住的敲着筷子準備着，心急萬分。

時間一秒一秒的跑去，漸漸地走到緊張的階段。

「一、二、三開動！」十六隻筷子一齊往碟上鑽，看得着睛有點兒花亂，霎時滿載着肉的碟子上，祇餘下殘菜賸汁，真是狼吞虎嚼的英雄好漢！

「G，今天的成績怎樣」。同學含了滿口白飯努着咀說。

「成績？意外的收獲，這不能不歸功在三角學上了」

「什麼？食飯也應用數學去？」K疑惑地問。

G得意洋洋地解釋今天所應用的角度，怎樣肥肉準會到口，永不落空。

R現出羨慕的眼光瞧着G。

但，D君在板櫓上儘扳起苦臉，啼笑皆非！

××××××××××××××

寶貴的時光不絕地向前滾，正像飛鳥掠空，一捉已渺。我們要抓實了這痕跡，不要讓牠平常地跑去，看看今天是這樣，明日變怎樣？

今天是這樣有趣的過去了。

一刻間的騷動

童言

「課外活動」的上堂鐘响了，我們在宿舍前玩着排球；突然，有三數同學在「東齋」前看着，說着，指手劃脚的向着一張大的佈告。我們為好奇心所打動了，急忙跑去一看，便見佈告上所有的內容：

漢謀杯籃球冠軍準決賽在中青會球場舉行

本校對市一中 日期：四月廿一晚八時

入場券代售處：

本校合作社

券數無多購買從速

價目

原樓下三毫
價樓上二毫

半樓下毫半
價樓上一毫

啊！這是多麼榮譽呢，若果是這一場勝了的話，不是又一個冠軍了嗎？看呀！我心在這樣的想，於時便向在旁的湯君道：

「看嗎？這一場大概是很緊張了罷！」

「照兩隊實力看來，是必有一場劇鬥才可以分出勝負的，

「還是看看好！」湯君小心的回答，於是我便開着快步跑上宿舍拿錢，當來到合作社買券的時候，已見很多人在這裡擠着了，裡面發出很大的聲音。

「樓下是毫半嗎？給我買三張」

「樓上的五張，這是一元的鈔票找回五毫我！」

「怎麼？給了錢還未給券我。」

好容易才擠得入去，買了券，擠出來的時候，又見一批批的同學也聞風而至了，一個同學向着另一同學道：

「還有嗎？」

「樓下沒有了，樓上還有罷！」那一個同學爽快的回答。

「唉！老黃，真可惜來遲一點了」，那個同學像埋怨般說。

跟着，吃飯了，快動作了一回，算是吃完了，再跑到合作社去看看的時候，就見有幾個同學在這裡望洋嘆興了，因為入場券買清了啊！

於是這一刻間的騷動，又平復原來狀態！

今天的歷史課

健飛

今天天氣很是悶熱，特別是下午。同學們都覺得異常厭倦，所以每一堂都有些人不到教室去上課，這是事實。

討厭而悶熱的下午到了；當第一堂的體育完了以後，接着便是第二堂。叮噹的鐘聲

響了已經過了兩分鐘，但仍是只有我們六個人坐在教室裡等着教師來。不久教師到了，一幅絕不露笑容而絕不講閒話的臉孔就站在我們面前，一聲不響地就開始講馬其頓王國；同時又在黑板上寫着：(The Kingdom of macedonia)

教室外是一片混雜的木屐聲，和颯颯的葵扇聲，漸漸自遠而近；接着三兩個的同學來了：只見手裡拿着葵扇；打開胸膛而露出雪白的背心來；入教室時搖擺擺的好像一個大富翁。

至於他們入了教室後的第一步工作，並不是即刻去留心聽講，却無論如何硬要檢查一下點名簿，他們真好像是幾位督學先生。每次都是一兩個地來，而入門的第一步也是首先走到講壇前去翻閱點名簿。而每翻閱一次，教師老是從眼鏡裡偷看一次，大抵恐怕同學們作怪，而連前一課的也改了；甚至連別的同学「不到」和「遲到」的記號都改了。然而教師偷看的姿態却令我們發笑；他的身體是直挺挺地向着我們，口裡一面又講着教材；但那眼鏡裡的兩眼呢？黑色的瞳孔是斜在一邊，不轉睛地釘在點名簿上。然而教師只管偷看，不過遲到的同學仍舊不斷地來，而且翻閱點名簿又是一回不可免的手續，所以最後教師真是弄得沒辦法，於是他索性將點名簿拿在手裡，就這樣的拿到下堂。但教師這樣也是一種絕好的辦法，因為既拿在手裡，學生們就不好意思去「改到」了。

教師講到「腓尼基」便讀做「非呢基」；有時又講到「亞細亞」和「羅馬」這樣的名詞便又

讀做「鴉西鴉」和「羅媽」，隨着又在黑板上寫了幾個英文字。有些同學因為他的口音不正，所以往往發出笑聲。

同學們的書，十着八都是課外的書籍。教書只管講着歷史，而同學們却另在做自己的功課。有些因為支持不住，便倒在檯上睡了。汗由頸部流到身上；而口水也由口裡流到檯面；有的却凝望着窗外，似乎在想着他底 Sweet-heart；但也有的是很留心地聽講，但不過只限於靠近講壇的兩行而已。

總之，一切花樣都有，我的心裡越注意而越覺得可笑；而同時更聯想到整個的人生都是這般有趣的啊！

下課鐘響了，同學們都得不同的現象而回到同一的情形，就是：人人都仰起頭來了。教師也火速講完「馬其頓帝國的崛起及其分裂」一節後，便挾着歷史書匆匆地走了。後來我聽見有些同學說：「先生真會催眠啊！不，天氣太熱！」「啊，真奇怪！先前黑板不是光溜溜沒有一個字的麼？怎麼現在却寫滿了全黑板呢？」

抹了兩抹眼，挾着書本，拖着木屐，大家走了。

今天的論理學課

C S H

「好啦，我們現在講概念的內包與外延」他不激不徐地，一邊說一邊拿粉筆在黑板上

寫了幾句顯見比較從前方正得多的字——「內包與外延」。

是上論理學的課了，他——論理學導師——穿着夏季的西裝，襟頭上嵌了一塊小小的銀飾，反照陽光，閃爍有趣，提着油滑光亮的革履得得而來了。

他衣脚步剛踏入教室，「Morning, morning」同學們便異口同聲先先後後喊出這樣的話來，他底肅穆的面上一字般的雙唇微微一動，一個會心的微笑便顯現在我們底眼前。

「就概念上講，……」他抽出了紅色的鋼筆，點完了名，便不理三七二十一打開了書本講他的書了。

同學們聽書時的姿勢，有如百鳥歸巢般各各不同。當初大家都靜靜地聽講，後來，漸漸地後幾排座上有三五個同學談起話來，先前靜靜的教室給他們的言語聲點綴得有些吵耳，影響所及，他講書也有些妨礙了。他底聲音由高而趨向低，這不是他故意如此，而是因為那三五個同學的談話的聲浪把他的聲浪蓋住了。其後，連他底聲音也聽不見，我覺得奇怪，抬頭一看，原來他忍耐不住，索性不說而讓那三五個同學去說了，並且他還微笑，不過，這微笑骨子裏却帶點慘笑的成份，他底眼睛轉向一邊，不絕地注視着那正在談話的三五個同學，「上行下效」，同學們大家也就不期而然的轉過頭來望着他們，他們正說得高興，突然其中一個發見了大家都望着他們，於是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就低下頭去看書，談話暫告結束了，他像勝利般若無其事地又繼續講下去：「用言語把概念

表達出來，在論理學上呼做名辭，……」

大概是因爲他底胃酸過多張，正講着書，忽然胸一動，頸一伸，吞了吞噎，面部現出一陣痙攣；接着痰湧上來，他經驗地去找痰盂，找了半天找不見，於是跑出教室把一口唾痰吐到階前。回來，他說：「我前幾天染得了病，到現在還未十分痊癒，不能大聲講話，最好請各位靜些，不要談話，大家有益。……」

「好啦，我們現在講概念的內包與外延」，他在說完了一節或一段的時候，每每經常地不自覺地說：「好啦」兩個字，如果聽到了這兩個字，就可以推知他是把前一節或前一段歸結了，又將要開始第二節或第三段了。

下課鐘聲把他送出教室，「好啦，內包，外延，概念，……」的聲音還隱隱在空中振盪着。

四月二十日

南 牢

鳥聲亂鳴，把我從夢中驚醒，窗外已經現着魚肚白的色彩，同時遠方傳來「噹……噹……」起身鐘的聲音。

一溜煙走到洗盥室，水候乾涸到一點水都沒有，這因爲近日來游泳池放水的緣故。

真討厭；又要跑到廚房，這時大約已經堆滿了三四十個同學，都是忙個不了。然而在池畔邊的雙槓，已有多位熱心體育的同學在鍛鍊着體魄。他們能够在這優美晨光當中，鍛鍊身體，實在使我發生了羨慕。但是可恨自己做不來！

洗完了臉，踏進課室，主任來了。照例又輪席演講，今天輪到黃君，他所講的題目：「日本改變侵略方針後我們應有的認識」。這一類常識，我們是十分的注意。

機械地晨操，早讀過去了。這又要循例上課，並且是上數學，怪可怕。

「設一點點與兩定點距離之比……。」

數學導師開始授課了。但是引不起同學的注意，有些眼睛還溜到窗外看工人挑餘泥，有幾位同學好似還未睡醒，不停地打呵欠，導師的確講得起勁，但是同學的確沒有去聽，導師講得津津有味的時候；有幾位同學也正在津津有味地睡哩！

「老張，下一堂甚麼課？」

「體育！」

「真的嗎？」四眼陳驚喜交集了。他不停地觀看時計，他覺這一小時好比一日，甚至一年的難過，他這時的好似螞蟻在熱窩上不斷地旋轉，心神已經飛到操場裡去了！

「噹……噹……」下課鐘响了。我們好像逃出了監獄，尤其是四眼陳以「跪走兼並」跑到操場去了！

一堂又是一堂，這是最後的一堂——地理，同學倒也用心聽，但是同學用心去聽，不過因為導師除了講授課本之外，還加插一點笑話，舉動也來得滑稽，真有點似在無線電台講故事的老陳，而且有時動作像做戲劇一般。所以講書的時候，笑聲充滿了全班，連伏在桌上打盹的幾位同學也驚醒起來了！

鐘聲又响了！結束了一天的功課。「咪家」跑到圖書館，愛好體育的同學跑到操場，還有一部份同學輪到寢室實行「宰予晝寢」，他們都各盡所嗜了。

晚飯後，不能出校外領畧划艇的風味，也不能踱着士敏士道路到美華崗一帶，領畧一點「風景」，頗令我們感到寂寞，祇有和同學在校內散步，我們經過荷池，見有幾位同學正在入神釣魚。

「又釣得一尾！」一位同學興高彩烈地呼喊，他們臉上充滿愉快的感情；覺得的快慰，的確，真是別有風味，不覺也令我微微的一笑。

太陽漸漸變成血紅的火球向西沉了！夜之神趕走了光明的白日，鐘聲又催促我們上自修堂，新增加了一盞煤氣燈，光度增加了，但是熱度也同時增加了，而且還領畧得多少的臭味。光度刺激着眼睛，使我們覺得不甚自然，所以還不如電燈光明一點的好，但也聊勝於無。並且我們在這時討論着星期五開辯論會應辯論的題目和辯論的規則，各同學意見都不同，莫衷一是，實在這時已經是辯論會，無疑是將辯論會提前了！也許是辯

論會的前奏罷！

就寢的時間，有幾位同學又開私人談話會，怪討厭，惹人不能入睡，不久，他們以「我們今晚得到很大的收效」做結論。而我呢？也隨之昏昏入睡，又結束了一天。

脫稿於甘泉樓

傷感的一天

辛征

整天都給憂鬱的情緒填滿了心坎！

天氣十分晴朗，天空彷彿一個蔚藍的帳幕，環抱着大地上的一切。不過從疏落的木棉樹極間，探望過那遙遠的天角，那裡是輕輕地飄着幾片柔和的白雲。驕陽烈烈的照耀着，初夏的天氣是有幾分撩人入悶！

上午，一連上了三堂課，國文堂沒有心去聽韓愈的原道，便偷看艾蕪的春天。第二時的數學，我最感無趣的。

午飯時，大概是食慾不好，沒有食上兩碗便不想食了，近來都是這樣的，菜固然沒有什麼味道，就是米飯也是那麼粗劣，使人怪難下咽！

下午，接到陳君的來信，說近來爲了會考這樁事，老是鬱鬱不樂的纏繞在心裡。萬

一不能畢業的時候，他的前途更渺茫了。這使我更惶恐起來了。現在不是四月嗎？離會考的時期，只不過兩個多月，那時就考什麼中外史地哪；數學哪；英文哪……等麻煩的課目。我有渡過那個難關的可能嗎？

爲了應付這會考，在這學期剛開始的時候，我便決定一個應付這難關的計劃了。可是呀！我這缺乏意志的人，經過數天的興奮後，這計劃終成泡影了！我深深地知道，我是一個低能的人，尤其是那煩雜的數學，我是沒有緣和牠接近的，硬着叫我去記憶，非比別人加倍努力是不能的同時自己常常這樣去想：「一個人能忍耐和努力，總可以克服困難的」。但是這興奮，不上幾天，又慢慢地消沉下去了！這使我有什麼方法呢？

因爲我是一個沒有參加過會考的人，爲了要多得點會考的經驗，便從較自己年高的同學去探聽，請他們告訴我一點經驗和準備的方法，不過每次除了那「死記」哪！「多讀」哪……那些刻板的方法外，便再也得不到什麼好的回答，這徒使我增加了悲傷！

有時自己再退一步去打想：倘若我僥倖能畢業了，但能否會繼續升學呢？能升學當然是最理想的，不過在自己的家境上來觀察，可能的希望，實在很少，那時便要踏進社會之門，找職業做了。可是在失業狂潮裡，要想找到點職位，真比上青天還難，何況一個智識淺顯，意志薄弱的青年，初踏進社會之門。更感到人海是如何渺茫呀？

瞻前，顧後和檢討着現在，往往使我在心胸裡充滿了惶恐與悲傷的情緒……！

到傍晚到來時，假山上，湖心亭裡，綠蔭喬木下，都行走着納涼的人們，天氣仍一樣地使人入悶！

我帶着生疏的心情，和李君跑進狹黑的水喉工人住的屋子裡，爲了要採訪點關於他們的大概生活，但這在我是第一次的，這給我什麼收穫呢？不過這次的訪問，使我感到很大的興趣。從我們的問答間，便大概地得到他們生活的縮影：他們都是中年人，每月的工薪有限，生活勉強維持下去，但工作的煩雜，而精力是有限，這使他們更感到不少的痛！可是他們仍擔憂着！萬一失業時，生活便不知怎樣去解決呢！

世界上原是這樣的矛盾的：一方面是終天掙扎而得不到一飽的人群，一方面正不知多少那些終天過着「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生活的人們。這界限是很分明的。這給人們什麼感想呢？

晚上，當我躺在床上時，萬感交集於心胸，但我仍不能了解這渺茫的世界……！

候信者

駒

早飯後，我和A君往週遭散步去。最後，走到會室，看見號房那邊站着許多人，在傾耳側聽。我覺得有點奇怪，便問A君，A君說，這一羣是候信者啊。

『李維國。』遠遠地聽見這樣的叫着，似乎是老年人家的聲音。

『壽伯，拿過來！』跟着，便看見一位同學，手裏拿着一封信，笑微微地走開去了。不久，這一大群的人也各自散去了，眼角邊似乎帶着一點失望的痕跡。

是的，有時把一件緊要的事和家中商量，寄了一封信出去，便又焦急地盼望着家中的回信；或者有時把給情人的信寄發了，也同樣焦急地盼望得到情人的玉音。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可是如今祇落得一個空，並沒有接到家書，也沒有接到情人的覆信，你說失望不失望呢？

要是那些從不曾寄過信給人家，而先前也站在號房那邊候信的，那真是無聊之至了。

本來，假如有朋友，情人或家裡的人寄信來給我們的話，那號房的工人，自然會把信分班派來，但有些同學老是天天站在號房那裏苦苦的等候，這又何苦來？

『候信者』這個名詞也許大家聽了會覺得是新奇吧。但是在我們的廣雅，却並不覺得稀奇，候信的現象在廣雅已是司空見慣了，不過，今天偶然給我發見，所以特地寫了出來，公之大衆。

廣雅的怪現象向來很多，候信，不過是許多怪現象中之一而已。相信這個現象祇有我們廣雅纔有，別的學校是沒有的吧。

鬥士——厨子亞毓

頤頤

下了課，我正坐在門前那株濃葉密枝而卻又不甚蠻大的槐樹下。太陽伯將那一張震怒的面孔緊逼地閃出他的盛怒的面色，從那有些疏漏的樹葉罅裏，隨到地面上塗成一株倒影。

帶着剛強而又柔和勁兒的南風，打從朝南那座灰黑色的廚房的屋背脊斜掠到這株樹上。「沙：沙：」的給他逼得尖着嗓子在嘎痛苦。然後再拐個灣，又輕輕地掠到我的面上，怪癢的可清涼的一陣風喲！

一顆輕鬆的心果，早已躍出這熱刺的心田了。

在欣賞與愛慰的一刹那，驀地肩膀上給一雙手掌按着，沉重的，熱刺的，電般傳到我的心靈。我轉過頸頸，啊！是一雙滿塗灰灰的粗糙的手掌，我付出這是誰人了。

我叫他和我並排地坐着，我開始問他：

「做完了工作嗎？可有空罷！」

「頤，我們有什麼可喊得算做完了工作的時間，呵！這工作，除非像你們這一輩的學生才不知它的殘酷。」毓感慨地從牙縫裡送出「我在童年的時候便給它磨蝕到現在，我

的青春都快完了！看我還像一個人嗎？」

「毓，我是了解你的，的確，這『工作』就是你生命的剝食者，而且在同一生命線的勞苦大眾，這工作，這吃人青春的工作，是屠殺人類的劊子手！你的青春；你的心靈雖然給它創傷了，但，你仍是一個人啊。不，實際上你是一個偉大的戰士，鬥爭吧！機會是由你創造的，現在雖然你是一個廚子，但只要你翻開世界偉人成功功史來看看罷，無論一個偉大的成功者，誰不是從黑暗中掙扎出來的？」我同情而又帶有點鼓勵的口氣說出來。

是的，在我上了三年級這階段的開始，我便認識了他，起初，我對他還是拿出一種尊對卑開玩笑的態度去和他嬉笑，但是到了這學期的開始，我便發覺到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廚子了，我重新認識他，我給他感動了。

他的生活雖然是辛苦，可是當晚上丟卻了一天工作的辛苦時間完了後，他不像其他別的同伴：去看戲，賭錢、逛窯子……：他却孤另另地在那間狹小的房子裡，躺在牀上伴着那盞淡黃的燈光……：

有一次，是星期六的晚上，我沒有出街，孤單地留在給靜穆之神掌握的課室裡，時候已有午夜的光景了，周遭是一片死寂，除了一兩聲悽哀的蛙鳴聲，劃破這恬靜的空氣外，簡直周圍都變了墓場般寂寞得可怕。

在白熱的電炬下，我墊伏在案頭做我一天未完的功課，這時我的眼蓋皮已漸漸地下垂有點睡意了。驀然，一勁風吹送來一陣陣讀書的朗讀聲，唧唧地在這黑暗而沉寂的深夜裡跳動着，和住「啞啞」的蛀聲成爲一枝有節奏的交響曲。

這聲音是熟習地刺進耳膜裡，我認出這聲音是誰人誦出的，這分明是毓的聲音呵！我懷了一顆輕鬆的心情，逕自踏着欣慰的步伐，朝着那盞半明不暗塗上了淡黃火光的廚房去處踱去。

……我心裏的血液在奔流了喲，我的心曲在共鳴，呵！新的了解在剎那間流露出來了

他，毓呵！是一個有戰鬥能力的戰士，

……

……我倆一有空便不論誰，但總是我逕自跑到廚房裡和他談話討論。他要看書，我有書就盡量供給給他，現在他生命底烙傷的疤痕，自給我這裡精神的醫師——知識的書本療養後，傷痕是日漸痊癒了。

「毓你那本文藝思潮小史看完了嗎？我相信你對於自古到今文學的流源變遷史，總有相當的認識吧！」我的回憶逝後，才吐出這句，

「是的，頤，那部書給我讀完了，關於歷代文學的思潮變遷史實，大致我都懂得了

，我知道文學是跟着社會基礎建立的，在那裡，文學的派別都有很詳細的闡明。碩，我僥倖得很會結識你，你幫助我，你是我的創造者，你就是我引路的明燈。現在我深深地向你表示一個心的深處的感謝。」他說完，一道光明的太陽在他面部盤旋着。

「毓，你近來進步很速，我敬愛你那努力學習的毅力，我更折服你那比人聰明的智慧。」

我表示拜服地說：「你就這樣地做下去罷！書本我會盡量供給你的。」

「一副活像英勇戰士的四方面板面配上了兩撇鐵定的濃眉毛，映着智慧目光的眼睛，一張肯定的嘴吧！結實的身軀……這一切都够配上一個偉大的鬥士呵！」我給上課鐘驅入教室時是這麼地想着。

完于眉山樓

矛盾和疑問

楊祖華

「廣雅的一日」，還是這麼平凡的一天。

晨操鐘响過了，一隊一隊的「灰大衫褲」都向大操場上進發。我們中，有些不到操場個多月了，然而今天竟破例地去上一回早操，恐怕這就因為今天是「廣雅的一日」吧？我以爲。

升旗儀禮完畢之後，銀笛一聲，每個「灰大衫褲」都把自己的雙手，不由自主的高高地擎了起來。這兒，使我回想到昨天在課堂裏班主任那篇洋洋灑灑的訓詞，他說我們不上早操，那簡直是胡鬧！他的主任職可以立刻辭去，而早操對於我們，是不能不上的。他還要我們「舉高貴手」（引用主任語），看誰反對早操。對於這種要求，當然誰也知道他得不到什麼答覆。然而，到今朝，銀笛一聲，每個人的「貴手」都「高抬」起來了；可是，我們的「高抬」我們的「貴手」，這可並不是接受了班主任的要求。這種矛盾的現象，確使我有點莫明其所以然了！

突然地，一架雙翼的飛機，在大操場的上空出現了，它很隨意地翱翔着，不少人會欣慕着它的「雄姿」。這是中國的飛機，在過去，它——或它們——只會在中國的小百姓面前耀武揚威，一到了敵人面前，恐怕連影也看不到半個了！看呵！平津一帶太陽徽號的飛機，「隨意地」在我們的領空上「翱翔」着，中國的飛機那兒去了？這真成了我的疑問。

這一日

大頓

——機械的紀錄

突然，一陣悠長的鐘聲，跟着清亮而雄壯的軍號聲衝破了廣雅沉沉的空氣，宿舍立

刻起了大大的搔擾。這時虞還未醒來，自己也剛才起床，一面扣着衣服，一面走近虞的臥榻以恐嚇語氣喚他：

「虞，快要上朝會了，你爲什麼還不起來！」

虞才慢慢地睜開兩眼，嗓子裏深深地透出了一個很長的「唔」，翻轉身便應聲坐起來。自己披起衣服穿上木屐，端着臉盆，在水門汀的樓板上的的嗒嗒地樓下樓去洗臉了。晨操鐘响了，頓然各學習室門口像大喉嚨似吐出了潮湧般的學生，迅速敏捷的集合。在操場，舉行壯穆嚴肅的升旗禮後，開始了我們的早操，——彎腰，仰頭的柔軟操，每人盡着力量在動作，在鍛鍊。整齊嚴正的排列，正確有力的動作兒，完全表揚出了我們青年勇往直前的毅力；奮鬥到底的勇氣。

早餐，因爲吃的是「鴨蛋叉燒」粥，鴨蛋是我素來不愛吃的，只好跑到「合作社」買了兩個熱騰騰的大飽來當饑。

八時十分上課，這堂是數學，笑臉公在講台上講得萬二分起勁，他說：「在下列算式 $3x + 8 = 1$ 的中即 3 的四次方程上是 $8 = 1 + 3x$ 稱指數，所……以呀！我們知道 $2 = 1 + 1$ 又如 $2 = 1 + 1$ 則 $2 = 1 + 1$ 次冪是 $2 = 1 + 1$ 是指數，……假如知道 2 爲 2 要求 x ，代數學上另定一種寫法爲 $2 = 1 + 1$ $2 = 1 + 1$ ，……」

笑臉公雖是講得這樣起勁，然而壇下的四十餘個學生都皺着眉頭，撅起小嘴，喃喃

的在怪怨他教得太快，又不明白，雖然大家的手裏都捧着代數書，然而確沒有誰的眼睛放在書本上。但他還是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的講解，我們也只好硬下心來，靜聽他所講的，因為不聽，習題又不會做了。唉！我們的心，是最苦楚沒有的心！

.....

午膳後，宿舍最熱鬧的場所：當老闊把他的戀愛哲學發表完了之後，除了要笑而笑不出的鬼二之外，大家都倒在床上狂笑。原來老闊的戀愛哲學，就是對鬼二最近的某一件事而發的。雖然他也知道沒有諷刺的味道在內，而只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已，可是他總笑不出來。

「在病了的時候去看病。人家送食品的時候你送花，那確是優良的手段，這樣的戀愛才能成功呢？」

「.....」

「.....」

老闊一句一句鬧得天花亂墜，真是奇妙異常。

下午第一堂是 English Grammar 講了一番 „How Adjectives are Compared.” 跟尾的是國文，聽說這位李先生是昔時中大的高材生，他最會擺架子，時常顯威風，巍巍乎嚇死人。這堂不講書，而是講青作的切身問題，他道：「我們要認識學生的使命，是朝

氣蓬勃的向前邁進，時光的輪轉，氣候的循環，不值得留戀與唏嘆；因為學生不容許無病而呻吟！在這時光的輪旋中，所表映出來的許多悲劇，雖然有些使人奮發呼快，有些使人廢然興歎的；可是學生絕不能憑着這些事蹟，而有樂觀和悲觀的論調；因為學生只有一個目標：祇知向前而不可落後的！……學生們救亡圖存的工作，不是個個都荷槍執彈效命沙場，也不是個個都函牘紛飛作引吭之高呼；我們唯有「登高自卑」從小處下手，從衣食住行絲毫不苟的訓練自己，培養我們對國家與世界正確之認識，鍛鍊我們禦侮救亡之精神，用我們的理智……切不要忘却為民族國家救亡圖存前途之立場！」

晚餐前，總算偷了一點閒，荷了釣竿到西蓮池去釣花草根，但沿池畔已佇滿了釣魚的同學了，我也揀了一個跼促的位子，抖開釣線，上好蚯蚓，然後把牠投入水中，蹲而視其浮子，思其動而掣之。

過了片刻，釣竿微微的震動一下，這是魚上食餌了，我便不慌忙地對釣竿向上一拉，一尾花斑艷麗的花草根已活生生在地上掙扎了，我輕輕的從鈎上取下來，再上了餌，重又投到水中，靜待。

又逾時，接連鈎了好幾尾。看看四周同道釣魚的人已漸漸兒稀疏了，我愉快地把釣具收拾好，口裏哼着「漁夫曲」回來吃飯。

.....

「電燈着鬼拉脚，」經驗告訴我又要上夜課了。
晚上，做了十幾條數學習題，并把從文研會借來的文藝筆談看了數章。這下子，便磨滅了這一天。

四，廿四寫於曲江樓西。

一日記

何全宗

「叮噹……叮噹……叮噹！」

晨鐘敲過了數十下；同學們因為初搬到這個陌生而齷齪的宿舍——濂溪祠裡來，究竟有點兒不慣的，所以同學中，有的還是安適地在做他們的美夢，有的縱醒了，也是懶洋洋的臥在床上不起來，整個宿舍還是充滿着如死般沉寂的空氣。

倏忽地在我們的宿舍裏響着熟聽的低沉的焦急而不自然的呼喚聲：
「各同學，起床啊！」

我們每個同學的神經像突然的抽搐而被驚醒了；受到這句話的催迫，馬上瘋狂地從蚊帳裏爬了出來，揉着惺忪的面，朦朧的眼睛，穿衣服，整床舖。頃刻之間，一陣雷鳴般的木屐和面盆的响聲，夾着高聲的談笑，混成了一片，在這狹小而齷齪的宿舍裏熱鬧

地器搔地向着盥漱外進發了。

我，和幾位同學本能地跑到濂溪祠右側的球場，做了十數手槓架的機械操，但恐怕時間的不及，我們也快跑回來洗臉去；可是剛到宿舍的門前，每個同學的心裏都燃燒着憤怒之火，在咕嚕咕嚕的咒罵着；於是我感覺有點詫異起來，而爲好奇心的驅策，忍不住要向迎面而來的L君發問了：

「L，究竟又是甚麼不幸事情發生了？何必這樣興奮？」

「他媽的，又發生水荒了；水池一滴水也找不到，洗甚麼面，但不洗又是不行，那苦得真要命。」

「可不是嗎，我走了好幾個水池，也找不到一點一滴呀！」

隨着L而來的M，更興奮的應着說。

我沒做聲，只有默想着應付的辦法直跑回宿舍來。

案頭的時鐘已指着六時三十五分了；時間上不許我再有遠遠尋水的機會，我不能不帶着乾洗的臉連忙跑到大操場去晨操了。

初夏的天氣是這麼怪難受的熱烘；我在晚膳後就往蓮池之畔散步去，遠處的看見一群年輕的小同學，各拿着竿子在那兒玩弄着有趣的甚麼，忽而哄然大笑，忽而沉寂無聲；好奇心的我，不禁速步的奔馳過去，解決我的心疑。

啊！原來他們就是個殘酷的釣者哩！

碧綠澄清的水裏，浮游着三五活潑天真的小魚群，有的正在徬徨地在水裏找尋食料，有的却幽閒地在水中游蕩着，上上下下，來來往往，這是多麼惹人可愛而值得欣賞的小動物啊！

釣者爲着滿足他們興趣的私慾，竟不惜趣的以餌誘而釣之。可憐無知的小魚，竟無意地上了他們的大當，被釣了起來；在離水的那兒，牠還在搖擺着牠那沉重的尾巴，竭力地掙扎着牠的生命；這像是有點兒懺悔乞憐的意思在告訴我們哩！

可是畢竟逃不脫牠那生命的危機，而落在釣者的手裏了。

唉！小小的餌誘竟殺掉了牠那可愛而又可憐的小生命
但——

牠們是幼稚無知不會意識到這就是牠們殺身的陷阱哩！

我不恨小魚的貪心吞餌，我只恨那釣者的殘酷無情。

廿六，四，廿於嶺學祠

月下

維支

是「暮春之夜」——「春風沉醉的晚上」，宇宙底一切像是熟睡了。只有不識相的蛙兒

在合奏不和諧的交響曲，此外：是靜寂，是柔和，富有詩意，天空堆着多量的白雲，間或有多少空隙，月兒便在這些空隙裏露出半圓的俏面龐，另外還有幾夥歷歷可數的星兒稀疏地散佈在天空底深處，春風軟弱地吹過來，樹葉沙沙地作响，跟着月光和樹葉影子所組成的網便在地上微微地盪漾。

在月光下的建築物——黃色的冠冕樓，綠色的湖心亭，和內在動的甘泉樓。所有都罩上一層銀白色，然而有些兒灰暗。這是陶醉的夜啊！

我們離開釣魚台沿荷池踱着。記得：就是去年吧？在同樣的一個夜裏，故鄉文水堤畔的我和莎，正和現在一樣慢慢地踱着；用整齊的步武，追踏着自己底影子。這細碎明晰的步音，像清脆的鋼琴聲，一下一下搞着我底心弦，我倆都沒有話說，不！我倆底滿腔情愫已經在交警的眼光中傳達了。

似乎覺得不應該沉靜莎低着嗓子哼了兩句曼妙的——*When I call-ing you—oo—oo*，突然，像是懷娥鈴斷了弦，她停了歌唱，這突來的一下，我很驚奇，我側了頭想問她。

「維——」她底顫慄的聲音先响了，她底心一定被情火燃燒得跳動，看吧！她底面上泛上了玫瑰色哩。

「什麼？」我底語調也有些顫慄。

沒有回答，經過一度的沉寂。

「沒有了。」真想不到她會這樣說，她竟然能够壓制她自己底強烈的激情，
「說！」我固執地要她開口。

「我倆應該把彼此的愛擴大去博愛全人類。」這是搪塞，可是，我沒有和她爭辯，因為這話也是對的：世上還有許多需要「愛之甘露」的人們啊！

記得；又在另一個月夜，我倆并肩坐在故鄉公園的樺樹下，互相緊緊地偎倚着，她底髮香撲進我底鼻，她底銀鈴般的語調輕敲着我底耳鼓，我倆喁喁地談到自己底過去，現在和未來；談到社會，國家，民族，人類，後來，談到青年，那活潑前進，可愛的姑娘啊！她朗誦着：「我們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應當給自己把幸福爭過來！」（屠格涅夫）多麼壯烈啊！

然而，今晚我不能飛回我底故鄉，我沒法見到我愛的莎底笑容，莎底堅強而溫柔的眼光，莎底可愛的一切。而身傍的是遲鈍的，落後的，舊禮教，舊社會制度底殉道者；我耳傍响着的已經不是銀鈴般的聲音，而是聽厭了的弱者底苦訴，這些苦訴也曾博得我底同情，我底憐憫，可是，如今我憎惡牠了，我不是仙，不是佛，不是上帝，不是耶穌，我不能同情任何一個訴苦，我不會憐憫一個完全放棄自己底奮鬥力量而屈服在黑暗制度下的羔羊，我認爲同情一個陷在深坑不掙扎而只痛苦地呻吟的人是毫不值得的。

今天莎來信說：「……在腐化的社會機構未根本推翻以前，青年問題無完滿解決！」

真的，我們不能因社會不良而消極灰心；反正，推翻腐化機構就是我們的路，我們唯一的出路。……」多麼正確啊！這是我們底信條，也祇有這才值得我同情，才值得我伸出提携之手！我最愛的莎啊，她明白了！

可是，今晚，這些真理的箴言已不復在我耳邊嘹亮，相反地祇有一串呻吟的悲音，難道他們放棄了自己嗎？他們不願活下去嗎？

已逝的導師魯迅說：「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該先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好了，讓我用「祝福」來結束我底日記吧，

今天的斷片

洛

一

鈴聲一陣陣地响着，跟着是吶子聲和班主任的叫聲在我們下的房門外喧鬧起來，把我們的好夢驚醒了，我擦了一下惺忪的眼睛，下意識地跑下床來，把鞋套在腳上，便列了隊到大操場去。

「哈哈！你也要參加晨操嗎？」李君帶笑地說。

「沒甚麼，難道我沒有資格上晨操不成？班主任曾對我們說，上晨操是最有益不過的」。

「那麼準是乾洗了吧？看你的臉，像是上了油似的」，他依舊大聲的向我嘲笑。

「哼！本學年來這還只是第九次，而且本大老爺都是以乾洗著名的」，我驕傲地笑了。

「呸！虧你還敢說得出口，不如趕快回去多睡一覺吧，看你仍是昏沉沉的樣子」。

我們一邊說着，不覺已到了西齋門口了，因為我行得很快，跑在前頭，便順着左邊的路走去。

「哈哈！走錯路了」，同學們大聲地叫喊着。

「真的，許久不上晨操，連路綫都記得不大清楚了」。我笑着回答。

大家說着笑着，不覺已到了大操場了，一般清新的空氣沁入我們的心肺，我們都感到無限的快意。

「看啦！今天打破了本學期的紀錄，人數超過了高二各班呢！」後面的一位同學提高了嗓子說。

「這都是班主任的本領高強，昨天向我們訓示了一大頓，並做了一齣表決上晨操的把戲，今朝就立刻見效了」。我回過頭來低聲地解釋着。

但是，因為未曾洗臉，滿面油光，頗有些不舒服，照老樣子做了幾套柔軟運動後，乃一闕而散。

二

因為我們的國文導師來遲了二十分鐘，同學已差不多跑去一半了。

課室裡，爲了教師滑稽的表情，逗引着許多同學的發笑，但是一方面有的在看英文，有的在計算着數理化，所以除了教師講授的聲音外，空氣表現得很是沉靜。

我慢慢地打開了一部社會科學讀本放在國文讀本底下開始閱讀，因為我感到學校的課本是不能滿足我們底要求的。

一口氣剛剛看完了一大段，抬頭一望，便見教師陡的向我走來，把手要奪我的書，跟着就問：

「看什麼書」？幸而沒有帶着惡意的。

在那一剎那間我很機警地把書按着，終於沒有被他搶了去。

「看小說嗎」？

「不是」，我簡單地回答，他於是走開了。

我打算還要繼續看下去，但他的眼光老是把我注視着，更坐在我前面的一個空位上，一邊說一邊向着我微笑，我真難過極了，只得硬着頭皮聽他說着。

四月廿日

吉 作

夢醒，頭暈得很，幾乎爆裂，這是給人打麻醉針的結果。

好像一群跑乏的狗一樣，開起水機關來，一條條，在廚房，在蓮池，在洗面室，可惜得很，我竟不能放，因為頭暈。

在晨操回來的路上：「應立即發動抗戰，我們全國已統一。日本政治鬥爭得很利害；並有許多社會主義者。故內部矛盾極大。」你知？你總要看看自己，實力怎樣，打什麼？「應立即抗戰，這是無疑的。」看看自己實力怎樣？」

于是我無意中憶起某先生的論調：「抗什麼？給戰艦封鎖了各海口。一點辦法都沒有。」

本想參加討論一下，但腦子麻木得很。

噹！噹！噹！上堂了，我跑進教室。

「我國的確物質文明。說飲食罷，十幾樣菜做一碟，老番一塊牛肉就用刀叉來割。野蠻十分，「呀！你怎麼這樣腐敗，落後。」不，事實確是這樣。」「精神文化也不落後，易經罷，老番沒有一個弄得通，近已譯去了，詩經也譯了，誰說中國不猛？」「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哈！哈！難死老番。」「露出勝利的微笑。」

我一向以爲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是不能分開的，雖然給打了這麼多的嗎啡針，而且還能知道老番譯我們的古書爲的是研究中國的社會。

我摩着我新的針口，跑出教室，爲的想吸吸新鮮空氣，不然，定要暈死了。

模糊地這樣想：假使自己生了瘤或流白濁罷！也向人耀武揚威：『你生瘤麼？小子！我也流白濁呢！你一定沒有。足証我文明過你，那真是無藥可救了。』

又上堂了。噹！噹！噹！

嗚呼——聽而朝其魁，不近於乂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之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能不悲夫——

……吾以其志夫蟹。——（蟹篇）……

那尾聲，使我的骨肉幾乎分離，好像聽見人家刷鏟底一般。我想想中國的確是物質文明的國家。不是嗎？死聲已發明了。

我怕，急跑出了教室，一手摩着這新而又新的傷口——嗎啡針口，蹣跚地跑上宿舍，倒在牀上。

待稍醒了一點便掙目四望：

『小報王，』摩羅差那嚇嚇整入亞妹……『春天真好呵！回到自然去享樂罷！』並且聽到了使我骨肉分離的聲音：

這幾千萬，幾萬萬握在我的手，危險啊！便找成了英鎊，存於滙豐。

「救國！救國！大家節省些」口在叫心在笑！哈！哈！

「濟難！濟四川等省數千萬同胞的飢餓難，大家捐一點欸罷！」口在叫，心在笑，哈！哈！哈！

噹！噹！噹！

我的脚跳在半空，自己不明白，爲什麼會這樣，我要毀滅牠，竟敢驚醒我。

我盡力地掙扎，掙扎，不要醒過來。這是我的經驗：一醒，兩手空空，什麼都沒有
了。

不要！不要醒！盡力咬緊牙根，可是兩眼掙得像燈般大。

噹！噹！噹！

洗浴與打飯炮

楊 狂

「金，開飯未？」我滿身汗在流着，剛由大操場里回來，就奔向廚房里去探問開飯底消息。

「未！未！時候尙多着呢？」那和藹的阿金一面切着菜，連隨又要佈置炊飯的東西，

已形忙極了，但他一方面又還要答那嘮嘮不休的問話，那時的阿金，我真不能加于任何的描寫着。

我聽了時候尙多着呢之後，我就很快的跑向浴室去了，那時浴室擠得滿滿的人，每人都是光赤赤的身體，有的在洗衣服，有的用面盆，盛滿了水，向自己身上沖去，水花四濺，煞像瀑布由高山奔騰而下的，有的擦着肥皂滿身都變了白色，有的洗頭擦面，變成的是什麼呢？真可要猜不着呢？二手亂摩，眼又盲着，有時也會碰了同學，而發出一陣笑聲，或是打傾了盆桶，滑倒在地上，那時，肚皮真要笑得破了。

「Bom，打他的飯砲！」在排球場，或玩着槓架的同學，大概是聽見不如如此此的鬧雜吧！他們竟有意無意的恐嚇我們起來，洗着身的都快馬加鞭的去了，我也快快的洗完了。

「啊！一個人尙沒來呢？」我不禁的退出膳堂，又到廚房去看看情形，啊！原來擠着這多人呢，無怪要嘈雜了。

「飲什末湯？」有些同學跑來的問着，他一方面又把眼睛閃閃着的看着。

「……………」阿金大概沒聽見吧！只見他在分菜，很注意的，恐怕那一碟多了，而那一碟又少了。

「阿金，阿金……………」同學似流水的叫着，恐他聽不到了的。

「啊！啊！……啊！亞金連珠似的應着。

「飲什末湯！那個同學加上一句，連隨等待着答覆。

「西洋菜及底！那個同學聽錯了，大概他是各鄉的吧！

「不是及底，是及筭。」一個同笑起來了說着。

「什麼菜？……」

「什麼湯？……」

各同學來一個就要問一次，問得阿金真煩了。

「快些啦！肚饑極了？」

「快些啦！到時間了！」

阿金給同學們催得真要命了。越急越促的。忙得更好看了左應右答，有時會問東而答西，有時也會沒有聽到，而沒有答覆呢？阿祥，亦忙極了，打飯，送湯，派小菜，許多同學都跑到膳堂去了。

「Bom！Bom！」陸續來的也會打個小菜砲呢？

在Bom的聲中，晚飯完了。

四月廿日脫稿于通字齋夜中

閱報室裏

黎 金鐘

清晨，吃了早粥後，有許多同學都走進班會的閱報室，雖然那裏沒有地方坐，（因為閱報室裏的長椅十分骯髒）而那張折斷了一隻腳的長椅，又時時發出警告：「軋：軋」將要跌倒了！但是同學們却忍耐地站着，圍着看報。

「噢」在每個人都很沉靜地看着報的時候，羅君忽然若有所得似的叫了起來：「看！前駐滬日總領事河相達夫的話說得多對！」其餘的同學聽了他的話，都停止了自已正看着的副刊和其餘不關痛癢的社會新聞等，走近圍着羅君，以便看看關係國家很重大的新聞，陳君拍了一下羅君的背問道：「甚麼，在那裏？」羅君說：「你看，「中日經濟真正提携問題。以調整兩國政治為先決不移條件」這不是說得很對嗎？」陳君想了一會說：「唔，阿羅你的話說得似乎很不錯，但是我們只要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就會感到河相達夫的話說得太過抽象和「滑頭」了，我們試想一想以前佐藤不是時常說外交明朗化，「平等互惠」等怪好聽的話嗎？但事實告訴我們，這都是騙人的話，現在河相達夫的話，表面看來的確好聽，但其用意對我們總沒有好處的。試看東鄰的浪人不是正在我國到處橫行，及公然武裝走私販毒嗎？他們的軍隊不是正在扶植察北內蒙的匪軍蠢動嗎？這還談甚麼「提

「調整」呢？所以，我覺得在敵人日日進迫的現在，我們惟有發動神聖的民族解放的抗戰，才能生存，我們不要被敵人的甘言蜜語所迷惑——對！我們不要被敵人的甘言蜜語所迷惑！這是全班同學的高呼！

「開夜車」

深夜，熄燈鐘已經打過了，在平常，這時我大概已經正在做着甜蜜的夢了，但這次我因想找點關於「廣雅的一日」的材料，所以還沒有睡，因此我就發覺到有一小部份的同學正在努力用功（？）他們點着洋燭，放在床頭，一面臥在床上，一面在那裡看着教科書，這使我奇怪他們爲甚麼不惜費這樣大的精神來看書呢？看書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把睡眠的時間用於看書，這未免太過吧。我經過幾次的思索，最後，終於給我找到答案了：原來下個星期學校將要舉行第二次小考，他們是在「開夜車」，以資應付「難關」呢，其實，他們這樣是很不對的，假如那些課本裡的知識，我們是認爲應該求得的話，那我們在平時就要留心學習，我們先要認清讀書的目的是求學問，現在（他們——勤力）——？的同學開夜車開得昏頭昏腦，目的不過是爲着與我們求學問不關痛癢的「分數」（「分數」和升級及畢業，當然有着很大的關係，但我們一切都以求學問爲前提的，則「分數」一點也不重要，）這又何苦呢？假如因此以至把自己的身體和精神弄壞了，豈不更糟！

消費合作社的一角

平流

「喂，喂，——大飽啦，快些點！……」

「這裡兩個！——噲，伙計，這裡兩個啊……」

「……」

賣大飽的可不做聲，只在黑暗的陰影裡在一手縮着拿錢過去一手伸着拿那熱烘烘的飽子過來。

擁在木欄前的人。忽地騷動起來。

「喂這是我的哪！——」一個面紅紅粗眉濶口的高個子在嚷「喂，這是我的哪！」

「不，我的我來這麼久了」那面兒尖尖的帶了顆顆汗珠在生氣。「你的呢在後頭哪！」

……

高個子正在想發作，突然那邊一個黑手已經送過兩個熱熱的軟軟的來了。

「——算你吧！細個子，口多多的，提防着哪！……」

「噲——這裡四個！」

「這裡一個來！」

後面插進了幾個人。擠着擠着。空氣更熱了。

「啊！你爲啥事整日靠推着！……要快就早些來啊！」

「後面嘛後面通着眼！……」

那高個子紅着面睜着眼回頭望望，像閃電的，新來的底長瘦的面給它嚇了一跳，細聲的在埋怨後面，直等到那高個子擠出去才敢高聲。

「買着的快出去好了，……噲兩個哪，伙計，這裏一毛錢……束——」

瘦長的面平白在嘴的部份突出個飽子。分開後面的兩個人漫漫的行出。一忽兒手裏的也在嘴裏了。

「丟那媽……爲甚麼做飽子做得這樣小呢……」

後面突然大聲罵起來，接着是那賣大飽的低低沉着的音調。

「沒有了，明天來——買吧！……」

瘦長的面孔一轉過來，恰巧那買不着大飽的正在死命的釘着他。

「他連忙大步地去了。」

「……那瘦子……阻一阻……害得……沒有了……」

「丟那媽……買西餅吧，誰叫你不早……」

音。

出了那賣大飽的會食堂，轉出附近洗身的格子房。他還像聽着那遠處飄來的斷續聲音。

「明天買四個好了！……不飽呢。」他黏黏嘴唇上的肉味在想。

課室內的一小時

強 民

上了一堂又一堂，公民又到了。

先生走進課室來，面上是閃耀着光彩的。

「先生，不要講書了，講講時事啦！」先生還了禮後，一片要求講時事的聲音便從坐中飄揚出來。因為大家都歡喜聞時事的，比較有趣和有用。

「好，不講書了，待第二個先生給你們講吧，下次不是我擔任你們的公民了。現在我且來和你們談談，你們有什麼問題？」先生放下了書，眼光掃射着座中的人們，間暇地一來一往的慢步着。

「先生，我國要人齊集杭州有什麼用意呢？」一位同學問。

「先生，日本解教國會前途怎樣？」大家都把自己關注的問題提出來。

「好，現在我們討論討論。」先生開始用國語說了，因為上次我們要求他用國語講書的。但大家都不全聞懂，我們還多是在學習中的呢。

「先生不要用國語說了，講粵語啦！」大家叫起來。

「好」先生轉了粵腔了，但總說得不流利，有些像口吃。不過比聽國語較清楚了。「我現在先從國際問題講起：1. 西班牙戰爭問題——從去年七月爆發的西班牙戰爭，到今日是足有九個月了。叛軍在德，意法西斯主義支之柱下，起先真勇不可當，所向多捷，因此馬德里曾一度危急。但我們知道，反動的叛軍，除了小數野心家同情外，其他愛好自由的人們都強烈反對的，所以這種反動的勝利，終給愛好自由平等的人們用熱血奪回來，現在政府軍勝利頻聞了。但我們要明白，政府軍所謂勝利，目前還是有限度的，據說只佔回四五十英哩的地方吧了，所以還要待人們去鬥爭呢！不過聞說叛軍內部也分裂了，為的是德意參謀團想調換叛軍首領佛郎哥，說他不敢施用殘暴手段，致屢屢失散，這樣當然令佛氏不滿，所以目前就叛軍情勢看來是不利的，反之政府軍勝利前途更有把握。2. 法國問題——法國自人民陣綫政府成立後，在施政的過程中，曾遇着無數的障礙，這當然是為了法西斯主義在那裡「搗蛋」的緣故。可是這些困難，終於被政府克服了，如金融外流，法佛貶值問題等等，不過最近又令我們懷疑起來，為什麼法國工人又罷起工來呢？這不是矛盾得

很麼？其實這個看法是直覺的，錯誤的。那是政府權力更鞏固的表現呢。因為自政府頒行每週四十小時制後，一般資本家還沒實行的，就實行也從中減削工資，這是不平，當然要反對的，他們爲着自己幸福，爲着鞏固政府的信用和政權，是要這樣辦的，所以這對於法國並沒有什麼矛盾。」先生停了一停，同學們的身體也動了兩動。前面所說的或是國際問題，有些以爲對於自己沒有多大影響，所以愈聞愈沒有精神起來，但一部分人却注意着，關懷着。及講到中、日問題，大家都傾耳而聞了。「關於日本解散國會前途；我們簡單的說，可以分爲兩條路徑：——民政黨，政友會和無產政黨大聯合而打擊法西斯軍人的跋扈，因爲在軍人氣燄高張的今日，客觀環境會成這樣的，所以勝利後或因無產政黨之慫恿有建立人民陣綫之可能，照着法國前轍而行之。但照日本情形看來，第二步工作不輕易成功的。2.法西軍人抬頭，壓伏一切反對她的政黨，氣燄更猛不可當了。然後又以反蘇聯爲號召急激的進侵中國，這是不移之理的。最後講到我們中國，在目前情勢看來；我們可以用一句話表現它，那就是「統一救國」，現在上下皆知要生存便要抗日，除了抗日外，中國便沒路可走了。所以國內一切問題都因此容易解決。最近傳說共黨意想來歸，可知他們也知要求民族生存，非團結禦侮是不能的了。不過就我看來，中國要發動抗日，現在似乎還未成熟，尙要待一年半載呢。所以有人說要人集中杭州便是抗日發動的表現，那未免神經過敏了。」先生滔滔的，不絕的說下來，愈講愈起勁了，

最後他勸告我們：除了注意課本外，看看關於政治書籍也是需要的。處在目前搖撼的時代裡。我們誠要加強在們對周圍環境的認識啊！

完了。大家挺立起來。對他作誠摯的見禮。

在夜裡

洪流

(壹)

太陽又沈落在地平綫下，把它那最末的一點光綫也收了。在這時，我們又坐在課室裏，做着各人做應的工作了。

「電燈不亮，叫人怎樣做工作呢？噫！……」素來勤力而又大近視的真叔，伸一伸筋骨，呼出一口倦氣，似乎很怒地嘆着。

「不要死「咪」了，遲點才做啦」亞善見着真叔這樣嘆着以此來對答他。

「噫，遲一點就落堂。」

「落堂，便去見周公。」

「見……周公，哼你幾何習題做好了沒有？明天就要交了。」

「交幾何，我不大知道。」

「你不知道，難道前星期，你沒有聽見亞肥說過，要在明日交安嗎？」
「哦，但這些幾何一點鐘也幾乎不能計到一條，這麼多怎樣辦呢？」

「開夜車吧……」

「不，不怕，亞肥好通氣，我明天請求他延遲一下吧。」美叔十分把握地這樣說着。
「博士，你這樣犀利當然不怕，但是我就怕了。」

黑漆漆的天空，襯着些微半暗的星光，由濃郁的樹葉透射在地下，陪着這些發出金黃色的電燈，影得迷迷糊糊，五尺以外的人物也不能辨別出來。然而祇有陣陣的微風吹來，夾着……補涼三碗眉豆……的甜品部叫賣聲。

「噹……噹……噹……」洪亮的鐘聲響了，立即課室裡起了一陣騷動，隨着撻撻的屐板聲，震動動每個人的耳鼓，充滿着在這寂靜的古院裡。

(貳)

吱吱呀呀叮叮噹噹彈琴响了，不是吵噪聲。

「挑，女干不識就不要彈，吵住做什麼？」

「喂，這樣好聞的音樂不好至此表演，去播音台吧！」素來患着失眠疾的金大虧，很動氣地譏諷着女干了。

「碧……碧……」的拍蚊聲，充滿着在這宿舍的一個角落。

「噫，真是多蚊，幾乎能够用手拿捉到的哩！」在書台上咪緊物理的阿五，敵不過蚊的毒刺，這樣說着。

「喂！阿王你還憶得鬍鬚佬講過：身體是最重要的，學問還居其次嗎？睡吧，不必咪得咁淒涼，就來十二三點了。」金大虧又勸着阿王了。

……………

深夜了，各人已入夢鄉。

觀 達 菜

業 觀

木屐碗著以及混合的人聲，我知道隣班的同學將用他們的晚膳了。我這時正看着本國史，聞到了隔隣的聲音，便覺得倦起來，放下歷史，原來才三點九個字。陳君舉頭望我，說道：「這樣早就用晚膳了」。本來學校規定五時為晚膳時間的開始，因為經過了各班班會的議決，都提前到四點半鐘，同學因為做功課或遊戲倦了。他們的肚子，我推量是很餓了這是慣常了的事實，在未開膳之前同學們很多擠在廚房裏看廚夫煮饈，有些同學或者太飢了他們耐不煩，情願先吃白飯，有些渴湯有些取菜油鼓油，有的和廚夫談及某些菜比較好某些比較壞又怎樣炒比較味香等，各有其人，廚夫因為適應同學的心意

並且有時實在因爲同學們的吵鬥，祇有提前開膳了，所以今晚隣班三點多鐘吃飯也不見得是怎樣的一回事，可是今日的嘈雜繼續得長久，且愈加聲浪高，我靜看注意聽辨，裏面聲音中，很清楚的聽到「打」的聲，陳君謂：「他們不知爲了什麼事，鬧起打來。」或者他們班發生別的事吧。」因爲他們在隣班，我們也不去理會。

我和陳君都用完了晚膳，我們步出宿舍外散步經過了隣班，便順便入去看看剛才的是什麼事發生。「張君，你們班裏有什麼事件發生理。」我問。「真是豬！不然人就會吃豬糞菜。第七席的人真是豬，他們開豬糞菜。」張君他却不會發言，只在微笑，旁邊的黃君爭看這樣說。「可是這樣的就叫喊起來啊嗎？」我問。「當然的我們不是豬我們不要吃那豬糞菜。第七席的人真是作惡的。」黃君繼續說。「第七席的人他們是否都歡喜吃豬糞菜，不然他是否特別加饒故與同學爲難。」我說。「看第七席的人，盡是那樣孤寒，我就從未見過他們加饒。」旁邊的不知誰人這樣叫。他們說話的音調頗高，我覺得並不是什麼一件大事，陳君也携我的手出來了。張君繼續在那裏與他們談，這時候劉君在池旁邊的石版上洗內衣褲，我們叫他一同走到各處散步去。

我們三人坐在湖心亭的石塊上，靜雅清趣的景象，我覺得非常舒服。這是三年來我就未曾享過的幸福。聊聊的同學在交語，我雖不知他們說的是什麼，却知道他們是和平馴善。那枯燥的空氣不籠罩我們廣雅了。三年來我第一次覺得這樣清淨碧綠的樹枝和浮

萍，純潔可愛我的眼給它嚇神了。啊！原來在浮萍之上同樣顏色的荷葉長出來了，我驚喜的叫出聲來「唷呀！你們看見也沒？蓮葉長了，是夏天了，接着荷花就要長出來了。啊哪！這將會變成更美麗的池塘了」。好呀！不錯了蓮花快要長出來了，享受蓮花的恐怕不是我們了」。陳君。你老是這類的話我實在怕了，我們爲什麼不可享受，你老是擔心看我恐怕事情要担心的實在多哩！像這樣的一件事是何第平常，會考不過是將我們三年所學做一個總試驗，我們固不需特別提心吊膽，更用不看焦急，焦急其於我何益，平時不偷懶的學生，須不怕它會考，就是會考不及格，焦急和憂慮也不見得有任何益處。我說。陳君歎了一口氣，「我是和你立過約，就是在每吃了晚飯之後不要在宿舍的案上伏，整天的辛苦，總得給一個時間來盡情舒適。現過你又是來得不高興，我無如何不要這個」。『噯喲！我現在和你一起在這兒玩了，你却謂我不高興」。陳君。「我要的是傷自己內心的高興，並不是被動的亂行，你的身體愈加變成瘦削了，這樣的來攻讀嗎？你不見嗎三五伴侶他們漫游田郊」。『我平時就對於理化等的科學生得最惡劣的印象，但是爲了我的畢業和升學，我無論如何不能放棄。他們要玩那是他們的事我們不需管理，自然我們沒法叫他們和夜們一樣做，不過我們不要以爲自己替人家是一樣做法」。陳君。跟看的靜寂了一回，又給夜來將這沉寂衝破。

劉君未曾發言過他也是低着頭不在意的望地面的草和盤花，我問他爲什麼不發言，

他舉過頭來隨的說道：「我們希望我們二人都畢業了，這會多末幸福。」他的眼睛和神情，我可看出不只是這樣的說，就是他所要說的，他好像是另外想着什麼事。「怎們啦，劉君哪，你在想的甚麼事哩？」我叫起來。「倒不是別的事，我是因爲開『觀達菜』惹起我同學們的精神不愉快，及自己被痛罵！」劉君。這時候我們知道劉君正是剛才被罵的人，我急得不耐煩。「啊唷！你開的豬乸菜，當時他們怎樣罵你？」「豬乸菜，我倒不知道這樣的菜叫做豬乸菜，也不知豬乸菜到底沒有含了毒素，一天，我和王尹二君到外邊田野去散步，這種菜長得多末蓬勃，我問王尹二君他們都不知道這叫甚麼菜。割菜的農夫答我們這叫觀達菜，並由我們再問知道這與白菜是不同的。我記着到我開菜的時候我必定要試看看怎樣的一個樣子的東西，却不料是這樣的一個爲人不滿的物件。當初我不知他們鬧的是什麼豬乸菜，在我知道的時候我的心在慍自責不應開這樣的菜，他們罵得更厲害時我真欲企立起來向他們解釋，然而我立即連抱歉的心情也沒有了，他們辱罵到無餘地在開飯吃這種菜時我並不覺得怎樣的澀口，我們的第七席人都不見他們討厭，我尙多事由看隔離是否完全不吃這種菜，竟出我意料之外，沒有一席的饑是有餘的，我知道他們中一部份人不吃而已。」劉君大發議論。「他們不是大聲叫打嗎？」「一部份人叫打，跟着許多人都叫，」第七席的人都是豬，他們開豬乸菜「我們第七席中的兩三位同學叫道，『你們不要一條竹竿打死一船人』」幸而二位同學不也同樣的叫，不然我就不知

怎樣好了。」「噫幸而二人不叫「一條竹竿打死一船人」。我說：「自然不會至到二人都叫出來吧，就是叫出來也不見得有這樣強蠻的人要動武起來。」陳君。」「同學中真有許多不論理的，有一次黑夜的時候，我委實畏倦於那些開會，我算是離開宿舍，猛烈的北風走到荷池邊上的山坡，我們坐在山坡上，無論如何都可以頂過了。然而燈籠和董軍棍告訴你：：」「不覺的痛恨起來，「我的歡，兩年前的事固不能算帳了」，劉君，「更不要怒也不要歉。我們最好不開觀達菜了。」陳君，「這樣的不怒不歉就要怯了。這明是三數人的亂叫，我得與他們妥協畏懼，我們有的權，你可以來干涉？你來請求也得我採納。今則反是，噫誠不知怎樣了！」我搖着頭「我的歡，你別這樣想了，這樣的一件事够是這樣費神，不是嗎？劉君的說話吃觀達菜的却不乏其人，而會出來排勸的就只有無人。你幸而對我說話哩」；

四月廿日

我的晨課

華 京

早晨，在五時三十分的當兒，我便從床上扒起來，睡眼還未怎樣的清醒，但爲著實行我底每日的信條，起了床，做我的每日晨課——運動和陳君很急忙的跑到醫院側隣の

運動場，雙環呀，跳高台呀，滑梯呀。玩個不了。早晨是多麼可愛，在這春天，天上已發些曙光，但鳥兒還未唱牠們底歌。深呼吸槓架，隨己之所愛者。粒粒的汗珠已從體中迫了出來。再跑到張之洞亭前去練習演講，雖然祇有兩人，更沒有澎湃的波濤響，但這裏好的高山，且在早晨，我們努力的講，大聲地說著，以樹林為衆多的聽衆，不思索地講著，多麼有趣！今天所講的「我們需要的是怎樣的朋友」？一題，歷時約十餘分鐘，不見得怎樣多大的進步。這些事做完了，便跑到遊泳池旁浴室去沐浴，雖然風兒不絕的吹進，但我們有著無限的勇氣，且是運動剛畢，不見得怎樣的冷凍。那急速的水從龍頭中射出來，使我身體瑟縮，沖久些，却又不覺什麼了。噓！噓！……的鐘聲响著，不得不竣事，這是起身的鐘聲。這時精神飽滿，朝氣振作。到宿舍很急忙的整理床鋪。

早讀畢，看書已倦了，乃在廣濶的廣雅去找尋陣地；我以小的山當度濶的戰場，而小山為高大的山峯，寸長小草數根亦作森林遍野，寸濶小溪作江河之大，果然不失我所望結果找得一陣地在張之洞亭側的竹林裏，有這三個小泥堆，竹林草木間有，且前有山後有水這真是戰爭最好之地；前可攻，後可攻。以石子為兵士，任找擺佈。這樣亦做了數分鐘，但無情的上課鐘復响了，急速把經過筆記在「紙上談兵」筆記部裏，我做這些事是預備應付非常環境而做的。

教員素描

夏 貞

一 前言

『廣雅的一日』徵稿，見得投稿的同學是這樣的踴躍，因此，我也來一篇『教員素描』。湊湊熱鬧。但是，這個題目，範圍未免太大了，爲了切題之故，不能不把範圍縮小一下。所以這裏所謂教員，祇限於今天——二十日——曾來本班上課的那幾個而已。

二 國文教員劉先生

本班今天第一堂便是國文課。教我們國文的劉先生，他可算是本校數一數二的良好國文導師了。口才好，學問博，品行也極端正。因他平時講書或說話，總是愛說『好像……：叫個神氣。』所以『神氣』這兩個字很早就加上我們的劉先生身上了。幾乎一提起『神氣』這兩個字，大家就會立刻聯想到我們的劉先生，因爲大家都稱他爲『神氣先生』的。

先前的國文堂，劉先生將歷屆會考的國文試題讀給我們聽。他無意中又說出神氣二字來了。他的話是：『我們所以要看以前的會考試題者，就是有些試題好像很會有再出的神氣。』

三 數學教員莫先生

莫先生是一個有名的數學大家，人所共知。他平時說話愛連說幾個「……咁多的。」他的態度常常能够表示出他是一個數學大家的。甚至走路的時候，他好像也在心算着甚麼的樣子似的。

有人說：他的數學天才比大頭許還要勝過哩。

他是光頭的。最近我們要繳交光頭相片給軍訓部，可是我們全數的頭全數是西裝而非光頭，不合標準。所以在第二堂數學課下課後，我們就在黑板上發現左列的字：

「要是拿莫先生的頭去影相，最合標準。」

四 物理教員吳先生

教物理的吳先生，因為他學生時代太過勤力之故，老來就駝了背，同學們都叫他做「流線型。」我想，這個未免太惡作劇了。

吳先生是愛說談諧話的，比方講到電學中的帶電現象一節，他說：「同性相拒，異性相吸」的現象，不特於磁於電所常見，於男女兩性間也是常見的。」他說完大家便笑了一陣。又講到起電機一節，他說：「威姆哈斯特感應起電機，本校也有四個之多，但是四個却沒有一個能够轉動。」於是他笑，我們也笑了。

五 歷史教員王先生

教歷史的王先生是梅縣人，我們都叫他做「羅媽生先」的，因為他頭一次來本班上課

風，把冠字齋齋舍前的芭蕉吹得索索地响，而且帶來了陣陣的語聲：

「丟那媽！比火油燈還暗……怎能看書？」

「簡直像木炭在黑……夜……燃燒……」

「四大天王竟然這樣自私……」

「我也要買一個……廿四活五十火……」

「哈！哈哈！多……亮……哈……哈」

「……代……藝人……可……憐……葬灰塵」

冠字齋是廣雅東齋中一部份宿舍，也是從前廣雅書院學生所住的地方。齋裡的屋子排在一列，共有十一間房子！房子對開留有空地；建築得像一尾小巷。這些聲音就是從房子傳出。

從黃色電燈下模糊可以畧看見第五號房子的一切：

中央五張桌子擺成方形，桌子上鋪上藍布；藍布上筆呀，花瓶呀，墨水，書籍……凌亂地放着，牆邊放五張鐵床和書架，桌子旁坐着四位青年，正在埋頭地做日裡的功課

——這時空氣沈寂得只聽到鬧鐘「的，的」的節奏音，和蚊子嗡嗡的响。
「拍！嘩唉，這末利害的蚊子！」坐在遠門口左邊的W君底叫聲，破裂了沈靜的空

氣。

「唉！功課這麼煩，天氣又熱，蚊子子又多，丟那媽，燈光又這末暗，到底又怎樣辦呢？」W對面的C終於發言了。

「……代……藝人……情絲……」

「討厭，小考大考還不够，再來一個會考……唉，差不多天天在考試，但到底有什麼用呢，紙仔夾帶，互通聲氣……差不多每個學生都做過了……這樣緊的功課還唱什麼一代藝人……討厭」C旁邊的N怨恨地發牢騷。

「四大天王多末風流……呀」C哼起粵調來。

哈哈！喂W，你看像N樣勤力的人，都覺着考試之可憎，我們的懶虫更不用說啦……哈哈，還時休息罷，燈又這末暗」。最喜說笑的A忍不住不插口。

「那個買燈泡？——廿四活五十火沒有啦，只卅二活五十火呢！……」這分明是廚子的聲音——卅二活還不够光呢……

——好再來一支煙精嘆五更——「何尺」

忽然燈火更暗了，燈泡內的鎢絲像燒紅了的鐵般紅，書本的字開始模糊了。

「唉，四大天王平常可算無惡不作，現在壓搾了燈火，供自己房裡唱煙精嘆五更」！W不平地說。

「世上不平的事多着呢，工人農人辛辛苦苦工作而給資本家地主享福……」諷刺地說。

W「到底我們應該雪不平啊」……

N「還說什麼不平資本家——明天交物理呢！還是出去買個光的燈胆吧！」

N 出去了房里暫時沈寂只聽隔壁四大天王合唱：

三更天……姆隨街跳……

四更……

一九三七，四，廿一時

廣雅生活的片斷

吳木

廣雅學生，雖具有埋頭苦幹精神，可是在今天晚飯後，大部分同學都抽些空間到處去轉換風味；且今天氣候轉熱，誰不願坐在課室內硬板板的坐位上用功，所以各處都可見有學生來往。

在校門前，可以說是精華的所在；那裡有訓育部，教務部……，等行政機關，在牆上更掛着報告消息的箱子，故同學來這裡也特別多。倘若他不是患着近視眼的話，定要看那裡說的什麼，故看的一批繼續一批，無數的眼睛不停的向着報告箱直射，還有些同學

，或許看不清楚，——簡直是患神經病——回復看數次的也不算少，由這點看來，學校的行動那麼能吸引同學的視線，而學生與學校已溶化在一起了。

同學對學校是這樣。對國家行動更注意，因廣雅學生們已深知國難臨頭，非一致對外不足救亡，但抗敵救亡，非空口憑言就能成功，必需瞭解國際大勢和國家所處環境而定對策，才可濟事；故圖書館閱報室，學生會閱覽室，老是異常擠擁，常有粥少僧多之慨，雖然人是那麼淤塞不通，而秩序一樣的井然不紊，從這點看來廣雅學生是新生活運動規條中的「守紀律」「每日要看報」的實行者了。

我從圖書館跑出來，便到球場散步，相距百步許，便聞得人聲嘈噪，心中不免有些驚奇；原來數十對大毛腿在那裡大運其動，興奮過度的緣故。可憐的，就是許多躍躍欲試而不得的運動家們，眼巴巴地看着人家運動，那麼起勁，恨自己不能早些兒到來佔場，只有仰望着藍天大稱倒靈，但也不致爭鬥，來一個爭場的風波，這大概是文明者與野蠻者的分界綫吧。

在廣雅裡各種合理生活，都有一種意義。以上所述，不過是我們生活的片斷。

從起床說到晚間入睡前的什記

勁中

五點五十分我從床上起來，開了電燈收拾床鋪，將畢，和我相對床位的同學×君，

，即問我說：××，現在是什麼時候呢？打了起床鐘了嗎？……我答：現在才五點五十五分；而起床鐘，等一會兒就打的，……

走出了房門，才知道天色已大亮了！強烈的光線刺激到我習慣了黑暗的眼睛，使我感到了迷糊。在青綠的大樹上，小鳥在吱吱喳喳的叫着，牠好似向着我請安——不！是在嘲笑我——嘲笑那可憐的不知道光明來臨的人！

水池裏設有水可洗面，這是近來幾天才有的現象。迫得我不能不到廚房裏去取水洗了。因為我們的宿舍在學校的最東北，與各班好似別有一個天地。離學校多水的地方；合作社游泳池二處又很遠；同時，覺得就在廚房裡取水洗面，也不見得過份於人，而是名正言順應當的。何況又是……

梳了一下頭髮之後，學校的朝會中也噹噹的响了。昨日因我和袁先生請准了免上朝會及晨操專為練習鐵球的原故，這時當然要獨自實習去。首先我是到張文公襄亭上作柔軟體操，次則跑到圖書館後面學跑步，繞了數十個圈子，才走回第七籃球場裡，開始學鐵球。來來去去的拋二十餘次，就返宿舍中休息了。這時我是坐在x君的窓前，雙眼也照常一樣的望出去。在西灣東路上井，就走來一個見慣活潑可愛的女學生。她越走越近越不見了！因為她是要搭車入城去上學的，在等車的地方，恰被大樹及房屋遮蔽着。不過我仍然是望着她出來再見。唉，真好，真如意叫了「一聲摩合」，她果然走出在一塊空地

上站着。我們望她。而她也好似望着我們一樣。於是我們就感到未來理想的空虛了。

廣雅的老鼠多不多，平常在黃昏時候可以看得到。不過而在別一個時候，是很少見的。特別是今早却有點例外了：當我吃早粥之時。老鼠竟衝上飯堂中來找食；又肥又大隻，真令人心寒可怕！爲什麼老鼠都不怕人了呢？！

上午頭一二兩堂，是輪到我班作文的時間（每一週限作一次）。首先麥先生派回本學期第一次作的文，并且他還說了許多含有不好意的批評話，從此我可知我前學期還有一次作文，沒有希望發還了。其次他比過去出條一條作詩的題目，說可供一般中意做的同學作，其實水落石出，誰人不知道，想不出他的用意來呢？

下午頭一二兩堂，是我班的化學實驗。「細佬仔」（我們叫化學教員的笑名）他仍是離不了他的老調子：第一堂作爲照書念經，第二時由我們各組自己實驗。假使你想不參加工作的話，你可以自由他往，他也是無如之何。所以我們常說：化學先生教化學，在廣雅的確是說得對的。他不敢開罪于人者，這根本是他自己無料，我們爲着他的體面飯碗及免除無聊起見，不得不如此消極的表示。然而，這是我們學校國家民族將來的大不幸。

連着化學堂來的，便是軍訓術科。這時，除我班全數到齊之外，其餘各班皆寥寥無幾，其中甚至沒有人去參加。因此，惹起了軍訓主任發了許多牢騷，體材好似屬于「抱

浪頭」及恐嚇我們的。不過，我認爲軍訓是我們國民應盡的天職，過後也不去計較它。編完隊，我們即散隊了事。

我們住于學校裡，平日在課期間，除掉于操場上的運動外爲消遣之外，再也找不出他項來了！可是操場上的運動，須要一個良好的環境。如我們的學校這樣：自去年起實行過去從未有制水後，就覺得非常費事了。

晚間的自修鐘响着時，我恰還在洗浴室冲身。等得我跑到課堂時，時已七點有半了。溫習一下立體幾何，二小時的自修又匆匆的過去。雖然自知這樣的生活不合適應，然而，生活的單調夾着無聊的氣味，也沒有他法可想，有可糊塗的餘地，就馬虎過去吧？！

廿六年四月二十夜記于清佳室中

有趣的生活

何步舜

倘若沒有「廣雅的一日」編印，我的生活是和尋常沒有兩樣。爲什麼我的生活異乎尋常呢？因爲我和幾位同學擔任攝影的工作，在今天找尋應該收集的材料。

今天的生活在我本人，特別值得紀錄的，就是整天和攝影機做親密的伴侶，牠不離我，我也不離開牠，牠所到的地方，也是我所到的地方，而且又是我一個好帮手，替我

把刹那即逝的印象留記下來，使日後都可以在我的眼前或者大家眼前重現。當着天空剛剛露出了微明的當兒，我就從床上爬起來。這時起床的鐘聲還沒有作響，不能例外的工作幹妥了，就準備今天的工作行程，把我的工具——攝影機準備最先的工作，就要攝影升旗的情形，和晨操的動作，可是光線暗得很，動作又這樣急速，故此要裝上綠線非林，成績怎樣就要顯影後才有答覆。

爲着搜集今天需要的題材，今天的功課沒有辦法去理會，祇可在缺席統計表裡佔一個位置了。我們沒有新聞記者攝影生活題材的經驗，而且工具又沒有他們的那樣精良便利。當着工作的時候，很感困難，僥倖天色好，工作減少了一些障礙。

我所担任的工作，多數是向室內找題材，最可惜的事就是很多人存着這樣的觀念——怕人家把自己的專容攝入鏡頭裡，這也是我們工作困難原因之一。

這次攝影，雖然是困難，却是我五年來的攝影生活中最有趣的一次。同時又增加了我室內攝影的經驗。

來了新的

華容

當我交軍訓畢業相片給學校的時候，我的眼無意中斜視去了校門的外邊，那時有一隊穿着軍服的人們，在那裡站立着，操練着，看起來很似本校高一的同學。他們也是穿

着軍服，戴着軍帽，有個年近三十的軍訓教官，在那邊教練他們，實與高一同學上軍訓時相彷彿，不過他們的年紀較老一點，身體較呆一點，沒有同學們那般的活潑。這，這就是本校的校警。

呵！我知道了，這是一般新校警，剛從鄉間來到的，因為前幾天我曾聽過有位舊校警說：「我是失業了，飯碗打破了，被學校撤職了……」。

我想，學校撤他們的職，或許沒有什麼特奇的事情的，是因為他們的年齡太老了，體格太虧了，不堪訓練的緣故，而且校警是要強壯的，富有精神的，具有軍人應有的道德的。

但是，原因一定不是這樣單純的，我敢斷定的說，是因為那幾個校警，才能固然缺乏，但沒有「背景」，是個最大的共通的原因，據我所知道的，這幾個校警，我們還沒有入來廣雅，他們就已在本校充當校警的職務了，在某一個時期，他們的位置，是鐵般的穩定，絲毫也不受搖動的。

現在，他們出校了，正在渺茫的迷途上奔走着，繫着他們的空肚在那邊向人乞憐。我並不是可憐他們——就是可憐他們的話，我也沒有力量去營救他們，因為這是關係着整個社會的事情——我是憎惡現代「人事」的卑劣，社會組織的不完善政治的不上軌道！

看呵！現在整個社會都是這般的情形，除了這種情形以外，實在找不到第二個的情

形，就以事實來說，無論任何部分，假如我們用做數學的細心，去調查一回，一定知道「人事」用事，是現在最普遍不過的情形。

同學們，努力吧！我們要把這種卑劣的情形，根本的消滅去，那不完善的組織，我們共同協力的改造過，達到我們理想的社會！

友情的浮彫

黃都中

「諸君：吾此次休學，因病後體格孱弱，且亦因家事所致，當斯惡境之下，不得不與諸君別矣，追思往昔，無論學識上工作上，得諸君指導不少，而今遠別，公誼私交，理應面辭各位，惟吾恐言未發而淚下如雨，五臟俱裂，痛哭各位之前，故如此無情，不辭而別，諒亦有原宥吾心矣。」

今吾與諸君別矣，相見何期，懵然無知，噫，痛矣，夫復何言，惟望努力自愛，且時賜……○」

這不是什麼奇文之類，抄出供大家共賞，而是「廣雅的一日」徵稿，想寫點東西，在書枱上呆了幾天的一張稿紙，呀，那就是上面抄錄的一些。

三個月以前，他是我們同學裡的和藹的一個呢。

一天的晚上，突然聽到他患了腸熱病，已由校醫所送到市立醫院留醫的消息，同學們很焦慮，不安。我聽說他很危險，幾次想去看；結果沒有。我的心裡很難過。

不久他回校了，他說，大考的課程很難補，而且身體又很弱，不敢看書。

吃人的課本，終於把體弱的他吞下了！

他回校後，一面調理身體，一面覺得功課趕不上，而且調養的經費也生了問題。

「諸君，吾此次休學……」

一個晚上，他悄悄的離開了學校了，留給我們一張模糊的墨跡和惘然的悲哀！友情呵，夢一般的在枕邊消失了。

這樣的一群

膺之

鐘聲剛剛响了，還沒有二分鐘，×先生就到了。因為他怕來遲了，同學會誤會他是請假了。他身材矮小，柳腰婀娜，就有點像女孩；再加上他走路，也有點像女孩。於是他就十足佩稱「小姐」了。

177 這是第一課。課室裡的五十餘座位，還未坐滿。

「怎麼這班的同學時時遲到的？」×先生望了望全個課室，這樣發問了。說話時頭是

微微地搖動着的，因為頭搖動，頸項也跟着搖動起來。

「路太遠呀！」他們不約而同的答出一個答案。

「家遠，丙班，丁班路也是遠的。怎麼他們又不會遲到？」不知生理關係或者口才不好，像有什麼噎着他的嗓子般，他要說盡了，忽又住了住口才說出來的。

「我們的路太遠呀！」又是這麼一句。

「假若你們認為我教授不好，我可以辭職。」

「先生好！」

「但是，你們不單只我上課遲到，很多先生說，你們都是遲到的。這是一種壞習慣，所以我們講書了，遲到的同學，讓他吃虧吧。」

「等等吧。否則，他們來到，又要再講的。」又是一陣嘈雜。他們提出反抗充分的理由來說明昨晚聯歡會睡遲了遲到的事應屬例外。

「讓他們吃虧吧。」

「不，這樣太馬虎了。」

「當量的解釋，就是……」他不再爭論了，開始講書了，又是搖動着頭和頸，手是忽高忽低地擺着，有時兩手掌握在一起。

他不再理會了。他們的解說只是講書：「H₂O當量是……」聽書的也祇得呆坐着。

最少過了十分鐘了。鐵牛跑來了，還有一群同學。他態度有點輕浮，走起路來，總是跳吓跳吓的。還裝了個鬼臉，好像要同學特別注意他是一個懶精，但是，却極力要避免教師的發覺。

×先生只有望了望他們，又繼續書了。

斷斷續續地幾乎到齊了。空着的座位，就只有老俊的和一些請假的同學的。

快要下課了，老俊才緩柔地慢着步踱來。同學們是一陣玩笑的大笑。但是，他像沒有覺察到，或者覺察到而故意不理會，不在乎地走到他的座位坐下。要這樣力能够表示他的高貴，他是花花公子，和其他同學不同似的。他坐到座位裡，沒有多久，傳達的老伯，送給他一張紙條說有朋友找他。他不耐煩似的看手錶。

「是lover吧。」老趙偷偷給他一張紙條。

「不是lover，也是女朋友，一定的。」老李也有一張。

「叮噹……叮噹……」下課鐘聲打响了，同學們又活潑起來了，個個都心花怒放。「以後你們請早到些。遲到是不好的，是你們自己吃虧……」×先生又來教訓了，他還要說下去。但是，同學們已經蜂湧出課堂去了。

午餐後，又來一個午睡。這有些同學，是一個習慣了。據說這對於身體很有益的：可以補足精神，可以使瘦的人也會肥起來的。「真光豬」他是這樣得名的。而且近來天氣

，多麼使人疲倦。這一套更爲同學們樂而爲之了。

是那一個傢伙不知趣：本來他可以靜下來的。可是，他要使人覺得他是天真活潑，可愛的，却徧徧要找些話說起來，又唱起歌來，而唱歌的聲音又裝得嬌滴滴地，怪肉麻的！他把我驚醒了。可惡！可恨！

醒轉來，又聽到老俊在和同學說：找他的人兒了。她是多麼美麗；談話時多麼甜密；她的胭脂……他像是要在同學面前示威，表示他有了愛人，表示他的生活愉快。

下午又不見鐵牛上課了。下課後，在回宿舍的路上碰見了他：

「怎麼又不上課？」

「走雞嗎？」

「我都有上課的嗎？」他爽直地答了這麼一句。似乎不上課懶精是有無上光榮的，無上偉大的，他要表現他就是天字第一號懶精。

集體溫習

史頓

本學期第一段的小考，本應在三周以前便舉行了。可是因爲本級宿舍發生傾倒的危險，所以特放假一個月以便修理。而本級的小考也因延遲到現在才舉行。

今天是有歷史意義的「廣雅的一日」，也是我在平日做工夫，不重「臨急抱佛脚」，但多少總要把平日的功課及所做的工作，作一個總溫習，以便應付這次所謂檢閱成績的考試。故雖到了最後準備的數小時，我們仍須加緊我們的溫習工作。

爲了應付考試而加緊溫習，這無疑地也是相當重要的工作。但就目前我們所必須學習的科學，其部門殊非簡單的。雖然各種科學都是極普通智識，說不到高深的研究。但是若以一個人的智力和體力來熟習這麼多的科學部門，除了萬能者以外，實有「不勝其繁」之感。而且一個人的天性和嗜好，都各有不同，若非其所好的科學，而強迫他來學習，這比引牛上樹要艱難的。所以我們便在这种條件和現實的需要之下，產生了我們集體溫習的方法。

集體溫習，是我們應付考試的唯一有效方法。它的組織很簡單，內容是由若干位同學彼此集合起來，利用各人的嗜好和特長，加以有組織的分配工作，例爲某君對於英數或某一科是特別有心的。就將某科的溫習工作分配給他，他便專心於這一科的工作。到了集體討論的時候，他便把研究的所得，貢獻出來。若各同學當中對於這個結果發生懷疑或不明白的地方，他還得要担任解釋和教導的責任。這樣以彼之長補此之短，也是分工合作的表現吧。

自從我們的集體溫習的組織發展以來，各同學對於這種方法，都是十分滿意。并且

也表現相當的成績。由這個極小的組織而得到有效的結果，便可知道集體工作的重要力量之偉大。

夜 感

大 Q

茫茫長夜，耿耿星河，環堵蕭然，時來虫聲唧唧，自然死矣，惟餘鶻哭淒淒，廣雅之繁囂，亦漸為沉寂蓋時將午夜矣，余以課業未完仍埋頭于黃卷之中，冀趁我青年，實吾學問，如此而至早彫，亦復何怨，已矣乎，所謂及時行樂，非不幸者之能道也，暮春之良辰美景於我何有哉，祇增有心人之苦惱耳，忽有聲曰：「××，夜深矣！胡勤勞若是哉，汝宜休養身心為是」，此同學×君之聲也，吾聞之有素矣，心實悶之，然吾所以為此者，彼能明之乎，余之凄苦創痛，亦非×君所能洞悉也，乃淡然應之曰「諾」！時夜已半，電炬燦然，使斗室之中頓呈銀色，而翹望走廊月影，慢向西斜，沉醉春風，時敲牕格，階前芳草，媚態堪憐，如澤甘露之恩，含情欲語，此情此景，皆足起遊子之愁懷，傷心人之往事，目前惟茫茫一片，星月沉光，天地無垠，何處見吾歸宿，思至此，不禁惘然既而悟曰：「月白風清，良辰不再，春霄苦短，笑能杜度哉」乃信步所之，至於東圃，仰視浮雲之馳駢，下觀暮氣之氤氳，隔牆之紅棉花落，摘地成聲，圃側之綠竹相推，

簌簌作响，眉山樓等重建之工程未竣，瓦礫蔽途，極目荒涼，有如亂後，既而荷池在望，綠草油油，蓋池上之浮萍也，余貯立久之，如有待者，忽微風過後，柳影徘徊，槐陰轉動，余以單衣難奈，不禁寒噤，乃步至湖心亭，倦倚石桌，於朦朧中如身處故鄉，重現兒時之幻景，忽閃爍螢先，頻掠眼前，舉手撲之，始恍悟螢飛對岸也，不禁苦笑，轉望東塾樓頭，燈光四射，而人聲寂然，同學等已入甜蜜之睡鄉，醉人之夢境矣，彼能知荒漠湖邊尚有傷心人在乎，嗚呼蒼生，余豈非人也耶，何苦吾心志於此極，憶自初中畢業後，家道不前，故鄉則飢饉連年，親戚號寒之聲不斷，天災人禍，無日無之，暮靄沉沉，故鄉之繁榮絕望，吾之宿愿難償，英雄豪傑之夢，而今安在哉！惟見茫茫衆生中，不才已沉苦海，思至此不禁淚下，忽有昂吟李煜之詞曰：「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其聲淒淒然，不絕如縷，蓋有心人語也，余縱目四顧，聲已寂然，既而復發誦滿江紅曰：「怒髮冲冠……：憑欄處……：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余不禁聳然，其鬼魅耶，胡來此悲歌也，久之則一青年循橋而至，面色蒼蒼如重有隱憂者，此同是天涯者歟，我知之矣，廣雅之大，固多得天獨厚之人，而苦命青年豈徒不肖而已哉，乃步至小書樓，惟見古木陰森，幢幢鬼影，蛙聲咯咯，倍覺淒涼，螢光閃爍，出沒其間曾幾何時，日間之熱鬧繁榮而今安在哉，間抵大操塲，目前一片荒洲，殭眠月下，余如成天涯孤客，不幸顧影自憐，舉且無親，誰是同心知己，已矣乎，惟箴默寡言，免招人禍，潔身自愛，醒

眼看人，世雖混濁，於我何由哉，時明月清風，似嘉吾孤芳自賞，乃顧而樂之也，已而嘆曰：「歲月飄忽，轉瞬又一度蟾圓矣，朝露人生，百齡短運，若不趁此青年立功立業，一旦老耄，徒極大化之心，生雖百年宇宙何殊逆旅，此有志之所悲也，況值邦交外難之狀，正吾人報國之日，東三省之旌旗已易，古國之舊夢初完，際斯危急存亡之秋，英雄用武，此其時矣，小子可取讓焉，乃緩步而歸，見余黑暗前途，重現光明一線，蓋校務處也忽時鐘鏗然一响，爲曰：「夜深矣！」

青年的婚姻問題

小石

芳兄：

你的信我已接到了，在那信中，使我感覺最慚愧的，就是你要我指導你的婚姻問題，實在我是不能指導你的，趁着今晚的閒暇，就給你作一討論式的信罷了。

婚姻的制度，是跟着社會的變化而不同的，而社會的變化是基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上古的亂婚，血統結婚，這可不說，而在中國的社會裡，婚姻制度停留最久的，可說是封建社會的恩賜了，這個封建社會留下來的禮物，那個能夠否認在現在的社會裡，具有他的殘餘勢力呢？這緣故就是因爲現代中國的社會依然是半封建式的社會哩！因爲這

封建社會禮物的存在，所以和我們一樣的一般青年，就因為受牠的支配，威脅往往自己找不到頭緒去解決，就是有時他們從書本和朋友間的指示，得到相當解決方法，却是沒有勇氣去幹，缺乏勇氣的原因，或許亦是環境所使然的，這就是所謂客觀條件會轉移一件事的實踐了。因為這個緣故，這一般青年只可屈着膝，垂着頭，去聽候這個社會的判決，我相信，這樣幹下去，所得到的結果，一定是受到了不少的痛苦的，而且此種痛苦，是不止加在這些青年的本身，將來間接直接的會留到下代和害到民族國家的，那末，有些頭腦較清楚一點的青年，為着本身，子孫，民族，國家的利害計，就抱了大無畏的精神，去行了被這個社會一般人所認為希罕的事，而結果縱有一點收穫，但也是受社會上一般人的唾罵，這就是我所說的客觀條件了，亦是使一般青年覺得煩悶的一個問題了。不過，請你注意，這裡所說的一般青年，不是專指着男性的。

芳兒：如果我們處在這歧途上，究竟要走那條路呢？就是說：是要不顧一切的去幹那一般人認為希罕的事呢？還是去作消極的妥協呢？我倒要你能告訴我。但是，我們要認識：消極的妥協是存着痛苦的種子的；有危害子孫，民族，國家的因素的，但是，我又相信：一個青年，假如依然的屈膝垂頭，將來宣判結婚的一日，所得到的是一個不合個性的伴侶，無論如何，青年是不願意的，如果再沒有勇氣的話，就要反悔過遲了！

上面說過沒有勇氣是受了客條件所影響，在這客觀條件中還具着一個所謂假慈悲心

理的因素，這句話要怎樣解呢？就是恐怕對象會因婚變而走到極端以至自殺，陷落這種心裡，照表面看來，可說是真的慈善，又爲什麼說那是「假慈悲」呢？這是基於人們的心理，會可以理智來抑制感情的，不過，這理智是要以明白事物利害爲限制，如果明白事物的利害，我斷對象決不會走到錯途，的那末，這種心裡豈不是「假慈悲」嗎！

我嘗聽過一般老年人常用着一句似是而非的「學問要新，思想要舊」的話，來教訓後生輩，麻醉青年的頭腦，而他們所以會說這句話的動機，據他們說：是因爲目擊後生輩血氣未定，往往要作出不合道理（？）的事出來，其實，這句話的矛盾，是顯然易見的，所謂學問和道德，都是抽象的名詞，是與頭腦的運用有不可分離性的，我亦相信！一個人是不會有二個頭腦的，既然有新的學問，就一定有新的道德，那些掛着新道德爲名而做了不少糊理糊塗的份子，是不可拿來做例子的，所以我希望我們青年對於問題的應付，都要從新內容的道德觀前進！

芳兄請你也前進吧！！

小石寫於廣州廣雅四月二十之夜

四月廿日黃昏在

廣雅

金芒

斜倚着

尖硬的石橋欄，
涼透了我底手；
綠陰濃佈了四週，
從西方
阻不住金燦的陽光，
一縷——一縷。

它，斜映在
清幽的石橋上，
古雅的圍牆邊；
那高傲的木棉

茁出了嫩芽，

影兒飄飄地

斜影在——

校道底灰白的邊沿。

左邊

從那西橋洞口，
浮着黃色的波紋，
一片，——一片。

前面，

垂陰底下；

模糊着

灰藍的倒影。

遙遠的

却只是——

歪了的格子般

底縱橫的阡陌。

忽地裏，

一陣槳聲喊聲；

喧然地

從右邊升起。

兩隻小船，

載束了十數個勇士；

光着盈實的上身，

用那露筋的粗手

在飛銀般的水花裏

喘着那啞喊着的口：

「快用力啊！」

快用力啊！——朋友！」

四月廿日晚上。

就在今天

古松

讓我們記憶着今天，

想起了去年；

捫一下臉，

時間的變遷，

該使你心眩，

你是善忘的人？

你是戰士？

請記住——

歷史的殘痕，

過多了一天，

會增加一重舊痕。

讓我們記憶着今天，

今天不比去年，

更充滿着危機，

他挾着主義，

你劃開界綫，

由蒼老的松幹，

織成老蒼的世紀，

從沒有計算，

東北的土地；

那洗不去的血污，

數年來的羞耻。

讓我們就在今天，

建築起強固戰線，

你是青年，

該好好地利用今天，

你心上，

該壓着一塊重鉛？

別說今天是平凡，

不該有平凡日子，

爲了河山，

請把頸項伸長，

看今天是怎樣。

四，二十·於廣雅

一日生活

徐炳華

清亮悠揚的鐘聲喚醒了睡魔，

我拖着沉重的步武，

在那時——雲霞中顯着朦朧的白光，

蔚藍色的天空，

白雲兒在那兒滑澤地追逐，

更有那可愛的太陽，

放出他的紅光，普照着四野，

在自然的畫卷中，

我們靜靜地讀書工作。

× × ×

下課的鐘聲响了，
我們爭先從課室裡走出來，
吵雜的聲，和着脚步踏响，
奏着各種不同的諧調。

無形中課外充滿了有趣的笑劇。

× × ×

悲壯的號聲，衝破了沈寂的空氣，
我們急忙地拿着碗筷，
慢慢地踱到課堂，
走進那暗沈的飯堂，
在那兒祭我們的五臟神。

× × ×

斜陽的金光，一縷一縷地接運着，
從那無際的天邊，射到我們校外的小河，
襯着兩邊的樹兒，房屋，美麗可愛！

我們二三人，坐在那光滑的石檯上談天，

呆呆地望着那遠處的田野，近處的小河
出神恐怕是畫吧！

心兒不斷地沈思，
思到腦裏遍了，
便似雲一般地給風卷散了。



青年 陳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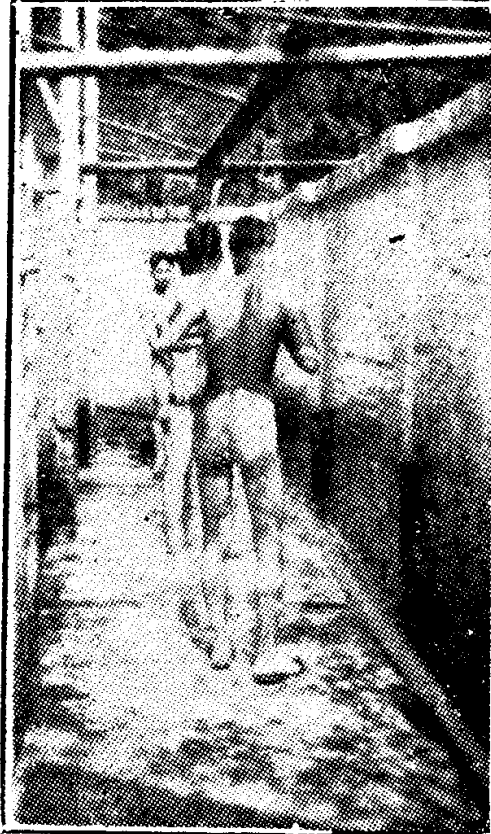


農場外望 陳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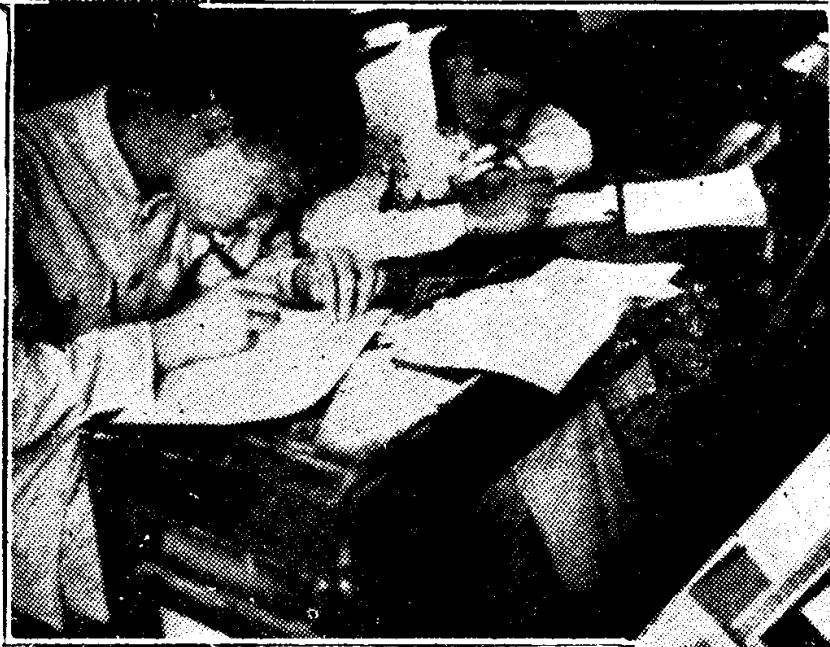


大概他们想做文章了。 2

裡室浴



郵差



幹書



者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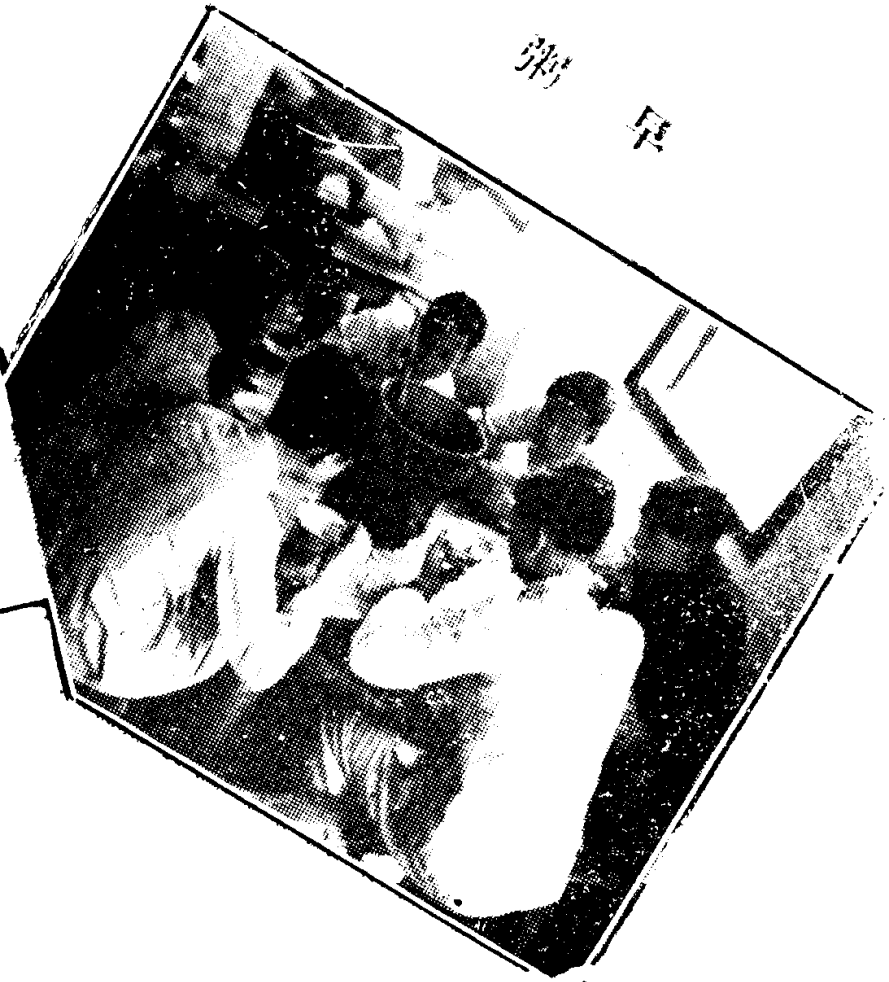
合
作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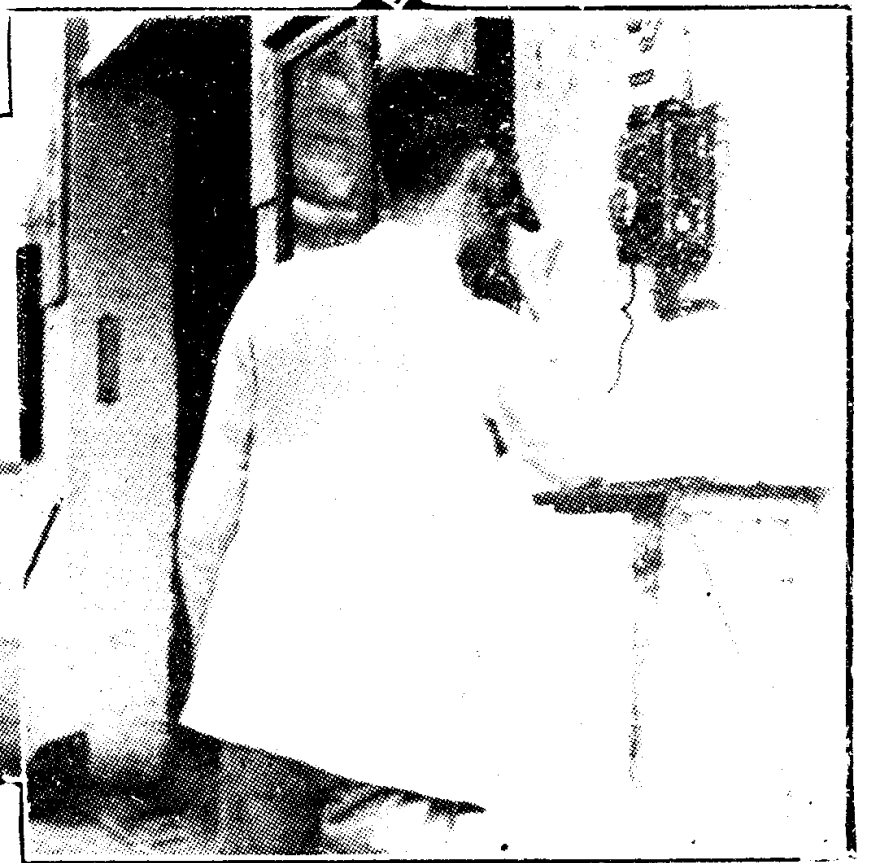
“ 羅 波 ”



謝
泉



厨
房
買
菜
回
來



“ 飽 大 ”

“ …… 喂 ”

第四編 工友之部

自己寫的：

我的一日

圖書館工入霍才

本校學生自治會發刊「廣雅的一日」，內容是記載着本校內員生，工友等的一日工作生活，我感覺這樣的一個刊物，是非常有趣的：本來我是一個家道清貧的人，沒有機會受教育，對於學問，是沒有的，叫我作文章，實在不敢，現在大胆的寫一篇出來，比較班門弄斧，更加胡鬧，請各位先生，工友，原諒吧，這幾天工作，比平時更多，因為正是整理舊雜誌，和從濂溪祠搬來的舊書籍吧，我因為對本刊有無限的興趣，所以抽出睡前的時候，把我的一日工作寫出來，我每天的工作，差不多，是一樣的，除了特別事情發生之外，天天如是，今天（四月二十日）的工作，或者可以說是天天的工作了：六時起床，洗完了面，將館內樓下全座洒掃，大約七時三十分才完畢，繼着將昨天的報紙，由架上除下來，換上今早送來的廣州報，以便開放時供人閱覽，依時把大門開放，然後回雜誌室，應付借閱雜誌的工作。借閱雜誌的人較疎時，方得抽閒掃拂閱覽室枱椅的塵垢，至於往合作社取水沖茶，等等事，也要乘着上課時間，到館人較少時抽出半點鐘時候去幹的，十時到了，就把雜誌室門關上，到外邊去用膳畢回館，把管理員寫備的催書單

分送各班宿舍，這時已近十一點了，又要坐在雜誌室以便各同學來借閱，因為這時落上午課的時候呢。十一點至十二點這個鐘頭，各同學借閱雜誌較多，一步也不能走開了，十二時十分上課鐘响了，同學紛紛離館，這時出納處前面借書券及字紙，已滿地面了，加上數百人鞋底踏來踏去的地面，也弄到沙塵滾滾了，我又要再行掃除一次，繼着又要像上午換置廣州報的一樣手續，把香港各報換上，然後仍舊走回雜誌室，做等候借閱工作，三時候各班多沒有課上了，於以借閱的人數，也較多，也是一天來借閱工作較忙的時候，四時到了，也將雜誌室門關上，到外邊去用晚膳，飯後仍須在室工作，將到七時的時候，就把零亂的坐位執拾整齊，依時閉館，有新雜誌到的時候收拆，黏貼書標，等等，也是要利用借閱人少時去做的，那麼沐浴，洗衣，出街購物，種種私人生活，要七時後才得去幹了，這樣機械似的工作，我不經不覺的過了（十）年，現在借「廣雅的一日」來紀錄出來，我覺得十二分的欣幸啊！

廿六年四月廿日記于冠冕樓

一天之生活

朱 就

193

曉氣晴和，柔柔的清風，由空際而吹來，真是令我入夢咯！惟是我為家庭不良的狀況，經濟的困乏，至到投身廚役。我在五時半左右，夢里驚醒；思想食君之祿，担君之憂，我即馬上起床，浣罷腮兒，跑到西華路的市場，購早餐料回來後，七時之鐘聲叮噹

响了，即時開餐，稍候，向學生開午餐餽單，及膳食幹事取買菜銀，學生所開的餽色，不是優美，但係近來物價軒昂，較上年有天淵之別，很難購辦，我行到魚肉店，徘徊揣度一番，購完一概回來，校門之鐘已經九時十五分，因為廚房之自來水，不能夠敷用，逼得我的工作很慌忙，聞得高二丙的學生弄奏銀樂，聲音悠揚，足以暢我的心，悅我的耳，午膳後下午照常工作，晚膳畢，共同一二知己，徐行到下九甫馬路，車輛往來，如川流不息；行人提携，僂僂不絕；重有五光十色的物品，萬紫千紅的形象，足以遊目騁懷，九時半乃返，真似樂也。雖然，我為青年的男兒，投身廚伙的生活，亦等於陶犬瓦雞毋用之物一樣，我無絲益於國家，扶助於社會，實人群之一蠹耳！況且我國自「九一八」被日本的矮奴侵佔以來，迄今報載，時常有蹂躪我國疆土，立約迫華承認；此演野蠻，聞之傷心，言之切齒，必須上下一體。衆志成誠（是「城」字之誤）；如雲如雨。如貔如貅，進攻矮奴，令他聞風而潰，棄械荷槍而走，則中華民族光榮矣，同時我蒙本班的學生垂愛，對待很好，我地位雖卑下，亦都覺得暢快無憂。

四月二十日我的感想和希望

植物標本園工友 羅諾

我前日看見了壁報知到廣雅的一日徵求稿件我乃係一個工友而且係管理植物標本園

的工友，我日常的工作灌水栽培植物施肥除蟲等於是一日的工作算完了如此簡單的工作本來未有甚麼話可講的不過我現在感想到一層甚麼呢就指一株細小的植物而講由報種而產生經過相當的時候開花結果後供人們的採求木料則可建造偉大的物件猶如一個人在母親腹內產生出世的時候甚麼東西都不知到經過相當的時候入學校讀書由小學升中學升大學得到相當的程度後對於家庭則建設再於社會建設偉大的事業在國家服務能建設國家在世界上成爲一個強盛的國庶幾可報國家的保護恩再可報父母的養育恩猶如植物的結果成熟後報答人們的栽培恩我希望你學生們在求學的時期中切不可存有一點自曝心或自棄心要存一種遠大光明的心將來能建設國家偉大的心成爲一個偉大的人物是我所厚望的現在我要求你們學生一件事因爲標本園的植物死了的不少失了的又不少猶如一個人失了教育一般若不醫理則不可設想呵是以望你們各位維致多種送園培植將來成爲宏大的鉅觀一可資各位的研究又可壯觀瞻則不獨本園之幸學校之榮學術界的前途尤利賴呵好我想講的話講完了我要求的事件亦完了祝你們各位努力吧

廣雅教務部工人日記 一頁 四月廿日 人弗

我今晨起床幾乎過鐘了，昨夜因眠得夜，睡到我們房裏鶯歌鳥啼了，我們驚省起來，就快快起床出了外把鍾一看誰知起床鐘打响了，把辦事處開了門拿水埕卽往茶房冲了

茶，掃了枱，回房裏洗面，見了號兵持號上去，心想着咁快够七點鐘來了。入廚房洗了面，回房裏，這鶯歌又啼了一聲，我今晨起身好得你鶯歌啼把我叫省了，我感想道鶯歌在我房裏，是我們的一個好同事好朋友的一樣，在房裏把床上的秩序整齊，上辦事處去這時鐘已有七點半，我的肚子餓得很，各同事個個看報紙看得高興地，我就提議劃鬼脚，食麵飽，我們的各同事很歡喜地贊成的，我就快快把牠寫了，各同事你又劃這條，他又劃那條，我做寫要各人劃了尾這條就是我的。我就把它開了結果你又五分他又三分，我又兩分，各人拿錢出來，買麵飽回來了，各人拿麵飽吃，你吃我吃，吃得高興地，聞教務處的叫人鐘叮叮响了，我快快吃了過去叫什麼事情，幾乎吞不下的，原來有某位先生請假，拿請假單通知某班學生回來工作做畢業生的成績表，做不多時，食飯將近，我們食飯也要分爲頭尾席的，食頭的同事已經去了。這時的電話又來，這邊叫人鐘又响了大有應接不下之勢，忽見頭席的同事吃了回來，尾席已够我們趕快往吃飯去，吃了飯回來，是時全校員生吃飯的時候，我們趁這個時間有假看看報紙的，就是過了午天的生活，忽然午炮响了。我就開始作工把點名表印了繼續作別樣工作去。不覺間我們的同事叫聲我，我問他什麼事他答够鐘吃晚飯呀，我初不信頭回望了一望誰知够鐘有餘就快到吃飯堂見了食飯伙記個個座齊了只候我們的，我把那碗筷簡單洗一洗就吃飯，吃了飯，掃了地，回房裏拿着面盆面巾浴巾往冲身，冲了身，看看港報有什麼重要新聞，有電話來聽電

話，是時上自修課的，班主任及學生，有數位拿着燒了的燈胆來換，那位主任又道我班課室的燈熄了，未知壞了何處，即叫電燈匠前往修理，我們得命即去叫了電燈匠回來，不覺間，熄燈鐘打响了，我們一天的工作與生活已經完了，我們就把門鎖了，回房裏睡眠吧。

我們在廣雅，每天的生活差不多也是一樣的。回憶我初來廣雅的時候，梁校長漱溟已經北上了，這時黃教務長繼任校長的是民十七年的時候，廣雅的生活環境，比今日的廣雅生活環境，大有新舊廣雅之別。

游藝區工作之概況

友工 歐 五

游藝區工作，本極簡單，又頗麻煩，何以言之，予將游藝區工作概況詳述，本校自開校以迄民國廿二年，向無游藝區之設，其時學生課餘游藝，如乒乓球，彈棋，椰胡，秦琴，月琴，二胡，各種棋類等樂器玩具，皆係校內學生私人購置，以備課餘消遣，迨至廿二年度下學期學生自治會常務幹事李益三君，承何校務委員學堅先生之命，徇各同學之請求，增設游藝區一所，定名「廣東省立一中學生自治會游藝區」區址在校內蓮韜館蓮塘之側小書齋內有一廳二房，以一房為貯放樂器玩具，一廳為彈棋場，一房為工人寢室，另在附近設一彈棋場，乒乓球場二所，本區直屬學生自治會管轄，是時（民國廿三

年春季）復經學生自治會召集開班代表會議，由班代表公選鄧業燦君為游藝幹事，鄧君奉選後，乃奉命積極進行組織本區一切計劃，本區既設立，復奉學校將學生逾期繳費罰款百分之四十撥購各種玩具，以供學生課餘遣興，又由游藝股請求學校派一工人到此看管，然則本區開設已歷四寒暑矣，本區開放時間每日上午八時至九時半，中午十一時至四時，下午五時至六時，星期六下午四時停止，星期日上午八時至十時半，中午停止，其餘放假，暑假，寒假，停止，借出之物件限二十四小時交還，到期交還借物有之，延期交還借物亦有之，本年度游藝幹事李錫鑒君將本區存殘壞玩具一一修理，仍感有不敷週轉之處，屢欲添購，又乏于資財，亦無可如何也，目下本區所存玩具樂器三十三件，棋類十七盒，為數似乎畧少，至言本區工作每日遵照規定時間開放，如係學生借用憑學生証交付，由該學生填寫借用單，連該學生証交存備查，其餘祇憑借條而已，予每日上午六時起床，六時二十分到招待室聽候庶務點名，六時三十分打掃本區內外地方，需時二小時，如遇交收借物隨而交收之，然每日一交一收，頗為踴躍，週旋不已，餘如空閒時間，則自行妥修各玩具，此本區工作生活之情形也。

「工場」

鄭振邦

余為校傭，工場服務，歷有數載，每月工資，僅十餘耳，工場者，學生之工課也，

場分三部，委主任一以專導，有工人八，分木工三，為校內修葺，餘則工課協導，另修工課成績品物，宿均駐場，余輩日常工作，素以八時為標，辰起洗臉，稍習運動，後始工作，至十時早膳，後則工休少許，續動而至四時半，為晚膳，後則工息沐浴，並散步於校郊，以養元神，畢返獨寂而自思，茲世景況，竟有不惻之憂，時或溫故，藉資療塞，神略髣髴，就寢而達旦，生活如斯，因以記之。

工場鄭振邦四月廿一晚

我的工作

一個工友泰然

199

今天是四月二十日。亦是我們學校同學所編「廣雅的一日」。我是本校的工友。我是一個早已失學的工人。並且是破題兒第一次投稿的。我對於「文」的一件事。我是不敢說的。我所寫的字。亦有很多是錯悞的。還懇希望各位 導師、學長、工友、多多指導、和教訓我是萬分的感謝。我現在把我今日的工作。寫給各位讀者看看。本校規定工友是要晨早五點半鐘起身的。起身後的第一個問題是洗臉工作。洗臉後快到六點二十分。便到招待室集合點名的。這就是每天一定的校規。無論任何一個工友是不敢違背的。這個點名的導師陳先坐。是很和藹可親的。我們由點完名之後。各人都去開始進行各人一定的工作。我是不能例外的。我點名在將近到尾。候點完自己名之後。回到我所做工作的地方。把我應做的工作。如掃地；泡茶；等等晨早的工作做完。忽然間鳴鐘十點。我們

的用膳時間到了。大家自然地在「會食堂」。開始吃飯的工作。「會食堂」雖然有七十多名的工友。在此會食。但是秩序是非常齊整的。食飯的時間，大約是二十五分鐘，食畢我們亦跑回我做工作的地方。聽候我們的導師指導我們的工作。一直到下午四時二十分。我們的用膳時間又到了。食飯完了。這時候可以靜靜地一個人走出去學校門外的大樹蔭下。坐坐。借着這個機會。去飽嘗我的眼福。換換我的精神。這可不是嗎。我們校外的風景是多麼可愛。河水被風吹着。顯露着微波。校道是「整潔」，「嚴肅」的。在這種自然美的景緻。並逢合着春光明媚的時節。千紅萬紫。在此「美麗」「嚴肅」「整潔」而可愛的地方。實在是萬分合乎「辛辛」學子求學最宜之所在也。各位 導師；學長；工友，我的「文」是不敢說的。但是我所用的字恐怕有很多的錯悞。還望各位，多多指導，和見諒。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寫於西齋

無題

林烈

我們工友的服務和覺想。大概記著一天。晨早我們兩位工友要快些於照五點時期起牀。開了后門。利一德社門戶。然後去了合作社打滾水煖水。我們要老早倒齊水。沖了滾水。體育教員六點下牀洗面呼吸新鮮空氣。班主任七點下牀洗面吃白粥。個個教員都挨了時刻下牀。我們沒有白粥吃了。食完白粥我們工友掃花園。完了又將各主任房打掃

清潔。一德社整潔地方圖書。又將一德社今天所來的省港報掛可了。我要回廚房等吃了。飯後我們打水教員飯後洗面。我座要在一德社接電話。與及同教員買烟仔。教員向我拉了乒乓球比他戲戲。接了電話。我要往課室或宿舍叫叫。回電。統計日夜電話廿幾次之多。下午二點半我要快些把桶打滾水。冲房冲一德社。冲可了又去廚房要等吃。

吃了晚飯後。要打水教員洗面。一個去了洗教員廁所。一個座了一德社接電話。電火來了。我們要開了總掣。各教員去了上自修夜堂。九點下自修堂。各教員紛紛到了一德社。有的擇象棋。有的睇報紙。我們要等等教員去了睡。我們要將一德社方地枱椅圖書整潔和淡壺。我們工友十二點然後可以睡睡了。

生活在廚房

一工人

201

今天是民國廿六年四月之廿日曉氣晴和柔柔的清風由空際而吹來真是令我入夢略惟是我為家庭不良的狀況經濟的困乏至到投身廚役我在五時半左右夢裏驚醒思想食君之祿担君之憂我即馬上起牀浣罷兒跑到西華路的市場購早殮料回來後七時之鐘聲叮噹響了即時開殮稍候向學生開午殮餽單及膳食幹事取買菜銀學生所開的餽色不是優美但係近來物價軒昂較上年有天淵之別很難購辦我行到魚肉店徘徊揣度一番購完一概回來校門之鐘已經九時十五分因為廚房之自來水不能夠敷用逼得我的工作很慌忙聞得高二丙的學生弄

奏銀樂聲音悠揚足以暢我們的心悅我的耳午膳後下午照上工作晚膳畢共同一二知己徐行到下九甫馬路車輛往來如水川流不息行人提攜僂僂不絕重有五光十色的物品萬紫千紅的形象足以遊目騁懷我九時半乃返真似樂也雖然我為青年的男兒二身投廚伙的生活等於陶犬瓦雞毋用之物一樣無絲毫益於國家扶助於社會實人群中之一蠹耳況且我國自九一八被日本的矮奴侵佔以來迄今報載時常有蹂躪我國疆土立約迫勒承認此種野蠻聞之痛心言之切齒必須上下一體衆志成城將如雲如雨如貌如貅進攻矮奴令他聞風而潰棄械荷槍而走則中華民族光榮矣同時我蒙得本班的學生垂愛對待很好我地位雖卑下亦都覺得暢快無憂

這也是生活

梁應真

我今早晨，有件很妙的事情，一早想到操場去運動，但我起身之時，還閉眼睛，坐在床上，都不願下來床下，迫不得再睡一刻，直睡到七點多鐘，軍訓教官，分咐我的上級者，全班會操，那個時候，我忽然之間，聞得哨音一响，本欲再睡着，故不能振起精神，隨便的把服裝穿好，時間短來了臉都未曾洗了，跑到校門外的空地去了，由教官指導基本動作，不久已經時間過了，散隊後，我回到寢室，坐在籐椅上，心中想今晨所操的動作呀，忽然食飯鐘响了，那時餐畢之後，我再想着未起床的夢了一場的很有趣味的

夢回想，很有英雄和勇敢的，那末，的時間在上海打了一場的巷戰，即是一二八的戰爭也，我們的軍隊，與日本決了一個大戰心，向日本攻擊，我的火線由閘北寶山路一帶，至八字橋，等地，都是我們的軍隊，及義勇軍向租界內轟炸着被我的軍隊炸得血花流水，確是我的軍隊，實有鐵血的男兒，這是夢了一場的戰事，忽假忽真，都是我的心理上愛國，有護國家的勇氣。

其次第二段實在是經過的情形再鈔

民國二十一年的時候，我亦參加，一二八的發生爭戰的經過，然年來較之軍訓者，進步着，所能發出一槍，可以有實在上的基本，是有所標本的進展，照我自己的性情來講，普通發出彈子一粒連彈藥點，都沒有見着的，現在我的中國對於戰爭上的用器進了不少的進步，在那方面就可見矣本校的學生來看亦有軍訓的性氣就救亡存圖的態度那方面來講學校的軍訓較之更有理想上的戰謀可擇因為個人的心理上是高深的學問存在事實上來論正是學生軍訓是一個國家的主持將來全國皆兵無一不曉的軍事動作將來不受外人的欺毋是此我們的強國各各可能有勉乎

訪問的：

校警言訪問記

曾輔雄
林天光

一進校門，壁頭看到的就是校警，校警是負着維持全校治安的責任。他們雖然是屬于工友之一，然而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其他種種情形，確較一般工友好得多了。這裡，我將告訴你關於他們的一點情況。

吃飯後，和一位同學到校警室去跟他們談天，道過寒暄以後，我們開始我們的話柄了。

首先，我向他們解釋「廣雅的一日」的意義。向他們在這「廣雅的一日」裡，生活的情形怎樣，有什麼感想，還問他們今天發生或碰見過什麼特異的事情。

「我們的生活，是日日如常的，雖然在這「廣雅的一日」裡，我們也沒有多大的變更：大概，除了每天守衛六個鐘頭以外，其餘的時間，多半是閒着的，有時無聊起來，或找個同事下下象棋，或者看看小說，甚至到外邊去逛逛街。每天上午八點起，都有一個鐘頭的軍操，可是教的都是些立正休息和原地的各種轉法，這真是太枯燥了！」

「那不是很清閒嗎？」我笑着說「你們空閒的時間，都是下棋看書，比較我們又要

準備什麼小致，什麼大致，平時還要做着種種學科的習題，忙個不了，真是優越得多了！」

「那不是這麼說！對於這種枯燥的生活，我們當然是感覺乏味，然而爲了生活的困迫，這也難說！你想，每月得到的十多塊錢，除了七元飯錢和洗衣及其他什用以外，已是所餘無幾了！有時倒運起來，幾個月都不能寄一個錢回鄉呢！而且，前星期上頭突然地開除了我們的四位同事，因此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感覺到飯碗問題的危險和嚴重！」

「唉！我同情他們了！現在是艱難的世界，無論那一行，都是難的，你們有一碗飯吃，那已是萬幸了！你們這一個部門，是隸屬於那一部分的？上頭對你們好嗎？」

本來，我們是隸屬於軍訓部的；可是，有時事務部也管到我們。因爲工錢是會計部支的，所以會計部有時也可以支配我們。處在這種環境之下，如果不服從，那飯碗便立刻會給上頭打碎，這，我們還有甚麼可說呢？橫豎服從是軍警的天職。軍訓部和其他各部的職員，對我們還沒有甚麼。舉個例來說說吧：我們的衣服鞋襪向來是由上頭發給的。因爲我們的工錢有限，如果再添上幾件服裝，那說不定還要蝕本。去年，上頭曾經說我們的服裝太殘舊了，非從新發過不可，我們也都有這樣的意思，對上頭陳述過，而且，幾個月以前，上頭已經「口頭」上答應了我們了。爲了生活困迫，我們祇有一味服從，而奴役于「上頭」之下。你想，我們還有甚麼可說！」

「同學們對你們怎樣呢？」我問。

「當然啦！同學們對我們一定是很怨恨的。單就門禁一層來說，我們就不知受過多少氣了！一個同學的出校，也當然有着他自己的需要。有時，在某些情形之下，我們會向出校的同学規勸規勸，這是我們的責任。是「上頭」規定我們要那麼做的，我們爲了我們的肚子。爲了執行我們的責任，便往往跟同學們衝突起來，同學們因此都以爲那是我們故意的阻撓。其實，我們跟同學們有什麼仇恨呢？我們都未必想這麼做，然而「上頭」的規定是這樣，我們是被支配在「上頭」之下的，你想，我們可有什麼辦法？如果「上頭」和同學們，都能够互相諒解的話，都能够明白我們的苦衷的話，那我們便好做得多了！

「你們都讀過書嗎？從前多數做過一些什麼工作？」我見他們的說話，都說得有條有理，不禁這樣的發問了。

「書是讀過一點，然而都因爲家庭環境的關係，不能叫我們繼續讀書，這是莫大的遺憾！現在，只要有一點機會，我們還想上進，還想多得一點新的學識呢。不過，現在因爲業務上的關係，不能够令我們去尋求新知識，這真不幸！從前，我們有些當過民團，有些當過軍隊，總之，我們一出娘胎，直到現在都是過着艱苦的生活！」

話談得太多太久了，我向他們告辭出來。臨行，他們把寫定的三篇文章交給我。這雖然不是什麼傑作，然而已足夠表現他們不同的思想。

民國廿六年四月廿日是爲廣雅的一日，對於自己的感想鈔下：

我們出來社會上，處身設地，最怕受着痛苦，達到極點的時候，反想之，何以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幸遇充當本校校兵，藉圖一枝之棲，可免咽喉之恐慌及困迫，對此再思一下，人生若朝露，我已知之矣，但是凡人有一日，必盡一日的舉動，奉着學校的命令，是絕對服從和精神，此種的責任，是應當做去的，照行的，但是一個人，凡幹何種事情，要大衆合益，方能進行的，一點個人不得施行，然此次門禁的時候，有少數的學生，將我的校兵難准（按此爲「爲」字之誤）着，並不是我的校兵，私行異作之情，屬對爾的學生們，愛護勸導的奉令，我的校兵，應是用善言良語佈解，各位是要明白的，我的校兵，是靠學校的施助，若使有遺（按此恐爲「違」字之誤）命，我的機（按此恐爲「幾」字之誤）乎有不得了啊，爾的是一個當代的學生們，將來的進展無量的，是爲棟樑之主也，是要明白我的校兵，設身處地的困難，對於我校作用上是那一點，你們可以知道，校兵者，是全校的治安和保存是矣，觀此者可以對我們的親愛罷，致此潛上半夏，藉解憶暢。

校兵室作 四月二十日

附詩一首 我是東江飄男兒 遠來千里到這裏

掘指圖溷四月餘 沒有銅皮寄覆回

我們想一想，貧富之家，分爲兩種，他們富的家庭，對於舉動上的活潑，是一天一天的快樂，我們貧苦的人家，亦是這樣的度日，那是應該把富的主權打破，我想是要同他工作，能可得些銀子，漫漫（按恐爲「慢慢」之誤）的同他們銀子取下來，爲什麼他有這樣多的銀，他是心理上和腦筋上不同的，所以他才學勝人，他們幹一天的事，或（按恐爲「獲」之誤）得一天的薪水，可勝劣者做一年之辛苦，此可見矣，我們雖然得薪水少，可以省儉，平平度日，他們雖然入多，亦出多，那時衰落的時候，就受着痛苦，我們窮者，亦不必羨夢（按恐爲「慕」字之誤）富者，自己要實心去求便是。

三

而今半夜中 思想何有同

附詩一首 鐘兒不得快 那時方可睡

大家可以知道，我們當衛兵的生活，是一個很辛苦工作，原因上是受困難的時候。日夜無有可安閒，最可能（按恐爲「怕」字之誤）的，是一個夜半起身守位（按恐爲「衛」字之誤），受着蚊蟲的吸人鮮血，日裡的工作，企在門外，手持長槍，腰張（？）彈子，頭戴軍帽，脚打綁腿，機（按恐爲「幾」字之誤）乎汗流滿身。那時的困苦，確無人知道的，

但是我們爲什麼要受此種痛苦呢，就是從小沒有讀書的緣故也，文字又不及人，且又無學校的文評（按恐爲「憑」字之誤），所以不能立足在社會，上級的職務，藉圖糊口便是，我們要知道，自己弄到這樣殘殺的生活，從今再可以努力向前進，他日的快樂，將或可達到，趕快趕快。

校兵林天光作四月廿日

（這二篇大衆化的文章，是由兩個校警親筆寫的，原文一個字也沒有改過，括弧裏的字句都是訪者的意見——訪者）

圖書館工人自述

平 明

今天四月二十日，就是我們「廣雅的一日」。這日我是負了一個專訪的責任，實在那裏有能力？不過責任所在不許你不做。結果訪問圖書館工人——胡志——他是開平人，在民國十一年由馬仲銘直接顧用，每月工資二十元，伙食七元，當我去訪問他的時候，說明來意，他即述之如下：

「我是一個工人，對於「廣雅的一日」我初時很奇怪，什麼「教師、同學、工友共同合作表現我們廣雅的動態」，經過你這番的解析，現在已經明白了，但是叫我寫文章那就不行。如果平時還可以勉強將就。文章寫出來當然不及你們學生洋洋洒洒，相信你們一

定不會笑我，因為我是一個工人，你們是一個學生，這裡可以大胆地寫；可是事情有這麼湊巧，這兩天來工作比平時更忙。平時已經忙過不了，以一個人做千多人的工作——出入書籍，够不容易事，更加以整理圖書之外，現在主任搬進來住，少不免朝晚工作要多一點。這兩晚來要替他整理房間和搬運行李，簡直沒有空的時間。除了正當工作之外加上這麼的工作，叫我寫文章？實在難以應允！你催促祇有你催促，事實是這樣。如果一定的話，那我祇有誤了你的工作，這裡的情形大概你也知吧，請你替我報告吧！」

「……………」

「我實在不得！」

「……………」

「這樣，你看吧！上午六時起床洒掃之後，八時即門始借書。雖然時間是上課，但是在這千多人當中，也未必完全到齊課堂去，有些是教員假請，或者有些因其他原故須要書籍參考，借書是我當然的工作，寫文章那里有時間？同時，寫文章不是容易的事，非有相當的時間，聚精會神不可，就是你們讀書遇到作文也須要兩三個鐘頭才行，何況這一輩子工人？執起筆來比加上一百斤的東西還要重呢！十時就是用飯的時間，回來，又是借書，工作是不斷的。雖然中間有多少餘空，但是還來的書，又須檢點分別回架。這樣實在除了吃飯是有空。」

「雖有兩人，但是霍材要管理報紙什誌呢！那里還有時間來幫助！尤其是十一時至十二時的時候最爲麻煩，恰恰是飯後，借書都趁在這個課餘的時間來，這樣就是以前一樣有苦學生來服務已經忙碌非常，何況現在？」

說到下午。就是檢點還來的書分類別門入架已經够費時候，何況下午來借書特別多人？有時會弄到晚多後才清楚。晚多後借書雖是沒有。但是還書也有，不過所來的人大都是閱報看什誌。這樣仍然得不到空，直至七時才得停手。平時到了這個時間已經算是休息了，昨晚替孔先生整理房間，今天他進來，今晚少不免還有點工作，你們所付托實在不可能，請你們原諒罷！」

「如果你要問我的家庭？真是慚愧得很！春假的時候哥哥已去世了。我現在還要請假回鄉省墓，同時，看看我的老媽子。」

「在這里工作所得來的代價本來很應該要寄點錢回去，並且去年還是結了婚，這是多麼一件應該事！可是自己沒有做到。在這二十多塊錢的工資，除了伙食七塊錢之外實在十三塊錢，做得什麼事？衣服和日常生活費之外交接朋友是應該！交朋友用多少錢

不算得份外事，和其他的人去宿娼那才是不應該！即如從前科學館工人簡華，他現在已經離開了廣雅，但是和他是老友，有時星期日彼此都有來往。雖然老朋友不要怎樣客氣，去到茶樓一盅兩件常事。這風氣是廣州的習慣，不覺得怎樣了不得，我們都是工人，當然沒有那華貴的高樓，享其太子爺的風味，不是我們所做，同時，我們也沒有這麼能力。」

「唉！多麼奇怪！現在什麼都要說說後台老板，真是可笑得很！」他忽然嘆惜起來。

「什麼奇怪的事？什麼伙頭也某人介紹某人担保！你說吧！」

「已經說了一大堆還有什麼可說呢？呀！我問問你：綏遠又是戰爭嗎？」

「沒有。」

「近幾天報紙不是說日本在綏北運糧食和軍需品嗎？唉！綏東又是緊急了！我雖是一個工人，這樣我都有點明白。中國人畢竟是中國人！吃虧始終是吃虧！打我們的左臉還要送上右臉較妥！難道就這樣！我們就做亡國奴？不。我們工人也中國人，爲着自己而犧牲可應該！敵人這麼樣的欺凌，無理的襲擊，掠奪我們的土地，有機會當個兵哥出點氣也可。……四時了！你們沒有這麼早吃飯？我要走了，我們就要吃飯，有暇再來談談吧！」

我也隨他而出，我相他的說是真確的。因爲我和他接近已有許多時，他不時是這麼

說，我差不多和他是一個好朋友一樣，什麼事情喜談，所以今天訪問他，得他有這樣貢獻，不是容易的。他是一個工人，他是一個兼有社會常識的。這樣的人不容易得，他除了管理圖書館之外，還有時看看報紙或其他的書籍，他這項的說話不是沒有關係的。他談到社會國家則慨然而說，我相信他是一個比較有思想的工人了。

牛奶

綠涼

——一個人的訪問

既然被派定做訪問「賣牛奶者」的工作，我便只好畧破慳囊；袋了點錢，踏進合作社去，找我所想見的人。這樣工作未曾開始，已先賠了點小小的本。其實在學生時代練習幹事，那個不預備一點犧牲（精神的或物質的？）雖然有些人也許會從神聖的工作裡弄點卑污的古怪，但那是另外一種人。

離開售券處之後，為預備捱長一點時間起見，我買了三個麵包，然後踏用入用紙貼着「南美公司」的那塊地方，揀那在奶桶旁邊的椅子坐下。

「先生，可要點糖？」一枝奶從熱水桶裡被拿起來，

「要點也好。」

這樣談話便開始了。

「你們這些牛奶從那裡挑來的呢？」

「我們的舖子在拱日東路，可沒有支店。我這一担奶，便是從那兒來的。」

「不近迅呢！」

「那沒法。」

「那末，製造廠和牧場在那兒？」

「在河南，」

「規模很大吧？」

「我們有五十條牛。」

「出品多少？」

「每日約一千枝。舖裡約消三百，其餘的出外分派，約分二十担。」

「普通一担約多少枝呢？」

「大約一個人担五十枝。」

「那末本校每日消五十枝了，是嗎？」

「不，自從豆精來了之後，生意差得遠了，現在每天只担四十枝來，有時還賣不完呢。」

「一枝毫半，十枝塊半，四十枝，六塊正，有時還不够，從老遠担來」我有點像喃喃

自語。

「那沒法，不要說起啦！」

「賣不完的怎樣？」

「倒掉！」很乾脆。

「聽說可以打牛奶油，也可以做Cheese，到底怎樣？」

「本來是的。但我們公司還沒有那麼些機器，所以舖子裡用的奶油還是向外要的。」

「然則你們的出品全是人工的？」

「這種工作很簡單，只將奶水揀出來，煮過一次便得，實在沒有什麼機器的必要

的。」

「其實一隻牛每天可得多少奶？」

「約莫二十斤，每半磅裝作一枝。」

「你們公司裡總計有多少夥計呢？」

「我也不很清楚。」

「那末，舖子裡呢？」

「舖子裡共有七個。」

「你們夥計們銷完貨物之後，還有沒有工作呢？」

場。」

「有的，二十担奶共有二十個人，賣完之後，有些回到舖子裡，另外一些便回牧

到這裡，我心中暗自想着：「可以告一段落了吧。」——是「公司概況」。

故意慢慢地嚼着麵包，心裡——不，腦子在打轉着，預備第二段的開始，這是「本校營業概況。」

「你們怎樣才能來本校賣的，是投承的嗎？」

「這個我也不大清楚。……大約是吧！」

「然則你們對合作社怎樣納租呢？」

「每月七元。」

「不是計銷出枝數的？」

「不是。」

「生意不錯啊？」

「不是這麼說。我們的賣價較高，吃的人少；成本又重，賺錢分數比較豆精差得遠啦！」

腦子不好，一時想不到問什麼了。只好大嚼麵包，以捱時刻。而這時手裡的麵包已經差不多。

「啊，我倒忘了請教你先生貴姓？」他問起我來。

「L。你呢？」

「M。」

我覺得情形很令人滿意，便開始第三段的問題了：

「你們一天的生活是上午賣貨，下午回公司帮忙，是嗎？」

「是的。」

「那末，一天裡那才是回家的時候？」

「有小數是晚間回家的，但大多數在公司住宿，不在舖子，便在工場。」

「早上幾點鐘開始營業？」

「我們挑担子的，一律五點鐘出門，賣完後回到舖子做門市部的生意，直至夜晚舖子關門為止。」

「然則一天裡的空閒時間呢？」

「少了」

「你們這樣做，究竟每月收入多少？」

「少得很呢？每月只不過十二塊錢。」

「食宿不在內吧？」

「假如在內我便不做了。」

個人生活已沒有什麼可問，便想問問對於國家社會的認識，但又怕問得兀突。老不敢開口。好不容易找得了一個機會，因為他先提起了。

「廣東收歸中央，你覺得怎點麼樣？」

「我以為現在比從前好些。」

「爲什麼呢？」

「因為現在比較安定，沒有從前那末多憂多慮了。」
這些問題不易發問，還是轉個方向好。

「其實你們夥計們都識字嗎？你呢？」

「我讀書很少，不過一年多，其中還是半工讀的。」

「那末你現在識多少字呢？」

「咳，少得很呢，不說還好。」

「能否看報紙？」

「不，完全不能。」

樽裡的牛奶早已飲完，手裡也空了，不便多坐，不清醒的腦子一時也想不出什麼問題了。「第三段就這樣結束了吧。」——這是個人生活概況及對於國家社會之認識

程度」。

廿六年四月二十日

電燈水喉工人的訪問

辛 征

屋脊上剛抹上一片朝陽，反射出金黃色的光輝。但很快的，太陽又爬上離開殘古的牆垣高高的天空去了。人們開始感到一點過分的溫暖，心胸裡填滿了鬱悶的氣息！

大概八點已响過了。

在狹小而黑暗的小屋裏，他們（電燈水喉工人）開始從床上醒將起來。早殮他們是沒有的，這點是隨他們喜歡的，因為他們這一部的事情，是特別來得煩忙，在學校的食飯時間裡，往往爲了工作的煩忙，把工具收妥起來的時候，飯早也食完了。爲着免除這種麻煩，學校便特許他們把伙食錢支回來自己去料理，這樣便給他們很多便利了，有時非到肚子十分飢餓，就不動身去弄飯的。故他們食飯的時間也沒有一定的。

擦擦那惺忪的眼睛，攜帶點工具，他們的工作便開始了。

這天，他們的工作是特別煩忙，在東齋那九座洋樓和課室，都重要新配上大號的鋼線，直徑是有半寸粗，非有兩個人的力量是不易把牠拉成直線的。而且要在這天內把這工作完成，這不能不使他們加緊工作。

午，炎烈的太陽更威武地發揮着他的蠻悍，把每一個角落都照得通紅，他們不能不暫休息一刻，中飯也在這時才去弄，不過還好，在他們的房子裡。充分地利用電流來代替那緩慢的柴火，很快的便把一頓飯弄妥了。他們在每頓飯上，菜色是不講究的，但每殮一杯雙蒸的酒，可不能免掉，鬆弛一下那疲重的身體是很有功效哪！

很辛苦的才渡過上半天，可是下半年又到來了，氣溫增得更高了。雖然這在他們已成了習慣，不過這吃力的工夫，是不能長久接受下去的，何況人不是一架機械呀！

他們每月的工薪，大概是廿五元左右，這在學校工人中，算是超等的工薪了。不過膳食，每月已費去六八元，餘下來的十七八元，就是家用，茶煙，衣服，涼茶……等的費用了。有時，或許病了數天，這筆款是不夠開消的，就是僅够吧，在這年頭，這是很危險的，平日既沒有相當的積蓄，萬一失了業的時候，將怎樣去過活呢？

他（其中一個）是順德人，大概有卅多歲的年紀了，妻子仍在鄉間，生了一子一女，長子已能進學校了，不過每月寄回那十元八塊的家用，實在再不能抽些錢去供學費，加以近年來順德絲業凋零，婦女多數失業，想做點工作來補助點家用也不容易。生活在狂濤怒浪中掙扎，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什麼設備都但求多而不求完備的本校，什麼都是那樣容易壞的。有時雖在更深夜靜的午夜，忽傳來電線被燒的消息，立刻就要從被窩爬起來去修理。尤其是這些事情發生

在嚴冬的夜裡，殘酷的北風在咆哮着，手指也被凍僵了。有時水喉方面也要去修理一下，每次都費了半個或一個鐘頭的時間，倘若庶務處發下了一個命令來，立刻又要走去做上些時間。每天這樣的事情，總是很多起，整天都是在百忙的圈子打轉的！

除了日裡的煩忙工作，雖然在夜裡也不能離開那狹小的屋子較久，因為隨時都要準備修理那被燒的電線及破漏的水管，故他們的工作，是比任何部分來得煩忙。是的，超等的工薪當然有煩重的工作哪！

他們對於時事的動態，簡直沒有機會去認識，有時雖在忙裡偷閒，到號房裡去看看報紙但首先還要看家鄉的情況，希望從那裡找到點好消息，可是每次除了那「凋零」；「衰落」……的字句外，還給他們找到些什麼呢？至於國內或外的時事，倘還有時間，也糊塗地看看，不過時綴時續的閱讀；智識的淺顯；都會使他們弄得一場糊塗的！

除了整天整夜的去工作，他們沒有什麼閒心去做點其他的工作，可是在煩忙的工作中，能更抽到什麼時間來做呢？

很快的，殘陽已發射着最後的餘輝，暮色開始佔滿了古舊的牆垣內的一切，大地彷彿燒紅的爐穴，慢慢地又凍冷下來。他們暫時可以回來用用晚飯，不過疲乏的身軀，誰說他們將會有安閒的休息呢？而這天的工作，連手掌也磨擦得紅腫起來了！

年月是這樣飛逝過去，可是前途仍一樣的渺茫，這不能不使他們往往被「命運」與

「僥倖」的幻想佔據着創痛的心情，暫時獲到一點微渺的安慰！

合作社訪問記

灌青

一道六尺多濶的走廊，也可以稱爲舖面。由入門至鞋工部短短的距離間，這便是合作社貿易部。包含做生意的四大部份，第一部便是「賣券處」，由此以次數下去，就有「文具」，「用品」和「食品」等部。

這裏每部都設着一個沽貨員，此外還另設一個雜役，打理一切雜務——打掃，送信和供七個理事的使喚。

在這丈把遠的距離，你不要小看了牠，這裏的生意，是很可觀的，有着市面中等以上商店沽貨的收入。就拿今日來說罷，除了他「代」各班或各部份（如悅心點心部等）買入的柴米外，單這幾部份的收入，已達「六十二元九角」之多。其中以食品爲最多。竟佔全數三份之二有奇。其餘的便分派在用具和文具兩部了。

這裏是採用委員制，做委員的自然是理事，他們具有老板們的權威。沽貨員請假是要得他們的允許。

有一次某沽貨員因爲要回鄉掃墓，便向某理事請假。

「×先生！我打算告兩天假回鄉行清。」

「唔！現在人緊呢？」

「先生！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啊！」

「好！你吃了午飯才去！」

「不！我絕早要搭渡了。」

「……………」

買貨也是由理事經手的。他們買貨的手續，來得聰明而簡單：

「喂！那裏……………哦，××公司。喂今天至緊送四十斤桔來，」

就這樣用電話便買來了各樣的東西。

於是同學們便常常買到爛的生果和不好的用品。

四月二十日的合作社也如往日一樣。一下了晨操，食品部便逼得轉不過身來。所以

照例是另有一個夥計來幫忙的。

「喂！兩個麵包！」

「兩件蛋糕！」

學生叫買的聲音和着衣相刷的音响，合成了異樣的交響樂。

正在喝着早粥的沽貨員，顯出十分不願意的吮了最後一口終於把碗放低。

人少些了，便又慌忙喝着餘下的粥。

「喂！一件奶油麵包！」

他們祇得又把那碗粥放下了。

他們喝一碗粥，最少也要半小時。

下了第一堂，照例仍然擠滿了許多人。但除了這幾時和飯後比較忙些外，其餘是頗寬容的。因為我們上堂後，很少人到來買東西。

上午八時和正午十二時是秤柴米給廚子的時候。此項由用品部的人兼司其事。每次秤完之後，他總是吐一口大氣。

「真麻煩呀！他們又「牛精」又鹵莽。」

有小部份的同學也一樣十分「牛精」。

今日我打這裏經過，他們正吃着午飯，忽然有一個學生到「食品部」大叫着要東西。同時更把櫃面砰砰的拍着，作出令人難過的舉動，他們便說吃飯時候停止營業，但終於吵不過而賣給他了。

「是不是常常有這現象發生？」我問。

「……………」

沒有回答，他們相互望了一眼。

這裏沽貨員生活很平淡，六時許起身，七時早粥，十一時午餐，五時晚飯。

他們晨早吃的雖然是白粥，但他們的膳食，別班我不知道，平心而論，確比我們初三甲乙兩班好得多了。

每個沽貨員的年齡大多數和我們一樣，祇其中有一個約廿七八歲，薪水除雜役六元外，其餘四人都是十二元。

這項薪金，不多也不少，滿足了他的慾望後，還有二三元剩下。他們也如一般小店員一樣，唱唱粵戲，看看「今古西廂」一類的東西，「逛逛」大新天台等。

下午十時收工以後，在合作社內，便成了一個特別世界：學步着舞台老官的姿勢的，唱着「白攬」的。那個被人喚做「大虧」的更品評着某個女人多麼美，某個舞女多麼好。他們的床頭上放滿小報王。

我問他們有沒有時候自修，答話是沒有，理由自然係工作忙。

講到他們的履歷：三個小學畢業生，一個昔日教導師的準尉文書。

他們爲什麼不能升學？他們爲什麼也具有一般小店員的性格，聰明的讀者，自然明白。

東塾樓下的工人

灌青

天，灰暗樣，像我們穿舊的校服。

廣雅的早晨，也如往日一樣：

大禮堂的麻雀，唧唧地唱着，飛過那條棟，又飛回來。

合作社食品部擠滿了人羣，有時飛出：「喂！兩個麵包，兩個……一件蛋糕！」或爆出一兩句吆喝的聲音。那買到手的人們，便高高地持着西餅，走去對面飲牛奶或荳精。咬一啖西餅，然後吮一口牛奶，讓一雙腳不停的搖着。他們是多麼愉快而輕鬆。

同時，距離這裡不遠的地方，正有許多泥水工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塵埃裡肩着東塾樓拆落的磚，和碎石，灰，泥沙合成的「三合廢物」。

男工挑着沒有破壞的磚，從東塾樓至南皮樓，在空地上，每人都找着了一個位置，把磚四個一併，四個一併的疊着，直到二百個後，再從新在地上疊起來。

有兩個或一個女工在一堆的「三合廢物」上掘着，很起勁，像尋金，把掘鬆了的泥土撈入竹箕內，滿了，便有另一個女工挑去。她們也不斷地挑着，把泥土一直肩至廚房對出的空地，便卸下了，另外又有一個女工也用着鋤頭把卸下的泥沙以次推平，聽她們說是填地呢。

倘若你早晨在合作社，飲完了牛奶，吃完了西餅後，趣趣地走去東塾樓那裡參觀，你在沿路上便會見到許多「包頭」的（註一），穿着著補得可憐的衣服底女工；和枯癯的，摺議脚，露胸膛的男工。他們或她們都蹬着膠轆底（註二）在多石的地方走過，讓身體成一高一低的形容。你也許恐慌起來，或掩目而過。朋友，不要這樣啊！你們的祖先也是如此的。

落了第一堂，灰暗的天轉成了青藍色。太陽斜斜地從東方射出猛烈的光線熱烘烘地光線。

南方的天氣，祇要有日當空，就是春初也頗悶熱，何況又是春末。於是女工頭止加上一頂笠帽。

男工把披在身上的破衣也除下了，在肩上却加上一條骯髒的「搭布」（註三）

× × ×

「表嫂，你們女工每日有多少工錢？」我問。

「唉！先生！我們做工作的很難……五毫子一日，除了食用便沒有幾多了。」

「你們幾時上工？男工也是一樣麼？」

「大家都是七點鐘上工的。」

「你們每日吃幾餐？」

一日三餐，未上工前食一餐，十二點鐘又一餐，一直到六時收工才用晚膳。我離開了這裏，彷彿還聽到她們在私語着。

「張四嫂，他們學生子一日的消費，比我們做死一日所得的還多？」

「唉！那怪得人，他們的老子（註四）有錢呀！」

× × × × × × × × × ×

响午時分，惡毒的大陽一直冲落大地，釣魚台附近的雜草，顯得無力似的把頭垂下來。

在東塾樓下的人們，仍然併命的幹着。然而從他們的姿勢上，顯然是柔軟而無力，「賀賀」的抽氣聲，佔有了所經的道路。

你看他們走路的神情，是多麼可憐喲：一條枯瘦的身軀，掙着一担比他自己還要重四五十斤的磚，担挑嵌在肉縱裏生出幾條皺摺，斜着腰，一蹙一蹙的走着。

他們的面孔，像一個跌斷手脚的人一樣。更趁上一雙常有淚水的眼睛，真是駭人直視！

他們掙的磚，每個約三斤重有奇。每人每次最少也担三十多個，有些竟多至五十個，在路上來來去去，簡直像「起重機」。

「老四，休息吓囉！」一個五十來歲的人，生得滿面鬚鬚，一雙淚眼，深深地藏在眶

內，讓顴骨露了出來。他招呼着他的計夥後，隨即唉的一聲，很無力地躺在南皮樓前了。那個叫老四的，暫時沒有立即坐下，一面用「搭布」拍着身上的塵和揩着面上的汗水。一面在腰包裹裏淘出一包農夫牌，跟着也唉的一聲坐在他旁邊。

好像有了傳染一樣，以後的幾個工人也相繼的停止工作了，有的倚在牆上，有的躺着。在每張枯黃的臉孔上，都舖上一層病態的紫紅。

「丟那嗎！從朝到午，祇搨了千幾個磚，小傻子！你一定比我們多些。」老四含了一口旱烟在發皮氣。

「噯！死人啦！不也是和你一樣。」那個倚在牆上的小個子，十七八歲，眼神頗旺，說起話來，老是動手動腳。

「呀！伯祥叔呢？……呀呀，伯祥叔！你的「小腸氣」好了些罷！」坐在小傻子右手的盲仔書見躺在老四旁邊的伯祥叔，便很關心的問。

那叫伯祥叔的沒回答，閉着雙眼，讓眼角摺成幾條皺紋。太陽穴爆了青根和豆般大的冷汗，一雙黝黑的手守在下部搬動着。

人們都開始注意他了，大家擺出一個爲法的表情。

「隆」，由越秀山傳來午砲的餘音。

「喂！去食飯囉！」

伯祥叔好容易才爬起來，右手仍然護着下部，把腰躬成九十度直角。像負了很重的東西，歪歪斜斜地走着。

× × × × ×

在第一號廁所的右手，有一所用瓦和木板蓋成靠在圍牆的半面小房子，丁方還不及一丈，但你不要小看牠，牠就是那班像「起重機」樣工人生命的根源——廚房。

在這裏有二三十個工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露着天，浴着廚房發出的鹹濕味。他們的一塊磚，便坐在地上。八個一堆，六個五個也一堆，圍擁着擺在地上的餸，一碟祇有兩塊豬肉炒的節瓜，一碟煎土鯪魚，和一小碟鹹魚。

灰黃色的飯裏，夾着許多黑色砂粒和秕。

在這裏大多數的女工是很節儉的。她們不和男工一樣在這處搭食。

在未上工以前，預先便在家裏煮好飯，用一個竹籃盛載着，一直挨至十二點鐘然後取出來，再到廚房內醮一些滾水，便當爲午餐了。她們的餸菜更可憐，一碗飯用少許鹹菜，或隔了好幾天還保留着的蝦仔。有小部份女工甚至帶了米和瓦罉，就在附近用磚行了一個灶，便燒起火來。

× × × × ×

「唉！現在真難做，我担了整朝的磚還填不上浪用。」伯祥叔邊說邊吃着，他現在精

神大約好得多了。

「有飯食我也願了，前幾日沒工做的時候，還要挨餓。」小傻子說着，顯然他十分滿意伯祥叔的話。

「我食鹽比你食米還多，你知道什麼？」伯祥叔覺得他的話又可憐又可笑。

「我們在從前做工，那有現在這樣困難！」

「呀！呀！是容易的麼？」小傻子顯得不相信的神氣，同時又好像有幾分羨慕。

「騙你麼？仔！你問問老四哥，看是不是。那時我們工人，不想沒工做，祇怕自己沒有能力。食用又平，在公司（指建築公司）裏搭食，祇要費錢九分。九分銀，公司是要貼出來的。人工又貴，一萬磚值五六元。」伯祥叔說到這裏，便走去添飯。

「唔！不得了！現在我們食用要二毫半子一日呀！一千磚祇值二三毛子。丟那媽！我們去叫「工頭」加工錢。」小傻子帶羨慕和憤怒的說着。

「哈！哈！……」引得一堆人都笑了。

「笑什麼呀！我們不是可以叫他加工錢麼？」小傻子得那些人完全沒有理由，惱得大叫起來。

「傻仔，不用吵，你聽啊！還有一些更好的？」

「快說！伯祥叔！」他這時連飯也忙記吃了。

「那時做工，祇要做十日，就是休息二十日也不會挨餓，不似現在一日不做便得勒實褲頭」。

「而且我們在一間公司裏做完工後，即刻便又有別間公司來請你，現在你要是不自，公司裏不愁沒有人來担！唉！真是一年不似一年了！」伯祥叔說到此處很傷心。他做已老了，而且有症候，一日至多担二千磚，五六毛錢，除去食用，祇賸二三毛子，還有妻子，也要靠着他一口子養活。

他想着，不禁溜下淚來。

「丟那媽！從前多麼好，爲什麼現在這樣困難啊！」小傻子喃喃的說着，他開始覺得茫然了。

「豬囉！丟你祖宗十八代，還躲這裏想死！」

一張猙獰的臉孔擺在他們的面前，哼出極難聽的凶聲。他們或她們垂着頭去了。正在吃着飯的慌將把碗放下，也跟着去了。

× × × × ×

廣雅的晌午，也如往日一樣。

大禮堂的麻雀，啾啾地唱着，飛過那枝樹，又飛回來。

學生們吃完午飯了，照例去合作社吃幾個生菓。

聲音。

食品部又開始擠滿了人羣。不時飛出：「喂！兩個橙……兩個桔」或爆出一兩句喝的聲音。

註一：在建築公司裏做工的女人，大多數用各色的布包裹着頭部，因為可以免沙塵跌落髮內。

註二：「膠轆底」是用一塊樹膠轆做成的，形狀與「草鞋」無異，不過他比草鞋耐用許多。

註三：「搭布」長濶約二三尺，挑重東西的工人多用他搭在肩上，可當揩汗之用。

註四：「老子」廣州俗話，作父親解。

一九三七，四，廿日夜寫完于無邪堂右廂

體育部一個工役的自述

徐炳華

首先我應該謝謝你們來訪問我的好意告訴我的月薪嗎？

我的月薪僅僅得二十元，單是我的膳食，已去十元有多了。其餘食烟；理髮零用或者竟要做一套衣裳，那我的薪金便已化爲烏有，好在我現在還沒有妻子……：唉，不過我已經是三十三歲的人了，但又有什麼辦法呢？現在的女子，啊，錢，我沒有錢啊！

我今天的工作嗎？我覺得我的工作今天也像明天，明天也像以往或者將來的任何一

日，因為我天天都是一樣的苦，和忙。不過或者也可以分做兩個時候，待我詳細地告訴你們吧。

當游泳池還沒有開放的時候，我的工作拿着球類跟先生們上體育堂和在廣大的操場上替同學們拾球，然而最麻煩的還要算是淋操場各處的白灰制，這個連星期日我們也不能白過，每一次腰都駝得怪酸痛的，可是近來似乎是過慣不怕了。

好了夏天已經到了，過兩天當游泳池中浮滿了戴着紅色或白色泳帽的人兒後，我的工作便轉變做水上救護了。這種工作我是做過兩年的，所以我也能將這情形告訴給你們想，他不會不要聽吧？

早晨當你們晨操的時候，通常是有游泳校隊在池裏練習，他們都是很熟水的，所以似乎不很需要我費力，然而當午飯後正式開放一直到六時三十分止，那我就該辛苦了，終日坐在池邊的石凳上看着你們游泳，白帽的（高級的）我可以馬虎着不必注意，但紅帽的（初級的）可大意不得，一不留神，溺斃了一個，還了得。我的飯碗打碎了不成問題，但我自問却很對良心不起。所以這便成爲很辛苦的工作，有時頭也弄得有點暈，或者眼也有點花了。請別笑，這不是說謊的呀。因爲終日留神地工作這種現象是會常有的。還有在得閒時候還要替那些先生們晒晒游泳衣或者撈一撈池中的樹葉。

我的家世嗎？我本是中山石歧一個地道的農夫，前五年，租，稅，和天災奪了我一

切的田園，飢和寒迫着我走到廣州來了，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當我初到廣州！一年中，啊的多可怕啊，孤獨，寒酸，無聊抑鬱，和常常不飽的肚子以及醜怪的破爛衣裳，看一看街上漂亮而愉快的人們，聽一聽道旁宏高而美麗的高樓的歌樂，啊！還有那些妖媚的女人，我還沒有……不，還沒有錢啊！

——蕭清——

民二十六，四月二十日寫於九江樓

科學館工人生

平明

他是番禺人，他的名叫周香，在民國廿年得同鄉周煥介紹到這里作工，至現在已經六年了。他壓根兒不過是助手工人，對於科學館里什麼他是一個門外漢，但是現在經過六年的長時間，他已是一個熟練的工人了。他自從去年簡華離職之後，現在他，便代替了以前的工作了！

他每天由六時起床直至晚間十一時後才得到自然的安睡。

據他所說：早晨最先要把講堂前後門打開。（講堂是高二三年級的課室和生物理化室）預備上晨操的通道。其次打掃洗抹各班通廊和黑板。在上課時，三人中分工合作，共同負責。一個到生物室去，兩個到理化室去。（除生物別設外理化同在一起）他們到各室去，準備教員所需用工具和藥品實驗。在實驗之後他們共同收拾洗滌。

未到實驗，教員預先通知他們準備某一個實驗的工具的多少和各稱，開列所需用藥品和分量。他則在前一晚間或在先一點時準備妥當，等到開始實驗，同學可憑借物單向他取用，開放實驗。如果實驗後遇有破爛或遺失。他則聲請同學簽名負責賠償，有時因此而會引起同學和他發生咀語。這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賠與不賠中間沒有什麼要緊，不過在同學感覺以前沒有這回事，以為他多事；其實這件事，既不是同學也不是他。何呢？廣雅科學館儀器，以前任同學使用，在實驗室破爛不要賠償，不過後來人數增加了，同學破爛也多了，學校當局為着節省經費而適合經濟原則起見，所以在廿三年度下學期開始，則增訂這一條：要賠償的條文，並設部登記某人破爛，預備在學期結束由膳費扣回，以資彌償。既然有這樣的條文，在他是在人籬下，飯碗要緊，他是不能不奉法令，唯命是聽。在他這方面，執行可應，不過在同學方面的確感覺有多少不便。

晚間除了短期時高三級光學一部在晚間實驗之外，大部是管理各班自修的電燈和收執管理的儀器。所以每晚都要在十一時才得到安睡，這樣的工作是他日常生活。

至於四月二十日那天，上午九時至十一時高二丙和下午十二時至二時高二丁班化學實驗，晚間七時至九時高三戊物理實驗。

我以為一個有缺陷的人，駢手駢足，可算是能幹了。他是一個有家庭責任的人，而他整天工作，每月祇能得到的勞力代價，不過是十八塊小洋，除了伙食七塊之外實得十

會誤事，爲了這個緣故，所以他常常都是提心吊膽，敲鐘時間將到的時候，他就預先走近鐘前，等待時間到了去敲鐘。因此他便很少失職。在上課的時間，他委實很難到外邊活動——像吃茶看戲等了。

他在這裡和工友們一齊吃飯，每月也要化六七元。他的薪金除了吃飯費用之外，還可以剩下十二三元。因爲他要寄生活費用返家的緣故，所以他從不輕易虛化金錢。他很少嗜好，在學校放假的時間中，逢着他高興的時候，他也會和兩三知己，踱到外邊的茶樓去，過過一盅兩件的興趣。間或遇着某一部粵語名片的時候，他也會走到戲院裏，化了二三角錢買票子入座，怡怡自己的心情。但是這都是很少很少。他穿的也很樸素，他確是個儉樸的人。

他的家庭是在靠近廣州的一個屬於南海縣的小鄉村。遇到假期的時候，他總會抽些時間返家一行，和家人叙會一下。但他並不留戀，一兩天至多兩三天就返校了。

他有空時也很喜歡看報。常常見他坐在號房裏架着淺淺的老花眼鏡，聚會精神似的去看新聞，小品文，和一切的小說，他對於報紙的興趣，由此可知了。

他的爲人很和平，和他說話的，無論同學，工友，他也樂於傾談。現在他已經有四十多歲了，在他人生的過程中，他幾乎把一半的時間來服務於廣雅的。

四月廿日晚飯前于廣雅濂溪

泥水工人的訪問

艾雷

吃過了晚飯，跑到東齊南樓前面的工友宿舍里，找着了做泥水的工友和他們談談今天的生括。

「早上，六點鐘我們便起床了，先到指定的地方掃地。像我們這里四個做泥水工作的工友當中，就有兩個是兼掃地的。我們因為沒有早粥吃的緣故，掃完地後，就到東塾樓開了兩個門口，直到十點鐘才能收工。跟着就是吃午飯，我們吃飯和休息的時間很短，大概只得十個字，就連吃飯和休息都算在里面了。十一時又要開始工作。今天下午的工作很少，第一件是做一塊黑板，是用士敏土做的；第二件是在有十一間的課室里面安裝掛煤氣燈的線。晚上還要把新做的黑板磨光呢！老實說，今天的工作恰巧是少些，但也够麻煩了。平時，我們每天的工作是不會少過今天的。」

其中的一位工友一口氣把他今天的工作說完，他以為責任完了，但不知道還有許多話要他說的呢！

「你們是專做泥水的，為什麼又要負責掃地呢？難道是多些薪水的嗎？」我問他。

「真好笑！哪有的事情？這些雖然不是我們工作的範圍，但學校命令到了，要這樣

去做的時候，有什麼法子呢！因為我們只是工人。像安裝掛煤氣燈的綫來說罷！不是有電燈工人嗎？總之這些額外的工作，學校是常常給我們去做的」，他是這樣的答覆我。

「好！你覺得做泥水的生活怎樣」？我又問。

「凡是做工人都是辛苦的。譬如：我們做泥水的辛苦處是很少人知的。在好天的時候，我們就要去做瓦背上的葺漏工作，因為，葺漏下雨是造不得的，一定要等到天晴。我們爬在屋脊上，設有遮也沒有擋。瓦片晒得火一般熱，把我們的脚板底灸得要跳起來，又怕站不穩，只得頂硬上。彎着身做工作，不久背脊就要晒得像燒豬皮一樣。滿身大汗是用不着再說了」這位工友算是把他們做泥水的真實情形說出了。

他又繼續說：「第一號廁所旁邊的門口，在這幾天他一共塞了六次。開頭的五次，都給你們有些同學用東西撞穿，出校外散步，扒艇了。這樣的把牆撞穿，更加辛苦了我們，學校一定要我們負責把它再次補好的。所以，不得已到塞第六次時，却用士敏土來代替石灰，最好笑的。有些同學看見我們塞門口時，叫我們不要用士敏土及不要築得太堅固，但是，我們是受工錢吃飯過活的，還要服從學校的命令」。

後來，我也不再向下去了。他告訴我說，他們晚飯後休息的時候很無聊，又識字不多，不會看多些書和寫信。我們工友只得玩一下二弦，唱兩齣戲消遣一下，這大概就是一天的生活了。

工作場的何耀

張卓夫

何耀今年怕已經有四十幾歲了，頭髮就快要全白了，他到廣雅作藤工師傅已足夠六年的多，他每月的薪捧不過祇有廿四塊錢，本來一個貧窮的人家，這廿四塊錢也勉強是支持的，然而何耀一家四口那是靠這廿四塊錢養活的而且月日要房租要伙食，那說得豐裕呢，

何耀他在廣雅是過着終年無改刻板式的生活這是爲了他自己要活的緣故睡在矮小而熱的一間房子裡的何耀，在每天七時許他就要起床了，他今天起來洗了臉後無事地對着工作場的天 來抽大烟他不是抽甚麼美麗，三炮台，只是些農夫和烟王罷了。

何耀抽完了烟，本想到外面來飲茶，突然聽得後面說：

「耀！去飲茶吧？」

「去喇！」

他轉過身來同了一班道友一溜烟走出校門去了。

他們一班道友在茶寮裡逗留了大概有半個鐘頭，然後才回來，

九時到了，何耀便好拾妥當和安置好各種工具以便九時十分學生的上課。

「噹噹噹！」 巨的鐘聲！震動了每個廣雅人們的耳鼓，同學們便一個一個走到工作

場去，突然高興的聲音沖破了工作場的沉寂，這是工作更辛苦的時候了。

當何耀在上課的時間裡，他是同學們最好的伴侶，同學常常近着他要他來幫手，但可惜何耀是太少呢！所以不常聽到，

「師傅！來這邊！」

「師傅快些來！」

「……………」

這些聲音使他徬徨，舉止不停，只見他在工場徘徊着，好比是一個神出鬼沒的人。何耀上完課後，便自己去煲飯來吃他沒有富人官家那麼好的菜，只有鹹魚青菜就算

了。他整天的工作只是上課和修理破壞物就完了，晚上八時他就入夢鄉，一天的勞苦，就在這時去恢復精神。

污穢的驅除者

伍榮
乃森

穿着一身整潔的黑膠綢衣服，眼睛放着光芒，敏捷的動作和眼光，充分地表示出這是個快樂的工人。手是在很熟練地握着掃帚，但有時也會更熟練地摸出他的煙盒。這是

誰？是打掃工人——污穢的驅除者，一個手下管着十個工人的小工頭，名字叫做韓日。

到底是個快樂而敏捷的人，很爽快而敏捷地告訴了我們想要知道的事情：

全校打掃工人總數多少不很清楚。但自己手下却有十個工人。他們每天大約五點鐘起床，六點鐘便開始打掃工作，八點多鐘時便將工作做完了。

下午是沒有規定的工作的，只隨事務部的意思。有臨時的不須特種技術的工作，這些人便要出馬。普通下午若有工作，大概總是搬動枱椅傢具之類。

一般來說，晚上是儘可以休息的，但有時會有演劇或是開會什麼的，禮堂的椅子又要人搬動了。所以深夜不睡也是常事。

星期日除打掃外，照例是沒有其他工作的。放假日却有商量：若是例假，就整日空閒，但有時特種放假日，便又要搬東西了。最少工夫的日子自然是下雨天，連起碼的打掃工作也免了。

工作的情形是這樣。待遇呢，膳食在內，一般是每人每月十五元，但本人因兼做工頭，故每月多得五塊錢。

膳事由夥計們大家合辦，從前每月約費六元，但現在米價貴了，要多耗一塊錢啦！每人大約總有幾個家口，十五塊錢真不容易支持呢！幸虧這數目是貨真價實，並無折扣的，不然就更幹不來，去年的庶務馬先生，就是終年都把工金九折發給的，那時可就苦

上加苦啦！

說到這裡這個在本校有四年經驗的工人又想掙起他的掃帚，我們只好走了。

一個倖運的工人

烈 統

——油印機印刷工人訪問——

細長得像隧道，前後放置着一張床，中間是印刷的地方。

「很熱吧？」我們才入來，就覺得滿身揮汗。

「不，不覺得。」他的生活慣了，當然沒有我們這樣陌生的感覺。

他在印刷着「波濤讀書會」的借書登記表，一張一張的從臘紙底下取出來；由明朗的而漸漸地模糊了。

「每天可以印得多少張呢？」

「啊！那可不定，看需要多少來決定快慢的。」他微笑着，似乎知道我們這行的來意。

他用膠碌在油板上勻着，放在臘紙上熨了一熨，便又完成一張。

漆黑的手，陰沉的面龐，顯得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磨練。

「星期六下午有得放假嗎？」

「不，還要幹的。」

「星期日呢？」

「那就放假啦。若有急須時，也得趕着忙。」

老練的眼光，不瞬的注視着印刷機上，

「那末，每月工資多少？」

「十七元。」

「吃飯怎樣？」

「和廣德社廚房同食，每月三元。」

「家用够支敷嗎？」

「家用？也許不够，但我的家人，是紡織的呢。——她們住在本市河南。」

「呵！我們忘記了，你每天大約幾時起身？日裡沒事幹時可以睡覺嗎，晚上幾時才睡？他笑了笑，我們太嘮叨了吧。」

「早晨五點幾起身，要打掃呢。工作是沒有定準的，但天天都有，若有暇時，會突然有工作要做的，那里得到安適的睡覺？晚上，忙時也得趕工……」

忽然一個拿着臘紙的工人走來，把他的敘述打斷了。

「快些！快些！這是要緊的。」他匆忙的說。

「什麼？什麼？」李搶來看。「呵！原來是門禁那些把戲。」

「哈哈！又來門禁了嗎？」

「印了這些未算遲吧？」

「不，印這張先。」

他掀開了那張漆黑的臘紙，把這張蓋上了。

我們再不要打擾他了，便走出了這個印刷的地方。

在現社會裡，做一個不受什麼壓迫的工人，雖然工資不敷家用，但總算是一個倖運的工人呢。

一九三七，四，二十。

燒水夫

古松

溫和的晨風拂着我們的臉，新鮮的空氣透進了我們的心，一切的一切，都帶着無限快意，浮在我們胸臆裡的一顆青年的心，這時是更加青年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大群的同学都持着了暖水壺把爐邊圍繞了，依次把燒滾了的白開水裝進水壺裡，便各自的散去。

燒水夫不時地加着煤炭和木柴，臉上露出了興奮的神態，大約他的心血也正如鑊裏的水一樣的煎沸了吧，我想。

「老伯，我開始向他問着，「你在廣雅幾年了？」

「已經五年了。」

「你每朝要幾時起身？」

「晨早三時。」

「那麼不很辛苦嗎？這五年來。」

「總可算是頗難堪的。」

「你每月的工資多少？」

「除膳食外，工資爲十二元。」

他說的話是那麼洪亮，可是因爲語言的關係，却有些聽不懂、關於日前米價的昂貴和吃飯的困難。

比較以前怎樣，他也說了一大套，然而他的聲調是那樣的和諧，故只能聽懂一些吧了，

「你是那裡人？」

「南海人。」

說，

「好吧，那麼每天燒水的工作要做到那個時候？」

「現在天氣是比較熱些了，所以學生多用冷水，可以不費幾許時間」，他提高了音調，

「燒水的柴不是用學校的樹木嗎？」

「從前在高佬馬的時候大都是的，可是現在，聽說要保護樹木，所以比較的少了，但也不能說是沒有，至於煤炭是學校買來的，」

沉默了一會，他以驚奇的眼光望我，

「每朝的學生用暖水壺沖滾水的，不過有百餘個，」他繼續着說，「但是圖書館工人，農場工人，校警，醫院工人，工作場工人等，每天所用的滾水實在不少，因他們很多是用瓦罐或錫桶打水的。」

在這簡短的談話，因為我要趕快上課，他也因有事在身，所以乃各自走開，

是的，他擔任燒水的工作已經是五年了，在這五年裡，對於燒水他比任何人來得熟識些，水是否已經燒沸，他是一望就可以知道的，

我的宿舍是面對着燒水的地方，所以常見到他匆忙地走着，他那特有的怪趣的臉孔，該是永不會忘記的吧！我默默地想，

醫院工人的一日

招佐真

昨晚不知怎地老是想著家鄉，足足在牀上白睜了三個鐘頭眼，後來似睡非睡地混過去了，忽然看見天已亮，便忙著起來，這時才覺身體萬分疲倦。但工作逼著我！我那疲乏的瘦手又本能地拖着掃把，呀！龐大的醫院及其附近地帶，却只有我一個人掃呢！我機械地彎着腰，吸着塵，做着這有礙健康的工作。啊呀腰骨屈得酸痛了，頸骨低得硬硬地不舒服；肚子是空空的，吃飯嗎？要等到十一點！這時我的頭有點暈，我的四肢是無力了。

勉強地掃完，短短的休息救不得我的疲勞與飢餓。啊！又要抹枱椅，倒藥桶了。桶裏那複雜的臭味，刺得我幾乎作嘔，這時我寧願多蹲一回毛廁！

接着便整理一切雜物。

終於，渴望着的食飯時間已到了，但食飯時也不見得怎地快樂，米價的高漲便這頓粗劣的伙食由六元昇到七元。十八元的薪永，還再除了幾元錢的雜用。餘下的怎能兼顧家鄉。

開診後，做著一切雜務，消毒呀，守門呀，傳達呀；忙個不了。怎麼學校還未有派勤工學生來呢？相信本學期是不會有的了！幫幫手也好啊！

又是一點多鐘了，習慣了的意識命令我，于是我又機械地洗着藥瓶。這生治是多麼沒趣呀！無形的囚籠永遠困住了我的身體。看吧！在晚上，因為預防意外的病症發生，而我是負起叫醫生的責任，所以我又不能雷池半步了。這環境，使我連朋友也不能多識一個，只好孤寂地悶坐燈前，看看本日的報紙。

但報紙也並不能消掉我的愁悶，刺人的大字映入我的眼簾；我反又更加焦慮起來了。最關切的自然是糧食問題，看哪！余漢謀吳鐵城程天固……會商洋米入口問題……決定辦法電請採納……數額依舊分批辦理先辦一百萬担……行政政今日討論後即解決……」看來解決與否還是一個疑問，中央也許把這事看作並非要務，但廣東人却餓得肚空空了。

隨後又看到那諾大的標題：

「日大使川越在歸國前

謁王寵惠商中日問題

王外長問日議會改選情形甚詳

川越否認向日政府建議六點說

日欲圖在成都籌設領事館不成

日謂對冀東問題不能熱祝無觀」

啊！這就看到日本並沒有放棄侵略中國的企圖；那麼我們也就不得不抗日了，不過像我這個無勇氣的人，對於抗日能力問題就不能不有點懷疑，但願別人不要學我那樣。唉，我已是中年人，我真是這樣便過了一輩子嗎？！不過這年頭，比我更加不如的人還多着呢！生活的鞭子不斷地鞭着我，使我更加消極了。只望有個好領袖能夠給我們小民以小小的福利。

縫補部女工訪問後的記實

葉炳堅

「廣雅的一日」編輯委員會叫我負責去探求本校縫補部的那一個女工的生活狀況，爲了完成自己的任務起見，所以在四月二十日的那一天。吃完了中飯，我便帶着一條破了一個窟窿而打算給她縫補的灰長褲，走到她那裏訪問去。

走到合作社的縫補部，見她正呆呆地坐在靠着牆中的一張小桌子旁邊。我便叫她替我縫補這條褲子，她拔了一根插在臘餅上引着一根短線的針子，拿起了這條褲，便開始縫補。

我在那裏踱了兩三步，便開始探求她的生活情形了。我首先開口問她道：

「你在這裏縫補了幾年？」

她沉思了一會兒便答道：

「記不清楚了，大約八九年左右，我來這裏作工，比霍校長早一年。」

「你豈不是『老資格』？」

「做這樣微賤的工作，有甚麼『老資格』與不『老資格』呀！」她微笑着說。

「你是怎樣才到這裏工作的？有什麼人介紹你呢？」

「說來很長，十數年前，我的丈夫，本來在這裏賣東西的。有一年，恰巧這裏的縫補工人，因事離開。那時，號房裏那個壽伯，便叫我的丈夫叫我到這裡工作。等到本校開設合作社時，我的丈夫便不能再在這裏賣東西了，不知學校是否特別體恤他，竟然叫他做這裏的校兵隊長，因此他便做了十多年……」

「現在那個衛兵隊長，就是你的丈夫嗎？」我插嘴問「不是！不是！他已經不在這裏了」她很難過似的答「他爲甚麼不在這裏呢？另有高就嗎？」

她嘆了一口氣說道：「前年因爲這裏發生很厲害的學生運動，學校就把七個學生開除，後來有幾個被開除的學生返校，我丈夫去招待他們。這事給學校庶務知道，便把他撤差了……」。

「現在他有什麼工作呢？」我繼續問她道。

「呵！現在世界艱難，他找不着工作，只有整天坐在家裏。」她很難過似的說。

這時針裏的線已用盡了，她便從線札裏抽出了一條長線，拿起了針，朝着由窗裏透

進來的光線，將口把線頭放到口裏咬了幾咬，向正了針孔，一穿穿了過去。我見她穿得這樣的爽快，便向她說道：

「你穿針穿得真爽快呵！」

「這不過是習慣罷了！」她答

「這樣的工作，你覺得討厭嗎？」

「爲着養活自己去工作，那裡容許你討厭，不過工作多的時候總覺會有點煩悶了」

「那麼你每天有多少衣服縫補呢？有多少工資呢？」

「說不定，工資有時每天一元也有，七八角也有，但是總以五六角爲最普通」。

「你是在本校住宿嗎？」

「不是，我是在西華路居住的」

「每月房租幾元？」

「四元」。

「那麼你朝晚又在甚麼地方吃飯呢？」

「朝飯是我自己買了米在工友的廚房煮的，晚飯我便返家吃了」。

「每天你在甚麼時候來校？甚麼時候返家？」

「我每天早晨八時返校，晚上五時左右才返家。」

「每天來往，不是很勞苦嗎？」

「不見得十分勞苦，不過有時狂風大雨，在路上就有點難受了」
她用剪刀剪齊了褲子的破口，便放下了剪刀，向我問：

「你們讀書，一年要多少錢？」

「大約三四百元左右。」我答

「你家裏有多少兒女」我繼續問她。

「說也慚愧，自己雖然有三四十歲，但是自己一個兒女也沒有」，她微笑地回答。

「縫補的方法，你在甚麼時候，從那裏學得的？」

「我在十四歲的那一年，便做人家的妻子了，所有的縫衣方法，都是嫁後時才從旁人處學得的」

「你在這裏工作，要交租銀給學校嗎？」

「不要，若是要交租時，我那裏還有飯吃，租金是不用交的。」

「褲子已補好了，她把線咬斷，把褲遞給我。她抬起了頭，她面部已經不少縐紋，額部尤其是深刻。一雙不大精彩的眼睛。這樣實在是告訴我們：她是曾經歷過滄海的勞動者。」

我接過了褲子，隨即把工資給她，便從她的房子裏走出。

廿六，四，廿，深夜寫于濂溪祠。

派報者

金夫

他每天挾着報紙到校裏來，是我們底新聞消息傳送者，來時多在早午上課時刻，行踪捷渺的幾天都找他不着。

物理課停，沒精打采的踱回宿舍，在迴廊的轉灣處，一個短小的影子，很快的閃過眼簾，我暗地嘆了聲「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跑上去；

「光記！」音調怪生硬的。

「什麼?!先生!」他站住了匆急底步伐，面部浮現着久歷風塵生意人的容色，嘴角沒表情的掛着幾條笑摺。

「我班報紙派了沒有？」斥令般，這是預先想定底開場白。

「那班嗎？」手往宿舍方向指，「就來，派了這班就來」，手又往這邊指。

「唔，有什麼報？遲些到我房來——入門第一間便是。」

「好?……」，匆急的脚步再動着，我明白他工作忙，尤其是這時候，到了下課鐘响了報紙還沒派是捱罵的，如且這不是談話的場合，我這樣說，他爲了生意經，保險他一定來的。

十分鐘後，一條青黃枯瘦的手臂，推開了虛掩的房門。

「要什麼？先生！」臉上浮着機械底矣。

「港報——超然報幾銅板」其實我目的不在此，不過沒其他說話開首直率的，問他有些索然。

「沒有了，這些都是各班定的，沒多帶進來，小報要不」，他似乎失望地。

「不要！」他重復的說。

「好」，我答應他的生意，這是談語開展的機會了。

「爲什麼不多些進來」？虛偽的埋怨他。

「這不成，多帶進來會銷不去，平日另買的人很少」，他在辯護，所以，爲了減輕意中底虧蝕，那我沒多帶進來了」，懇切地，面部在說話的時候，是微笑着，末了，還幾下零碎的笑聲。

「當然」乾脆的，

「在本校共派若干份」？

很少，一日共七十六份，港粵各半，圖書館外其餘都是我派的」

「那末在這可觀的數目內，你一天可獲利三兩元吧」我問，眼光瞧着他。

「唉！那裡會有這麼好賺，由早上到晚，辛苦雙腳在路上跑，現在米食這麼貴，二

餐外平日一元幾角是算偷笑——眉頭縐着聲音硬澀地嘴角重現着機械底笑。

「是的，這世界，任你走遍天涯，踏盡海角，生活的艱難，窮人的遭遇，除了俄國於外，怕都是到處楊梅一花吧」，我同情地語調親切一些。

「可不是?!他驚奇的注視着我臉部，大約心中訝異我也會說窮人話，『這世界，我們得白活一世，窮人就永遠是窮人，天註定的』，很激憤的樣子，頭搖了搖。

「呀!你錯了，天怎能註定人們底命運，本來大家都是人，大家都要活，事實令我們受這樣遭遇的，不是天的註定，而是——」我停不說，這是環境不許說的。

「……………」，他默默的不出聲。

「咧，你看!一種人，自娘胎出來，幼年就要捱饑抵凍，教育是他們的仇人，社會把他們擠於非人之列;長了，全生流血流汗，牛馬一樣出賣氣力，但報酬，一樣沒飽吃，沒好穿，苦着面容變着地獄的生治，死了棺材也沒福享受;但相反的，一種人，他剛孕育在娘親肚裡，就百般調攝，變成人了滾出來，姆呀，奶媽呀!補品滋善養話呀，:他們真若天之嬌子;長大了，花天酒地，穿金着銀，他的一生不費任何勞力，而却能坐享安樂，過着天堂一般生活，死了還得銅棺石槨，頌德歌功;你說，這是何等不平的事情，大家不一樣都是人嗎?」我的手在揮動作勢，音調激昂的。

「唉!……………」，他情形很感動，頭又搖了搖，太約他已給宿命論征服了，「真不平呵」

，他深深地嘆口氣。

「在外面還有多少生意」？把說話轉移了方向。

「也不過七八十份」頭又搖了搖，似乎在沉思甚久。

「你一日在百五六十份，一個月一定可賺六七十元了」我故意誇大讚美地說。

「那裡話」，斬刀斷鐵地；「港報普通維三仙半銀一份，一個月本銀一元五角，賣出不過一元七角；粵報照常數三角子十份，一個月就九角，而收你們的僅一元……中山報更微毫，平心講小報要好賺些」，滔滔不絕，他太約談興來了。繼續說……但，房租，雜捐，還要贍養老母幼弟妻兒，月中剩一二拾，穿鞋補衣……總之我們真的牛馬一世了，年頭起算，年尾又是一條光棍」，聲音粗壯而嗟憤的。

我同情地點頭，同時驚奇的問

「買報紙也有雜捐？」

「一言難盡……」，他把報紙袋拉過一邊，神情很像要站起走開去。

「朋友，在這艱苦的惡社會裡，像你這工作是一門幸運的職業了」，像安慰勸勉他似的，其實我再找不出續談的話料。

「……」，他仍緘默着。

「那你怎能走入這門事業呢」？情急智生，這樣問，我估量他又有一陣好談的。

果然，「我十四歲跑離家鄉，由親戚介紹在××通訊社當小厮，那裏兼代理港報的，所以有時我便要上街送報紙，四年後，再備於總代理港報與寄發四鄉報紙之「×社，一直

到前二年，才自己獨立經營，現在廿六歲的人了」，額頭添上悵憶底縐紋，嘴角又現着機械底微笑。

「你怎會·代替「奸商——前派報者，到這裡來」？」

「大家是行家，他生意雖大，但人口繁，撻欠與遺失又多，所以不能支持下去，不得已逃債私奔了，世界真難活呵！他還欠下我四十多元，他走了後我便替了他，一頭又在搖了搖，悲惜地。

「你讀過書沒有？」我懇切關心的，音調很低柔。

「讀過四年，初時我家世很好，但年紀細讀不到益處，現在想識字也不容易了」，青淡衣面容有些兒紅色。

「那末，報紙看得懂吧」，我說。

「粗淺的畧識一二」。

「唔」，說話又有中斷的危險。

「×先生，我不明白，學日本鬼這樣欺我們，爲什麼政府老是不出聲？而他又不敢欺紅毛鬼，德國美國呢？」忽然地他又有醒悟的問。

「所以！所以我們民衆要結團奮起，督責協助政府立即抗敵，不過，如果客觀條件更具備些，我們底主觀力量才可事半功倍，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到那時脫離了帝國主義的樊籠，惡劣的社會換調了合理的社會；到那時，我們唱着勝利之歌，你賣報紙也快活較目前千萬倍！莫性急吧，時機就快到了。」半天不出聲的C君，停止了功課，雄辨家似的執着書的手在舞動，音調怪起勁的。

……
大家默不一言，微笑地贊許他的說話，他——他派報者在領着首，不搖頭了。

「好，先生來日再談過」，

「請！」

臉上老是常現着機械底笑容，灰色斜戴的氈帽，白衫褲矯捷短小的影子，在遲遲自由底門隙中，消逝了他清瘦的背影。

這便是，一個文化職業派報者，他對於生活環境，社會國家及世界底感慨和認識。
一九三七，四，廿。

廣雅的理髮匠

迅如

廣雅活像一個村落，四週圍着的有清清的水，更有一條丈多高的牆。「金城湯池，

備保護神聖之學府也」。並且「門禁」的設立，使廣雅幾乎和社會脫離而成「世外桃源」所以也有點神秘，惟其神秘，外人無從得知其內容，只有視之爲「模範中學」或者「世外桃源」。

其實，廣雅也是社會的一部份，並沒脫離「世外」若果世界被惡人騷擾得亂紛紛，她也不覺得是安靜的「桃源」。不過話要說回來：廣雅的確活像一個村落，一班班像一家家；班主任像各家長，每一家自有廚房，自有樓屋，（課室宿舍）有經營洗衣或食品的商店，也有做鞋縫補或文具的各行商，在此，我更特別聲明，還有一間理髮商店。

這個理髮商店也和「世內」的相差不遠，並不能由神仙使法術去替理髮，一樣要納租，要請伙記，並且租還不少，小小一間不上一方丈的房子，每月要納二十塊錢。聽說初入來做時，還要交二百元做押櫃，要兩個商店的圖章做担保，還有，租是要支上期的，過一天期得罰五角錢。這是兩年前定下的「大合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變過。

總算好，還請得上四位大伙記，一個小雞哥，也許價錢比較「世內」的：經濟：一些吧，（理髮一毛二分）。所以生意還算不錯，一天總有日五元的收入「四六分」的條例也和普通的理髮行沒兩樣，司理分六成伙記佔四份，四個伙記各有各，你做得的和司理「四六分」我有我。這樣「四得個四：」拉扯起來伙記平均每月也有十四五塊，算起來總算不錯了，而且還有司理包食包住。不過聽說理髮匠是要穿西裝的，西裝很貴，每天也食食

香烟或者一盅兩件，濶一濶，家用也得寄，所以他們的費用似乎很不够。

理髮很枯燥，不過他們說：「枯燥總比肚餓好」所以他們不怕去理髮，其實大學畢業生也不是就有好的職業做沒有錢不識字的人到處都是鑽得兩餐飯食已『運數』，怕枯燥？我有一次去理髮曾問過一位髮匠：「你們可有什麼感想？」他想一想，「常常我們只有想你們多多到我們處理髮，不要給生意走到校外去，這就是我們的感想」他答。

廚夫亞亞善

瑩子

在課室裡同學們都是這樣的議論：「廚夫是不妥了！怎麼這幾天的菜那樣壞？我們要實行換廚夫！」同學們督促膳食幹事解決這回事，他站在教壇上動着他的嘴：各位同學！兄弟聽着許多的同學對於廚夫很不滿意，想把他換掉，各位的意思怎樣？接着是『贊成舉手』。

夜「裡。達！……達！……達！……達！……達！的屐聲軟弱輕長地拖到我們底房口，進來的是廚夫亞善，他見着我們是震抖，畏縮地拖着輕碎的步武，蹣跚近我們，慘白的面孔，上生着長髮，額前刻上幾道深深的皺痕，尖削的嘴上生了十多根的長鬚，他無力的張開那癩的口唇，露了那污黑的齒：「先生！……先生！……先生！救我吧！我錯了！」

錯了！這幾天我底妻害了病，明達的先生！你總會知道吧！我們這樣窮苦的人家，平日每月的收入，只是緊緊的够開銷，那裡預有醫藥費呢？醫院？只是富人專有的吧！所以想着沒法，因為要救我妻底命，只得在菜錢裡馬虎了一些錢，請了醫生，買了藥，唉！真是命運不好，若是我底妻沒有病，自然不會囉，先生了！她是在自來水廠裡做挑沙的工人，一天可得四角錢，但是一個月裏只有二十天的工，所以每個月只得八塊錢，我每月只得你們給我的九塊錢的工銀哩！總共每月的收入是十七元，在西塲租的屋子，每月是四元，剩下的十三元剛剛够我們六人的伙食；像近來米價的抬高，我們也只得在米裡參一半的蕃薯了！唉！真是愈窮愈見鬼，家裡還有五個孩子呢！像我們這樣的賤人，真不該太多的生育，因為我們的孩子，生來都是受罪的；雖然許多的達官貴人，三妻四妾，却老是沒有生！唉！唉！現在我底妻病了！我又要遭你開門除，先生！請你恕我吧！明天起，我決定忠實地對你們，先生們！給我一條生路吧！老實說我最多也只能做完這學期吧！「一朝天子一朝臣」這是中國的老話，我很相信。不過，你們若是立刻要「把我趕走，那為的是要我走向死亡的路上，先生！我們這些工人是手停口停的，先生！好心有好報！請你給我的生路吧！」他底眼睛滴了淚，像是血！唉！可憐！我的心也軟了，我很同情他底遭遇他恐怕我們不允許，又繼續的懇求：「先生！做公德事吧！我以後決定忠實地工作了！雖然我底妻的病加重，我也不再敢動用一毛菜錢了！」

「唉！如果上帝憐憫我底遭遇，快快給我底妻恢復健康吧！我們只要有一工的手，我們總有生的希望，雖然是做牛馬的生活，做最重的重工最苦的苦工，像是很真誠地在禱告上帝，眼睛閉合了三數分鐘後，又對我們說：

「從前我做過錐爛銅鐵錫的工人修鐘鏢的工人，本來我還可以應用這種的技術，活的，但是世界不景，百業難做，像這樣沒把握的職業，只有撞自己的運氣，所以我還是想找廚夫的事，各位先生！你們都是貴家子弟，希望你們能够替我介紹介紹！」

我聽了他這一段的話，心像是碎裂，疼痛，呵！我又認識了社會的一環，亞善的確是很忠實爽快的人。他的家勢，他的環境我們是很零碎的知道，不過今天他只是有系統的說出來吧了！

我教他說，「你既然，知道了你的錯誤。那是可以寬恕的，不過請廚夫是大家全學的事，我一個人的意思，自然不會發生怎樣的效力，所以最好是你自己真誠地向各位同學解釋，那自然是數辦法的。」

後來果然全學們都了解他，他才又繼續的做下去。果是比前豐滿，香甜！但過了幾天亞善請假了，另外來了一個替工，聽說他的妻死了！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第一版二千本

廣雅中學學生自治會
「廣雅的一日」編委會編

地址：廣州西村省立廣雅中學

德政中路二零九號

廣州紅輪印務鑄字局承印

電話壹一八四五號